Kertész Imre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Sorstalanság

filmforgatókönyv

命运无常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Sorstalanság

filmforgatókönyv

命运无常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3－1933号
Sorstalanság Filmforgatókönyv schritt für Schrit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无常/（匈）伊姆莱著；余泽民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6
ISBN 7－5063－2670－1
Ⅰ．命…　Ⅱ．①伊…②余…　Ⅲ．电影文学剧本－匈牙利－现代　Ⅳ．I51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2440号

命运无常

作者：凯尔泰斯·伊姆莱
译者：余泽民
审校：冒寿福
责任编辑：朱燕　汉睿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00千
印张：8　　**插页**：4
版次：2004年2月第1版
印次：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670－1/I·2654
定价：16.00元

凯尔泰斯·伊姆莱

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裔的普通市民家庭。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

1946年在布达佩斯《火花》报社开始了最初的记者生涯，1953年开始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生涯。先后写过三部音乐轻喜剧，并获得成功。六十年代初，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无常》。1975年，以自己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经过了近十年的辗转努力，终于得以出版。

六七十年代，翻译了大量的德文作品，其中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

1977年发表两部中篇小说《寻踪者》和《侦探故事》，之后相继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中篇小说集《英国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及《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与电影剧本《命运无常》等。

曾获德国布莱登堡图书大奖，匈牙利最高国家文学大奖——科舒特奖，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一等奖，莱比锡书展大奖，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20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翻译：余泽民

匈牙利《联合商报》主编、奥地利《中欧时报》编辑、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

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随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硕士研究生，从事艺术美学与心理学研究。

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同时攻读匈语，研究匈牙利文学。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匈牙利及中东欧当代作家的文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三十余篇，与匈牙利著名哲学家、作家库拉琼尼·卡博尔合作的匈文全译本《道德经》和《易经》（三卷）于2003年相继出版。现定居布达佩斯。

审校：冒寿福博士

语言学家。现任匈牙利政府官方翻译、国家翻译考试中心考官、匈牙利中文翻译协会名誉会员。

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同时学习匈牙利语。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开始从事匈牙利文学的介绍工作。

1959年随夫著名汉学家高恩德赴匈定居，并加入匈籍。几十年来，一直在布达佩斯厄特沃什·罗兰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现代汉语、古典文学和翻译课。1980年在该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翻译或合译过《裴多菲诗选》、《尤若夫·阿提拉诗选》、《尤若夫·阿提拉小传》、《夜莺》、小说《我是证人》、《巴尔街的孩子们》和《爱盖尔之星》等匈语作品。还参加了《匈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

目 录

Kertész Imre

第一部分

1. 黄色六角星Ⅰ[①]

拥攘的街景。春日的早晨。炽烈的阳光投射在玻璃上、汽车上。到处弥漫着一日伊始、或者说是生命之初的氛围。一个被卷在人流之中的男孩，几乎是舞蹈着，从炫目的阳光中走过来。看得出来，男孩是在迎着风行走，他

① 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纳粹主义运动就极力推崇“退化人种”和“低级人种”的理论。在纳粹的大众宣传中，认为“人种低级的”犹太人具有“退化的痕迹”——比如：畸形的头颅，弯勾的鼻梁，低垂的下唇和弯曲的双腿等。纳粹分子宣扬这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一个“病态种族”的敌人，以颂扬自己是“最上等的民族”。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具有所谓“退化的痕迹”，因此，纳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手段用来识别犹太人。首先，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要依照“法律”起名字，男性要叫“以色列”，女性要叫“萨拉”，以表明他们在社会上受排斥的地位。随后，纳粹政府在所有犹太人的护照上都盖上大写字母“J”。从1941年开始，所有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戴一颗犹太民族的标志——“黄色六角星”。1942年，要求所有犹太人家庭要在家门口挂一颗“黄色六角星”。

Kertész Imre

的外套敞开着，并像翅膀一样地随风飘摆。

他忽然想起什么，神情变得严肃。男孩朝前拽了一下自己外套的衣襟，在他的左侧胸前，亮出一个六乘六厘米大小的、颜色鲜艳的“黄色六角星”。男孩略带挑战、又稍显惶惑地朝街上的行人张望。这个画面，透射出一种撼人的效果：有谁敢与这样的青春、这般的自由和这股的真纯相抗衡？

这个动作重复了两三次。风又将他的外套吹开，男孩重新把衣襟拽到胸前。

与此同时，城市呈现出一派略显破败的街景。在街边的一根广告柱上，画着一个当时人们广为熟识的、面目狰狞的美国黑人飞行员，他正将一个爆炸性的玩具朝孩子们的头顶掷去。在居民楼的墙上和街头的广告柱上，到处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血腥的屠杀，犹太人的厄运不仅仅局限在轴心国内，而是逐渐扩展到了波兰、匈牙利等被占领国。

要了解匈牙利在二战中的处境与迫害犹太人的起因，还要从一战讲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匈牙利的“黄金时代”——即“奥匈帝国时代”的终结。“奥匈帝国”随着与德国一起投降而瓦解。战后的《特利安能协议》将匈牙利大半领土割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三个战胜国，匈牙利领土从以前的283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3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从以前的1800万减少到760万。

一战后，匈牙利与德国发展联盟关系，德国不但为匈牙利提供了经贸市场，还与意大利一起策划使匈牙利收回了许多失土，匈牙利一度曾与波兰接壤。因此，匈牙利在政治上紧随希特勒

贴着《犹太人管理法》的公告，公共汽车的车顶上背着颇具时代特色的天然气罐……等等。这一切都仅仅作为背景出现在画面上，都是一些不大会引人注意、早已被人们习惯了的日常景物。

在这一系列画面的同时，响着男孩的旁白：

“今天我没有去学校。换句话说，我去了，但只是为了向班主任请假。我把父亲写的那封信交给了他，父亲在信里以‘家庭原因’为理由请他准许我缺课。班主任问我，这个所谓的‘家庭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他说，父亲被征去服劳役；之后，他再也没盘问我什么。”

在稍稍停顿之后，又继续男孩的独白：

“我并没有回家，而是朝着我家的店铺赶去。因为父亲跟我说，他们将在那里等我。”

政府的脚步，匈牙利对犹太人的迫害，也由此开始。当时的匈牙利政府也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犹太人管理法》，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也被迫要在衣服上佩戴一个“黄色六角星”，甚至被迫迁到“犹太区”。

后来，匈牙利保守派重组内阁，新政府意识到了战争的威胁，试图保持中立地位，甚至拒绝德军从自己的领土穿过。德国政府为此大为恼火，指责匈牙利“忘恩负义”，在德国的压力下，1941年匈牙利被迫对苏宣战，但是尽管如此，希特勒仍认为匈牙利是“不可靠的盟友”，于1944年占领了匈牙利。在匈牙利国内实行法西斯党的独裁专制。匈牙利对犹太人的迫害贯穿二战的始末。1945年4月匈牙利被苏军接管，名为“解放”，实为“入侵”，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管制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

在此书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在德国集中营内，则是以一个倒置的“黄色三角”来区分犹太人的。

男孩走到店铺门前。

门牌上写着“克维什·拉斯洛，建筑与家具木材”。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很陡，斜插在灰暗之中。在地下室的“玻璃笼子”里有三个人：父亲、继母、舒特先生。从玻璃隔板的后面传出一声尖锐的“吱呀”声，男孩推门进来了。

父亲和继母并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出现，只有舒特先生向他投去格外关注的目光。

“你好，我可爱的朋友！”舒特先生说。通过这个招呼，可以让人感到他们之间长久以来的良好关系。“瞧你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奖章！”

男孩笑了，但是他的微笑马上转变成了痛楚：噢，自从他被迫意识到了自己受难者的角色，他就已经熟知了这种仅为自己所有的、无奈而强作的笑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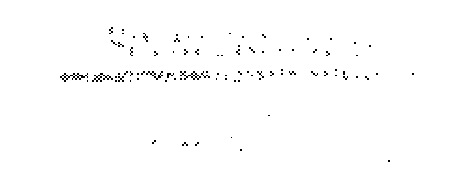
舒特先生把手搭在男孩的肩膀上。

“这个东西你不会戴得太久，这种耻辱很快就会结束。”

“班主任同意你回来了？”父亲问。

“对，”孩子应道，“我告诉了他，你要被征去服劳役。”

“后来呢？”



“他就同意了。”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情景，都是通过孩子的视角。稍稍带着一丝微笑，有一点点喜剧的味道。即使大人的对话听起来时断时续也没有关系，因为大人们所谈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可能本身就无可理解。

大人们又接着刚才由于男孩的出现而被打断的话题继续商议下去。

“舒特先生，仓库的地址我们已经谈妥了。”

“咱们也不是昨天才认识的，老板……”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政府插手到咱们的商店之前，赶快将全部库存甩出去……”

“老板，市面儿的价格还从来没有涨到这么高过……”

“好吧，那我全都交给你了。”父亲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焦躁，“我知道，它们会被好好保管的……那么，现在……”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充满疑虑的目光迅速投向儿子，“最好，您现在就把这些货带走……”他将手伸进抽屉，取出一个用绢纸裹着的匣子。

舒特先生突然蒙了一下：“什么货？”不过，他的脑子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当然了。”

他接过木匣，但是表情显得局促不安：“也许……怎

么说呢……我该写一个字据，老板。”说完，他坐到了桌子旁边。

“舒特先生，您别这么孩子气……”父亲疲倦地阻止道，“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

“我知道，你们信任我，老板，”舒特先生不安地说，“但是，任何事情都有该有的规矩和程式……对不对，尊贵的夫人？”他将脸转向继母。

继母做了一个迟疑不决的姿态。

舒特先生接着又说：“好吧，反正我们会经常联系，即使仅仅为了算账也会见面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需要您的经验和帮助，舒特先生。我们对您的需要，就跟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一样。”父亲向他伸出手，“上帝保佑您，一切平安……”

舒特先生显得十分惶惑。他阴沉着脸，攥着男人的手握了很久：

“现在，我只说一句话，老板，希望能够早日重逢。”

父亲脸上露出一抹痛苦的微笑：“但愿如此，舒特先生。”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这时，继母打开皮包，取出一条手帕，伸到眼边擦拭泪水。从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啜泣声。

Kertész Imre

地下室里一阵死寂。男孩惊惧地望着继母，睫毛眨也未眨，似乎期待着从自己眼里也能淌出泪来。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

舒特先生准备告辞，他劝慰说："尊贵的夫人，不要这样……真的，您别这样。"

舒特先生躬下腰，吻了妇人的手背，然后突然匆匆地离开。他疾步朝外冲去，男孩闪身给他让路。楼梯上，响着舒特先生沉重的脚步声。

听到舒特先生的脚步声消失之后，父亲叹了口气，说："这样，我们多少轻松了一些。"

经过一阵沉默，继母迟疑地问道：

"是不是我们还应该让他留一张字据？"

"那有什么用？"父亲耸了耸肩，"在一个连合法政府都可以合法抢劫的年月,一张字条又能有什么意义……"

这时，男孩用一种温和、谅解的语调问："你们是不是因为有我在场，才把首饰说成'货'的？"他望着父亲惊诧的表情又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匣子里放了什么……"

"久尔卡[①]，"父亲一把抓住孩子的胳膊说，"这是秘密。你明白吗?!"男人试图找出什么能让儿子意识到

① 久尔卡,是匈牙利名字"久尔吉"的昵称。

巨大危险的措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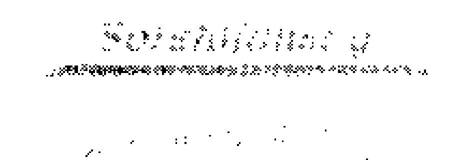
但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父亲抄起话筒，脸上露出一副僵冷的神情："今天，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久尔卡去你那儿。"他对着话筒说。显然，对方问了他一个惹他烦恼的问题，以致男人情绪激动地断然回绝道："因为，在我离家前的最后一天，我想让他呆在我的身边！"

继母深沉地望了男孩一眼，此时，男孩正在无所适从地听着父亲与自己生母的电话通话。"久尔卡，"继母小心翼翼地对他耳语说，"你已经十四岁半了，是个大男孩了……我知道，在这个伤感的日子里，你父亲需要你能做得举止适当……"

妇人犹豫着将手伸向男孩，好像想要拥抱他，但是，男孩的身体突然僵硬起来，他拒绝了继母的尝试。妇人叹了口气，显然，不管她如何努力，她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是无望的。

这时，父亲忽然将话筒递给儿子："是你妈妈！"他说。

男孩变得局促不安，在跟母亲说话的时候，不时将目光投向父亲。"不……"他对着话筒嘟囔着，"不行……在这最后一天……你也听到了。星期一，当然，好……"最后，他如释重负地撂下了话筒。



父亲站在街上，站在自己的店铺门前。他锁上店面，然后又仔仔细细地逐个检查了一遍所有的门锁（大概有三把），看看是不是真的锁好了，最后，像是诀别似的又用手摸了摸。他将一串钥匙交给继母，脸上挂着一丝苦涩、无奈的微笑，仿佛是一个正在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沮丧地说："唉……以后我再也用不着这个了。"

继母打开皮包，但是，她并没有像男孩在第一次惊惧时猜想的那样去找手帕，而是将那串店铺钥匙放了进去。

男孩浑身僵硬地立在那里。

三个人一起离开了商店。街上，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的背影：父亲挽着继母，男孩稍稍落后一步。

男孩的旁白：

"跟他们走在一起时，我总觉得有点儿别扭。三个人就这么一起走着，而且每个人都戴着一枚黄色的六角星。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路的话，情况可能会有趣些。可是一旦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会感到紧张。就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2. 午饭

克维什家。这是一套使人稍感憋闷的平民住宅，室内

布置具有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体积过大的笨拙家具，用钩针编织的台布，各式各样的“瓷器摆设”，圆形的餐桌，以及陈放珍品的博古橱等。橱子上摆着一只极具代表性的座钟，座钟每隔一刻钟，都会敲出伦敦“大本钟”的声音。

三个人坐在饭桌旁，继母正在为男孩盛饭。

“你饿了吗？”她问。

“饿死了。”男孩回答。他开始吃饭，注意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餐盘里。

忽然，响起了父亲的声音：“你给自己盛得太少了。”

男孩抬头瞥了一眼。

“我一口也咽不下去。”继母说。

男孩不再吃饭。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些场景，仍旧出自孩子的视角。

“你不要这么绝望。”父亲温存地劝慰说。

“我会很想你的……”继母嗫嚅道。

男孩的眼睛死死盯着盘子。

视野里出现了父亲的一只手，那只手朝继母的手伸过去。一阵沉默。男孩慢慢地扬起眼帘，看到父亲的手和继母的手紧紧攥着，他们正充满爱意地彼此凝视。男孩马上又将视线移开，重新盯在盘子上。

"我把你一个人留下了……"画面里重又响起父亲温存的话音："离开了我，你孤单一人……怎么能够应付这么多索命的麻烦事……轰炸，还有《犹太人管理法》……"

"可是，我想我不会孤单一人的，"继母望了男孩一眼，反驳说，"我们两个会相依为命，直到你回来……对不对，久尔卡？"

"对。"男孩说着，神色阴郁、不大情愿地垂下了眼帘。他将盘子往前推了一下。

"你继续吃你的！"父亲劝他说。

男孩用了一个更果断的动作，又将盘子向前推了一下："我没有胃口。"虽然他是为了照顾父亲的情绪才说这话，但是，其中也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感觉。

父亲抚摩着儿子的脑袋。

继母站在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常使用的折叠沙发床旁边，家具上面堆着衣服、靴子、背包、饭盒等服劳役时要用的东西。

父亲沮丧地盯着这堆东西，随手拎起一个空背包。继母立刻将背包从他手里夺下来："你别管，等会儿交给妈妈整理。"

"她也要过来吗？"父亲酸楚地问。

"所有人都会过来。"继母告诉他，男人迟疑地打了一个反对的手势。妇人又说，"大家都想来跟你告别。这

很自然嘛。”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男孩说，“久尔卡，我忘了去换面包票了……”

3. 楼道里

男孩顺着楼梯往上爬，手里抱着一个刚刚买来的面包。

安娜玛丽娅正好从楼上下来，与男孩迎面碰上。安娜玛丽娅是个十四岁左右的漂亮少女，她的胸前也缝了一个“黄色六角星”，手里捏着一个购物袋。

两个人都稍稍怔了一下，然后相互打了个招呼：“你好”，“你好”。之后，两人尴尬地面面相觑：就在昨天晚上，在他俩之间发生了一小段“共同的过去”，可是现在，两个孩子谁都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但是同时，他俩又毫无掩饰地彼此渴望。只是，他们暂时用的还是另一种概念，还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

终于，男孩踌躇着挪了一下身体，好像要把女孩搂在怀里。安娜玛丽娅立刻回绝道：“别这样！……你是傻瓜吗？”她将男孩推到一旁。

“但是，在夜里……”男孩试图解释，并且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烦躁而失望的神情，“在防空警报期间……当我把你带到地下室后面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轰炸

声……”

“当时，那不是我，”安娜玛丽娅说，“我只是被吓坏了。而你却利用了那个机会……”

“那么现在……你生我气了吗？”男孩懊丧地问。

女孩的表情突然变得开朗起来：“你是傻瓜吗？”女孩说（看来，无所谓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之后，这是处于那个年龄段的女孩子们借以表达好感的惯用语汇）。“今天下午，你来我家吗？”女孩随后问，在她的问话中带着一种反复无常的逻辑，而正是这种逻辑，使“女人”在男孩眼中变得神秘莫测。“所有的人都会在，”安娜玛丽娅继续说，“我们将在一起玩‘乐迷’[1]。你来吗？”

“我会去的！”男孩不假思索地答应说。不过，他马上又想起了什么，心情突然变得颓丧起来，“真糟糕，我还是去不了！”

“为什么不能？”女孩不解地问。

“因为我父亲要被征走，去服劳役。”男孩解释说。

“哦，”女孩又问，“那么，明天呢？”

“明天？”男孩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最好还是后天吧。”在沉默了片刻之后，男孩又面露忧伤地补充了一句，“也许……”

① 乐迷，是法国纸牌的一种玩法。

男孩站在自家颇有特色的房门前，推开门。

4. 告别

我们重新回到克维什家的饭厅。饭厅里已经挤满了亲戚。餐桌上摊摆着晚餐，人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正在彼此交谈，拿这放那，你进我出。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一个黄色的六角星（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佩戴着的“黄色六角星”的样子也不尽相同，颜色的深浅略有差异。由于这些“黄色六角星”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因此这些程度不同的“不规范”，恰好表现出了佩戴者与这个不同寻常的服饰之间的“关系”，并且流露出了当人们将它缝在衣服上时的情绪）。

继母的妈妈在整理行李。塞卡尔老太太有着一股出众的贵族气质，脸颊消瘦，眼睛闪烁有神。她的头发花白，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

此刻，继母正将姐姐往沙发上让：“来，坐在这儿！苔尔卡……”苔尔卡是个身材矮胖、化着像洋娃娃一样的粉妆、看上去略显滑稽的妇人。不管姐姐怎么说，苔尔卡都不想留在那儿，而是躁动不安地东挤西凑，寻找能跟她聊天的人，漠然的脸上淌满了泪水。最初，她试图跟男孩的父亲交谈，但是，男人很快就跟后来其他所有的人—

样，急欲摆脱她的纠缠。她还拉住了久尔卡，男孩也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妇人的怀里挣脱出来。“这简直是恐怖！”

“我们怎么走到这步境地！”妇人不时地击打双手，嘴里吐出这类的叹息。

父亲费尽气力地想把自己的母亲——久尔卡的祖母——安置在折叠沙发床上。祖母戴着一副跟放大镜一样大小的老花镜，不但耳聋，而且体弱神衰。她一会儿从沙发上离开，一会儿又坐回到沙发上。最后，她只能向丈夫——久尔卡的祖父——抱怨自己耳鸣、头痛，而且弄不明白自己的儿子将被带到哪里去。看来祖父早就习惯了这类抱怨，他对妻子的唠叨一句不答。老人始终站在光线灰暗的角落里，守在妻子身边，他的面孔看上去很像伦伯朗的肖像作品，那双隐藏在阴影中的眼睛，始终未从儿子的身上移开。

威利大叔是个秃顶、跛足的中年男人，而且是这一群人的中心。他坐在一张沙发里，手里夹着一根雪茄烟，正在郑重其事地跟大家解释着什么，就连男孩也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场景，我们都是透过男孩的视角看到的，稍稍有些断续，有些夸张，有些悲剧情调，同时又有些喜剧色彩。刚开始时，画面十分活跃，过了一会儿之后，逐渐变得疲倦、灰蒙。

“我说的这些消息，绝对确实可信！”这时，威利大

叔将脸转向父亲。然而，从父亲的表情上看，他对这些消息显然深表怀疑。

“的确如此，”父亲笑道，“恐怕就跟我那次丢了一百二十本戈[1]的赛马赌金一样确实可信。”

苔尔卡满怀怨愤地插嘴说：“你忘了，拉茨[2]，就在赛马办公室开门之前，威利还曾是《库利尔[3]晚报》的一名主要记者呢！”

“你们看，”威利大叔又重新握住话题，“现在德军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他们在前线的无望局势。所以我们这些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正好碰上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契机，可以让德国人利用我们从同盟国那里得到好处。现在，秘密谈判正在中立国进行。更多的消息我就不能透露了，因为……”

“那么，在波兰进行的集体大屠杀该怎么解释?!”这时，一位男亲戚插言问。

“那是另外一回事！波兰不是匈牙利！”威利大叔自负地做了个“不值一提”的手势。

“那么，布达郊区的犹太集中营又是怎么回事?!”那位男亲戚继续表情严酷地质问道，“还有那些越来越严

---

① 本戈，匈牙利旧货币。
② 拉茨，是匈牙利男子名“拉斯洛”的昵称。
③ 库利尔，匈牙利一家著名的证券交易所。

厉的《犹太人管理法》?！”

“这些都是骗局！”威利大叔提高了嗓门，“这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把戏’，目的是为了提高物价！”

“难道我被征去服劳役，也只是个‘把戏’吗？”父亲讥讽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我明天就不用去劳役营报到了？”

“不，那倒不是。”威利大叔显得有些尴尬，他辩解道，“这个主意，我不能给你出。不过我相信，我的拉茨，你很快会重新回家的。此时此刻，我们是这个难以想象的国际阴谋的一件敲诈工具……但是，谈判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我们正处在最后的时刻……不管谈判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应该接受。要是我以前也能这么相信别人的推测的话，现在也就不是个穷光蛋了！”不过，他说这句话时已经将脸转向了沙发床的方向。沙发床边，继母和她的妈妈刚好打完背包，父亲正将行李往肩上背，想要试试行李的重量。

劳尤什大舅是一位鬓发花白、体形健壮、一脸硕肉、看上去很有威信的男人，此时，他正向父亲走去。他用低沉、充满信任的声音跟父亲说了些什么，样子就像一个天性放浪的“杀手”，或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翁”。我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只能看到他俯身说话时的庄重神态。

在这个画面下，响起了男孩的旁白：

“劳尤什大舅是我继母的长兄，尽管我并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那个家族里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想马上跟父亲单独交谈，我注意到，这使父亲的神色变得焦躁起来……”

“当然可以，劳尤什，不过要等一会儿，等我把手里的事做完。”父亲用非常礼貌的语调推辞说。他的话音未落，就又赶快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收拾行李上面。

我们通过男孩的眼睛看到：劳尤什大舅正向我们走过来。从男人身上，流露出某种亲切、某种威胁和某种不能抗拒的力量。

男孩局促不安的旁白声：

“这时，我毫无准备地成了他的谈话对象……”

劳尤什大舅已经走到了男孩面前，他将厚重的手掌放在了男孩肩上：“久尔卡，我的孩子，我想跟你谈点事情。”

劳尤什大舅搂着孩子的肩膀，引他走出了客厅，来到一个临院的房间。那里摆着几件漆色斑驳、早就弃置不用了的旧家具。

“你父亲明天就要离开我们了。”男人的声音低沉、

柔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想，我知道……”男孩喃喃地答道。

“是啊，你当然知道，因为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而且，你肯定还会知道：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你无忧无虑、天真快乐的童年时代就此结束了。你父亲的走，使你的养母失去了支柱，尽管整个家族都会关照你们，但还是需要你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你能不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担负这个重担呢？”

“我感到了……”听了大舅的话，男孩既有些惊惧，又有些感动。

“这就好。我一直相信，你是不会叫我们失望的。现在，你也是犹太民族共同命运的一部分了……你知道，什么是犹太民族的命运吗？”

“犹太民族的命运？”男孩虽然有些困惑，但是同时，开始对谈话的话题产生了兴趣。“是啊……比方说，这个黄色的六角星。”

“对，我的孩子。”劳尤什大舅接着男孩的话说，“不过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面对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的迫害，我们却必须要忍气吞声，必须要以殉难者的忍耐接受这一切。”

“为什么呢？”男孩惊异地问。

“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是由于我们远古的罪恶。因

此，我们也只能期待上帝的宽恕。”

这时，劳尤什大舅用手捏住男孩的下颏，将孩子的脸转向自己，动情地说：“你的父亲就要远行了，你会为他祈祷吗？”他的声音微微颤抖。

“不！”男孩惊恐地回答。

劳尤什大舅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黑色丝光面料的圆形小帽，恭恭敬敬地戴在头顶，满怀期望地望着男孩离去的背影。男孩一声不响地走到门厅，从衣架挂钩上摘下一顶饰有“巴尔卡伊徽章”的匈牙利式学生帽，并戴在了头上。

在这个画面之下，响起男孩的旁白：

“在他的声音里隐含了某种严肃，也许正是这种严肃，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对父亲的、从未留意过的痛楚感觉。”

镜头拉回到临院的房间。

劳尤什大舅从内侧口袋里掏出了一本黑色封面、红色边沿的小书，然后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副眼镜戴上，开始朗诵祷文，随后，男孩只字不差地重复着劳尤什大舅刚刚念过的词句。刚开始时，孩子的反应还很敏捷，但是到了后来，他越来越难跟上劳尤什大舅的节奏。祈祷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这时，响起了男孩的旁白：

“我感到惶惑不安。因为，对我们向上帝所祈祷的那些话，我一句也不明白。因为，我们祈祷时用的是西伯莱语[①]，而我对这个语言却一窍不通。因此，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是那张潮润嚅动的、肥厚的嘴唇，以及那堆只字不解的陌生语言。再有，就是一个场景……”

画面上，除了男孩之外，我们透过劳尤什大舅的肩膀，还看到安娜玛丽娅正从对面的楼梯上摇摇晃晃地下来，正朝男孩家走来。

男孩的旁白：

“……那一大堆祈祷词确实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但是，劳尤什大舅最终还是显得非常满意。通过他脸上满意的表情，我也终于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为父亲做了点什么。”

画面突然切换回饭厅。蒸腾的雾气，喧杂的人声，无序的走动，香烟的烟幕。继母和她的母亲在布置餐桌。父亲正在关一扇贴着蓝色隔光纸的窗户，男孩在关另一扇窗子。父亲嘱咐儿子：“好好检查一下，看看纸上有没有破裂的地方！”

① 西伯莱语，即犹太语。

男孩弯下了腰。当他重新抬起头时，继母已经站到了孩子身边，并将手放在他的头顶。

“累了吗？”继母用温和的语调问道，男孩感激地抬眼望她：

“不累。”他赶紧说。

突然，我们通过男孩疲倦的眼睛看到：房屋在我们眼前摇晃，窗户变得模糊，蒸气将一切浸润得模糊不清。

这时，所有的亲戚都坐到了餐桌周围，晚餐开始了。有一只手——这很可能是继母母亲的手——往男孩的盘子里盛了些什么。就在画面变得完全模糊之前，房门也不知怎么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两位邻居：斯泰奈尔和弗莱什曼老伯。此时此刻，在男孩的眼中，进来的简直是两个童话人物。

其中一位——斯泰奈尔老伯——是个身材魁梧的老先生：他的脚上现在也趿拉着那双破拖鞋，在敞开的坎肩下面，露出了圆鼓鼓的肚子，他的嘴上总叼着那根似乎抽了几辈子了的、味道难闻的雪茄烟蒂。老人宽阔赤红的脸膛，配上那副十分孩子气的分头发型，看上去有些古怪。

站在斯泰奈尔旁边，弗莱什曼老伯简直难以引人注意。他的体格瘦小，衣着整齐，一头白发，皮肤灰暗，戴了一副像猫头鹰似的眼镜，脸上总挂着忧心忡忡的神情。

他躬着背，一声不响地站在斯泰奈尔老伯身边，就跟要为自己辩护什么似的搓着手指。至少由于斯泰奈尔老伯在场的缘故，他给人留下的是这种感觉。

斯泰奈尔老伯性情爽朗，嗓音洪亮："我是斯泰奈尔，请大家不要站起来。我们谁也不想打搅，只是过来跟拉茨告别的。"

父亲请两位邻居进了屋，赶快向亲戚们介绍说："斯泰奈尔先生和弗莱什曼先生都住在隔壁，最近，我们每天晚上都凑到一起分析战局。"随后，他又将脸转向两位老伯，"从明天开始，我也变成战局的参与者了。"

"老伙计，只管低下头，"斯泰奈尔老伯安慰道，"永远不要丢掉我们的沮丧！"他十分感人地在父亲的后背上击了一掌，并将他拉到自己的怀里。

"别担心，"斯泰奈尔继续说下去，"以后，我们会继续关照你的媳妇和久尔卡的。"

弗莱什曼老伯在一旁激动地点着头。

两位老伯走开了。

对孩子——或者说对摄像机镜头——来说，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张张互无关联的面孔和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动作片段，透过餐具的声响、谈话的嘈杂，以及饭菜和香烟的雾障：我们看到继母的妈妈颤抖、枯黄、瘦骨嶙峋的脑袋，

她正在为大家分餐盘。

过了一会儿，劳尤什大舅对两个递到他面前的盘子表示抗议："这一定是猪肉！"劳尤什大舅一脸怒气，愤懑不平。

"今天，在黑市上只能买到这个！"继母的妈妈辩解道。

画面里出现了蓉尔卡肥胖的面孔、说话的下巴和含泪的眼睛。之后，威利大叔的秃顶，突然出现在粉红色的灯光里。我们可以听到只言片语："你们要相信我说的……时局很快就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同盟国会尽一切可能拯救我们的……"

随后，餐桌上是一阵突然的沉默：劳尤什大舅在讲话。

"永恒的上帝保佑我们吧，保佑我们全家的所有成员，能够很快地再次平安、健康、充满挚爱地聚在这张家庭的餐桌周围！"

男孩不时用目光在杂乱的人影中寻找父亲的脸，父亲那张漠无表情、憔悴苍白的面孔在我们眼前晃动。偶尔，我们还可以瞥一眼继母；之后看到的是祖母那张老迈迟钝的面孔，她戴着那副巨大的眼镜，不时将脸转向祖父，抱

怨地嚅动着嘴唇。

祖父并没有看她。

餐厅里突然响起一片噪音：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一一向父亲告别。大家还将男孩搂在怀里，一个个吻落到他的脸上，孩子无可奈何地忍受着。

但是，这时男孩忽然注意到什么：祖父忽然从杂乱的人堆中走出来，默默无言地走到自己的儿子跟前，动情地拥抱了他，并将那只像小鸟一样尖细的脑袋贴在了儿子的胸前。尽管这个动作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瞬，但所表现出的情绪却已完全悲狂失控。这个镜头让我们感到，祖父的心里很清楚：这是他最后看一眼儿子。老人的整副身体扭曲痉挛。随后，他挽着祖母的手臂急匆匆地往门外走，所有的人都给他们让路。

突然的寂静。

客人们都走了。

男孩一个人迟钝、疲惫、麻木地站在摊满残羹剩饭的餐桌旁边。

送走了所有的客人，父亲匆匆地从门厅进来。

“久尔卡，”他对儿子说，“天已经晚了。明天凌晨我不想叫醒你。你知道，我必须要走……以后的什么时

候，可能我还会回来……”他难过地说不下去了，就在这一刻，一种自怜的悲情突然毫无原由地将他吞没了。“不过，在我回来之前……你们要相依为命。你知道，我相信你……你看……也许，你妈妈会利用这个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的机会……也许，她会试图把你从家里弄到她身边去。”

男孩的注意力逐渐迟钝下来，父亲的话在他耳边也变得时断时续。

“但是你应该知道，你的家到底在哪儿……你要好好想想，你的养母为你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而你的生母却抛弃了你……你一定要留在她身边……她身边……她身边……”

父亲的脸变得模糊不清，他的声音也离我们的耳膜越来越远。

“我会给你写信的。你也要给我写呀……久尔卡……我的儿子……”

突然，父亲将儿子一把搂到怀里，让儿子紧紧地贴近自己。这个动作，几乎就跟刚才祖父拥抱他时的一样。

慢慢的，儿子的手也开始挪动，他勾住了父亲的脖子。忽然，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淌在脸上。

男孩的旁白：

“在他说完话之后，这个拥抱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毫无准备。我都不清楚自己的眼泪到底从何而来。是由于这

个毫无准备的拥抱？还是仅仅出于一天的疲劳？当然，也许是因为早晨继母对我的首次叮咛，已经使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必须要在某个时刻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但是不管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这样哭出来很好。我觉得，能够让父亲看到我的眼泪，他也会觉得舒服一些。后来，他催我去睡觉。我确实很累。不过——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用了这样整整一天的美好回忆，送可怜的父亲去劳役营。”

在男孩旁白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看到，父子之间的拥抱渐渐松开，父亲又对儿子叮嘱了几句什么，男孩听话地点了点头，然后顺从地被父亲领出了房间。

画面随之结束。

5. 通行证 I，母亲

男孩的母亲家。这是一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典型的布达市民住宅，房子不大，却很摩登。室内布置非常简洁，漂亮的家具，没有任何过分的装饰——这与前一套住宅相比，给人以宽敞、典雅的印象。

母亲和儿子坐在起居室里。母亲是一位容貌美丽、装

扮华贵的女人，她穿着一身薄薄的夏衫，胸前戴着一枚“黄色六角星”。儿子坐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旁边放着咖啡杯和剩着一些点心的盘子。母亲手中拿着一张刚从儿子手里接过来的公文纸，过了一会儿，她又将那张纸还给了儿子。

母亲从那张公文纸上读道:“克维什·久尔吉，少年学徒工……在一家劳动单位,获得了一份固定工作……”

“别担心，妈妈。这没什么。”儿子安慰母亲说。

“‘少年学徒工’，这是什么意思？”

“这指的是我，”儿子笑着解释道，“等我长到十八岁，我将成为正式工人，而在十八岁之前，我只是个少年学徒工。”我们看到，母亲的脸逐渐阴沉下来。男孩耸了耸肩，然后又平静地补充了一句，“人家就这么叫嘛。”

“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份工作呢？”母亲不解地问。

“因为我已经超过了十四岁。而且，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是法律的规定。”这时，儿子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硬纸片，递给母亲，“你看！”

“‘证明’，”母亲念道：“兹证明，克维什·久尔吉在兵工厂……可以跨过切佩尔地区[1]的边境线……”女

[1] 切佩尔，布达佩斯的行政区之一，位于多瑙河畔佩斯一侧的切佩尔半岛上。

人惴惴不安地扬起头问：“但是，我们是被禁止越过首都行政区边境的！”

“喏，你看！”男孩不无得意地微笑道，“但是，我就可以跨过去。因为从星期一开始，我就要在那里工作了。好像叫什么‘舍尔石油化工厂’，以前被炸毁了，现在需要重建。”

“久尔卡，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愿意你去那儿。”

“你还不明白？”儿子解释说，“有了这个证件，就可以证明……反正，我并不是为了自己才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在工厂里工作……”

母亲的脸色愈加阴沉：“这个，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这时，男孩显得有点不耐烦了：“你怎么会不理解。我因此可以享受更多的权利。你以后再也用不着为我担心，因为我现在有了这张很棒的通行证，它完全可以保护我。”

“你没有考虑我们上次谈过的问题？”母亲又问。

儿子的情绪突然坏了起来，他生硬地答道：“考虑过了……”

“那么？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一个与自己生母一起生活的正常孩子一样，跟我一起生活吗？”

“我当然想。但是你们已经离婚了。”儿子小心翼翼

地说。

“那又怎么样？”母亲的眉毛竖了起来。

“可是……法院将我判给了爸爸。”男孩十分困难地吐出这句话。

“法院！但是你自己想怎么判决？难道你不觉得，你属于我，属于你的亲生母亲吗？”

“当然，我是这样觉得……”显然，男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她……跟着那个陌生女人一起生活？现在是战争时期……我孤身一人……我很需要你。”

“可是你也知道，不是我决定这样的，而是爸爸。”

“但是，现在我们谈的是你的事情，你自己的命运应该由你自己决定！这里只有一个问题最关键，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跟那个陌生人一起生活？为什么还不回到我的身边？”

“可是，并不是我坚持要留在她那儿，而是……”

“好，这个你已经说过了。”母亲沮丧地、而且有些激动地打断了儿子的话，“你要知道，久尔卡，”她难过地补充道，“爱，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需要用行动来

证明。而你的表现证明，你并不爱我。”

“为什么不呢，”儿子十分痛苦地试图跟母亲解释，“求你理解，是你们为了我而争吵，并不是我……我不能在现在，正好在爸爸去劳役营的时候，从他的身边偷偷溜走……”

母亲没有回答，泪水涌出了眼眶。她为了不被儿子看见，迅速看了一下表，“你赶紧走吧！再过一个小时，《戒严令》就要生效了。”

“这个法令对我来说已经不管用了，”男孩无所谓地挥了下手说，“我有这个通行证。”

6. 通行证 II，弗莱什曼家

在弗莱什曼家中。这是一套跟克维什家位于同一层、风格也大致相仿的普通市民住宅。房内的家具和陈设与克维什家相比，显得更破一些，更旧一些。房间内，一只体积巨大的棕红色沙发统治了整个的空间。

房间里有斯泰奈尔老伯、弗莱什曼老伯、继母、男孩和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妇人，她就是弗莱什曼老伯的妻子。每个人胸前都戴着一个“黄色六角星”；而且，跟他们第一次出场相比，所有的人的神色都显得更加苍白、更加疲惫。尽管这种变化很难找到一种具体的描述方式。

斯泰奈尔老伯手里拿的还是那张我们曾在前一幕见过的公文纸。

“这么说，从明天开始你就要工作了。”斯泰奈尔老伯说。

男孩和继母同时点了点头。

“更叫我高兴的是，他有了这个通行证。”继母强调说。

“亲爱的夫人，您想得很对。”弗莱什曼老伯赞许道。很快，他又脸色阴沉、语调忧郁地说，“不过我经常听到一些关于搜查的传闻……经常有人失踪……”

“别总说这种丧气话！”斯泰奈尔老伯生气地挥挥手，打断了他。尽管斯泰奈尔老伯自己也掩饰不住心中的重重忧虑，但还是反驳说，“要是听了你的话，恐怕我早就上吊了。”

弗莱什曼伯母听了这些话，显得有些激动：“如果一个人总把脑袋插到沙堆里，那也不是一件好事！”

男孩抿嘴笑着听他们三个争执。继母则像是他的恶作剧伙伴，将手搭在孩子手上，提醒他不要做出失态的举动。

弗莱什曼老伯为了能让大家平静下来，试着转移了话题：“我们亲爱的拉斯洛好友到底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

“他写了所有能写的事情，”继母的表情开始阴沉下

来，“说他现在身体不错，工作还能够胜任，对他们的态度也还人道。”妇人耸了耸肩，“问题是，在这些话的背后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写信来。”斯泰奈尔老伯强调说。

“对，只要能够按时来信，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弗莱什曼老伯也点头附和着。

“喏，还有，”这时，斯泰奈尔老伯转向男孩问，“到时候，你准备怎么去切佩尔岛呢？”

“当然要乘切佩尔小火车，不对吗？”弗莱什曼老伯说，与其说他是向孩子询问，不如说是在问斯泰奈尔老伯。

“别开玩笑了，”斯泰奈尔老伯说，“你想把这孩子引入歧途吗？他应该乘公交车！”

“现在到底该乘小火车，还是公交车？”继母被弄糊涂了。

“乘小火车。”弗莱什曼说。

“乘公交车。”斯泰奈尔老伯坚持道。说着，他又转向男孩，“公交车在炼油厂门口正好有一站。如果你听他的，”他指了指弗莱什曼老伯：“你还要走半个小时的路。”

“上帝就已经无所不知，而斯泰奈尔要比上帝知道得

还要多。”弗莱什曼老伯气恼地说。

男孩笑了。

7. 礼物

夏日的午后。男孩正沿着房子的环行走廊往家走。他刚刚下班，身上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衬衫上缝着一个“黄色六角星”。男孩的手里拎着一个提包，里边经常装着下午的便餐和一些上班要带的东西。与上一次出场相比，他看上去更加健壮有力，脸被太阳晒成了棕色。

男孩推门进屋，继母正在和舒特先生结算一周的账目。桌子上摊着账单、纸张，甚至还有现金，舒特先生正要将钱包收起来。两个人同时将脸转向刚进门的孩子。

这个场景，我们是通过男孩的眼睛看到的。

舒特先生今天穿得比以往更绅士，而且说不出为什么，他的举止也比以前更显自信。

“嘿，你好！我可爱的朋友！”舒特先生主动跟男孩打着招呼，“我们正在谈论你呢。”他上下打量着男孩说，“你变得强壮了，人也晒黑了。你在那里到底都做些什么工作？”

“搅拌沙浆，另外，还递砖头。”

“这么说，你做的是泥瓦匠。哦，这个我们想都没有

想到。”

“没有什么危险，”男孩想赶紧结束这个谈话，“我们总共有二十个人，都是男孩，监工对我们也挺不错。”

“什么监工？”舒特先生不解地问。

“就是工地的指挥。另外，每逢周末，他还像对待正式工人一样地给我们结算工钱。”

“这真不错。”舒特先生赞许地点点头，“这么说，你现在也可以助家里一臂之力了。”

“饿了吗？”继母问。

“真够饿的。”男孩说。

“那么，我就不打搅了。”舒特先生插言道，“尊贵的夫人，我们的账已经算好了吧。”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您，舒特先生。”

“尊贵的夫人，请您别这样说。”舒特先生边说边将桌上需要处理的文件装进了皮包，“我所保证的事情，都是曾向老板保证过的。请您写信时告诉他，我随时乐意为你们效劳。”说话间，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个挺大的包裹，神色略显局促，“哦，对了……我读了一份政府刚刚签发的法令……将要限制你们副食消费的个人定量……这简直令人羞耻。”

舒特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将包裹放到了桌上。

“这是什么？”继母有些吃惊地问道。

“一点小小的心意。但愿会对您家有所帮助。”舒特先生说话时的神情有些慌乱。

“但是，舒特先生，这个我不能接受！”继母婉言谢绝。

“尊贵的夫人，您不能拒绝这一份微薄的心意。请您别让我为难，更别把我当成外人……”他迅速吻了一下妇人的手背，在妇人继续谢绝之前，赶紧离开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

男孩一声不响地转身走进浴室。

镜头跟着男孩。

漱口，洗手，洗脸，洗脖子。他用湿梳子仔细地梳理头发，并对着镜子做了几个怪脸。

男孩从浴室里出来。继母正在摆弄桌上的包裹，包裹已经打开了一半。

镜头转向继母：“冬季香肠……”妇人自言自语地说，“鬼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搞到的这些东西。还有奶酪……”她迟疑地望了一眼正从浴室进来的孩子，问，“我不知道……你认为，我该不该收下他的礼物？”

男孩没有回答。他很想马上出门，但是又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

“我是不是应该谢绝他？”

男孩缄口不语。为了避免使对方将这种沉默误解成敌意，男孩做了几个毫无目的的动作，好像他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好像这个问题根本就与他无关似的。

“不过，我不能伤他的好意……毕竟他是出于一片好心……不是吗？”

男孩还没有回答继母的问话，就说：“我到楼上去，到安娜玛丽娅那儿玩‘乐迷’。”

“你还没有吃饭呢！”继母说。

“我等会儿再吃！”男孩撒腿跑了出去。

8. 黄色六角星 II

这是一间布置得很符合市民口味的儿童居室。房间里有钢琴，娃娃，玩具和没有吃完的下午便餐。

房间里有安娜玛丽娅和两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儿，另外还有一个小男孩，那是安娜玛丽娅的弟弟。每个孩子的胸前都戴着一个“黄色六角星”。

桌子上摊着纸牌。可以看出，孩子们还没有开始玩，就中断了游戏。房间里的气氛有点压抑。

男孩在安娜玛丽娅弟弟的引导下走进屋——显然，是他为男孩开的门。

“出了什么事？”男孩问，他感觉到了屋里坟墓般的

气氛："我们不玩牌吗？"他问安娜玛丽娅。

"不玩。我的头很痛。"安娜玛丽娅说。

"她是因为这个'黄色六角星'才头痛的。"女孩的弟弟泄露了姐姐的秘密。

"她整个下午都在琢磨这事。"第一个女孩插话说。

"什么事？"男孩不解地问。

"她说，'别人都非常恨她'。"第二个女孩说，她还用少女特有的方式模仿着安娜玛丽娅说话的神态。这倒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一种对白痴，或对歇斯底里者的同情。

"你是傻瓜吗？"安娜玛丽娅立即反唇相讥："我并不是这么说的。我是说，假如我确实看到这种憎恨真有什么意义的话，并不会因为他们恨我而恼火。"

"现在真把我闹糊涂了。"男孩莫名其妙地说。

"很好。"安娜玛丽娅不无讥讽地将话锋转向了男孩，"这么说，别的人都不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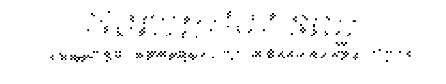
"恨我？"男孩吃了一惊，"谁要恨我呢？"

"所有的人！"

"可是，为什么呢？"男孩一时摸不着头脑。

"就因为这个！"安娜玛丽娅指着自己胸前的"黄色六角星"喊道。

一股令人激动的、充满惊叹的浪潮冲击着其他的孩



子。他们屏住呼吸，注视着房间里的这两个主角——安娜玛丽娅和久尔卡之间的交锋。

“哦，原来就因为这个？”此刻，男孩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他用一种沉思的神情继续说：“也可能，他们恨我……”

“喏，你看！”安娜玛丽娅像胜利者一样得意地说。

“但是我认为，准确地说，他们恨的不是我。”男孩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所以，我的意思是，他们恨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怎么说呢……这是一种‘泛泛的憎恨’。”

“你是傻瓜吗？什么叫‘一种泛泛的憎恨’？”安娜玛丽娅反问。

孩子们都笑了起来。

“如果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又怎么可能把我作为一个个人而恨我呢？”这时，男孩心里的火气也被激了起来，“你看……打个比方说，在我工作单位里的泥瓦匠中间，也会出现几个憎恨犹太人的家伙。但是同时，他们仍旧能够跟我们这些在那儿工作的男孩们相处得很好……甚至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好……几乎可以这么讲，他们喜欢我们。”

安娜玛丽娅讥讽道：“只是他们还在‘泛泛地憎恨’，对不对？”

一阵大笑。

男孩并不就此让步："对，就是这样，是'泛泛的憎恨'。他们恨的既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他突然找到了一个词："而是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犹太'！"

一阵沉默。男孩的话，像钉子一样地凿进了每个孩子的脑袋里。

"一种观念？"第二个女孩问："这个你究竟怎么理解？"

"我的理解是……"安娜玛丽娅说，"那样的……令人无法捉摸。"

"'泛泛的'。'犹太'。"男孩一边说着，一边面带困惑地咀嚼着这个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也感到空洞无物的词。

"这个词不错，"安娜玛丽娅不无赞同地说，"可是，比如说我，我就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安娜玛丽娅的弟弟纳闷儿地问。

大家又笑了。

"我说的是这个，这个'犹太'，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指什么？"安娜玛丽娅继续说下去。

"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宗教。"第一个女孩说。

“对，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它的意义。我只知道，有一种区别……将我们和其他的人分开……而且我还感到，我们最好别理他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根源。”

“对，是这样的。”男孩沉思了片刻，又说，“可是，你瞧你说话的样子，好像这种区别可以由你决定，而不是出于你戴的这个东西一样。”男孩用手指着女孩胸前的“黄色六角星”说。

“这种区别并不是在这儿，而是由我自己携带着，是在我的身体里……”安娜玛丽娅反驳说，“只是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为它自豪，还是应该为它羞耻。”

“我觉得两个感觉都没有必要。”男孩争辩道。

“你是傻瓜吗？”安娜玛丽娅又跳了起来，“既然都没有必要，那我们戴着这个该死的六角星又有什么意义呢？”

“好吧，你听我说。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乞丐与王子。你知道：他们一个是乞丐，另一个是王子，除了乞丐和王子这个惟一的区别外，两个人就像两只鸡蛋似的一模一样。他俩出于好奇，互相交换了命运，但是到头来，乞丐还是变不成真正的王子，而王子也变不成真正的乞丐。”

“那么，这又怎么样呢？”安娜玛丽娅满腹狐疑地问，“这个例子能够说明什么？”

"你试着想一想，"男孩耐心地解释道，"比方说……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在你还不会讲话、还没有记忆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了，由于某种缘故，或者完全是出于偶然，人们把你与另一个家庭的孩子交换了，而那个孩子的档案——从人种的角度来看——完美无瑕。好，别着急，我知道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男孩向正准备反驳的女孩打了一个制止的手势，接着说下去，"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假设。那么，现在另一个孩子将会感到这种区别，而且，很自然的是她将要佩戴这个黄色的六角星。而你呢，由于你用了她的档案，由于无论你是在自己眼里、还是在别人眼里，看上去都跟其他人一模一样，因此你想都不会想到、更不可能感觉到这种区别。事情就这么简单。"男孩非常得意地结束了自己的推理，看得出来，他的这番话对女孩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安娜玛丽娅越来越专注地倾听着男孩的论述，她的眼睛慢慢变得模糊了。女孩半张着嘴、失神地凝视着他。后来，她突然将脸埋在自己的臂肘里，放声痛哭起来。

令人不安的寂静，男孩试图安慰她。他小心翼翼地抚摩她的头发、她的肩膀，流露出一副不但十分理解、甚至十分感动的神情。

"安娜玛丽娅……"他小心地劝道："你现在为什么要哭呢？我一点也没有想伤害你。我到底说了些什么

呢？”

“你真不明白吗？如果我自己是谁，真的跟我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这所发生的一切都出于偶然！如果我有可能做一个其他人、而不做我自己的话，那么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她抽泣着说，“那么，我究竟为什么要戴这个令人厌恶的‘黄色六角星’呢？！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吗？”

“别理它了……”男孩越来越被感动，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对她的同情，这是一种孩子式的爱情。

画面渐渐变得哑然无声，我们只能看到画面，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女孩仍在哭泣，男孩徒然地安慰着她。

在无声的画面下，响起了男孩的旁白：

“当时我感到慌乱无措，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当时我不可能想到，我的这个想法对她来说竟然会这么重要。”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了有声的画面，能够听见女孩的声音：

“什么意义也没有！”她痛苦地叫喊，“什么意义也没有！而这一切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女孩再次啜泣着把头埋在了臂肘里。

男孩的旁白：

“当时，有一句话就含在我的嘴边。我想对她说，别理它了，这个六角星在我眼里没有任何意义，我不会在意人种的区别……但是我立即意识到，这些话如果从我嘴里讲出来，会很可笑。所以，这句话我最终没有讲。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后悔自己没能把这些话讲出来，因为在那一刻，我真是这样感觉的——这种感觉与自己的处境毫无关系，这句话差一点就脱口而出。我并不能准确地知道，这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但是，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出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点跟羞耻相似的感觉。”

画面与哭泣的女孩、束手无措的男孩和受到惊吓的孩子们一起，慢慢隐去了。

9. 拘捕

拥挤不堪的汽车车厢里。

清晨。夏日的酷热。汽车上的乘客，主要以赶着上班的职员和工人为主。男人很多，女人很少。在人群中，我们看到了男孩，他动作利落地抓着扶手，身体随着正在拐



弯的汽车左右摇摆。男孩手里拎着提包，包里带的是将要更换的衬衫和下午的便餐。我们可以看到，男孩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抓着扶手的手腕上戴着手表，胸前有一枚“黄色六角星”。

（在这一系列镜头中，不妨摄入一些那个年代的典型景物、服饰和制服等，但是并不需要过分刻意地强调。汽车的车头又短又瘪，发动机散热箱的一侧漆成银色，另一侧漆成蓝色，两种颜色彼此协调。司机坐在带玻璃门的驾驶室内，汽车的前门打开时，车门朝车厢内侧滑动，在相当狭窄的车门处，有两级降到路面的台阶。）

男孩的旁白：

“第二天，我的感觉有些异常。清晨，我比往常起得要早，并且早早地就出门上班了。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公交车上的乘客仍旧很多。汽车已经远远地抛开了城郊的房子，穿过一架通向切佩尔岛的大桥，大桥很短，而且没有任何装饰。从这里再向前开，是一片开阔的风景。这时，汽车突然一个急刹车……”

汽车刹车，停下了。

车外传来一阵莫名其妙的噪音。

这时，车厢里响起一个男子洪亮的声音：“车上有没

有戴‘黄色六角星’的？”

男孩扬起头，应道：“有。”

那个声音又从车厢的前部传过来：“那么，你现在下车！”

男孩动作夸张地在人堆里分开一条路。“对不起！”他嘴里一遍接一遍地重复着，“对不起！”但是，他在紧张的同时，脸上还浮现出一种好奇的表情。

人们一声不响地给他让路，有的乘客用手扶他的胳膊，或者推他的肩膀，帮助他早点从人堆里挤出去。人群的态度都还不错。

男孩挤到了汽车的前门，这时车门已经打开了。他看到车下站着一名警察，男孩早就将通行证攥在手里，没等下车，就从车门的台阶上向警察出示证件：

“兵工厂！”男孩说，他清楚地知道这个词的分量。

“过来，过来，下车！”警察这样命令他。警察的态度虽然专断，但并没有任何的不友好。

男孩手里攥着通行证跳下车，并将证件递给了警察。

警察朝通行证看也没看一眼，就向司机打了一个手势说：“可以走了！”汽车带着一股烟尘，驶上了那条凸起在平原之上的国家公路。

现在，男孩非常希望警察能够转向自己，他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通行证紧紧攥在手里。

然而，警察却将脸转向空旷的公路边缘，大喊一声：“你们可以出来了！”

刹那间，随着一阵响动，公路上聚集了一群人。刚才匍匐在路基后面的八到十个男孩子，纵身跃上了公路，那阵势好像在玩打仗游戏似的。男孩们高声地叫喊，开心地大笑，原来这些孩子都是跟久尔卡一起在“舍尔石油化工厂”工作的伙伴。

久尔卡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怔怔地问：“你们怎么也在这儿？为什么？你们给他看通行证了吗？”随后是一个个耸肩，一阵阵大笑。

警察似乎也是个童心未泯的家伙，他站在一旁开心地看着这群孩子，仿佛他也是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惊喜游戏”的参与者。警察的年龄大概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有一副城里人常有的纯净面孔，但是从他的讲话里可以听出，他带有一点匈牙利东南部大平原的地方口音。

突然，他又大喊了一声：“赶快藏回到路基后边！趴下！”这时，下一辆公交汽车出现在公路上。

男孩们立即朝路基方向奔去，然后趴在路基边的草地上，一边笑，一边彼此打着“肃静”的手势。通过画面，我们几乎可以嗅到野草的清新味道，可以和久尔卡一起看到浸在潮气之中的风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油化工厂的油罐和插入天空的烟囱，在远处，还可以看到一座小

教堂的钟楼。

镜头转回到公路上，警察高高举起手臂，示意让汽车停下。他跟司机说了句什么，之后等了一会儿，另外几个男孩从汽车上下来。

从车上下来了四个男孩：罗兹、“丝绸小子”、“烟鬼”、莫什柯维奇。莫什柯维奇是一个相貌丑陋的小男孩，戴了一副大眼镜，那副眼镜大得简直就跟祖母曾在“告别”一幕中戴过的一样。

罗兹，手里拿着通行证，非常自信地朝警察走过去，看得出来，在这几个孩子中，他是“头领”。有人在路基后边悄声耳语：“罗兹，这家伙终于到了！”另外三个男孩在罗兹身后排成了一队。

重复刚才的场景，警察为汽车放行。随后，警察朝匍匐在路基后边的孩子们做了个手势——又跟刚才一样的惊讶，一样的大笑。

“这是什么回事？”罗兹问，“你们给他看通行证了没有？”说着，他转向警察，“我们七点整必须到‘舍尔石油化工厂’去上班。”

大家一齐点头附和。

警察说：“今天你们要迟到一次。”

罗兹问：“但是，为什么？”

警察诡笑着说：“因为我把你们拘捕了。”接着又一

阵突然的兴奋："快，赶快，趴下！"

又一辆汽车到了，又有几个男孩从车上下来。先到的孩子们趴在路基后边，几个孩子在小声对话：

"他说什么？'拘捕'？"那个被称为"烟鬼"的男孩忿忿地说。

"我猜，这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玩笑。"另一个男孩说。

莫什柯维奇嬉笑道："即便迟到了，又能怎么样？至少我们可以偷一点懒。"

罗兹说："我们已经上了两个星期的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检查证件的事情。"

"至少，现在我们可以体验一下了。""丝绸小子"微笑着强调说。"丝绸小子"的绰号，是因为男孩俊秀的容貌和他喜欢讨好的性格而得到的。

全体孩子都站在路边的草坪上。

警察略现局促地左右打量着这群男孩，看得出来，这些孩子一点都不怕他，而他自己也没做什么能让孩子们害怕的事情。这种情景，反而更像是学校的学生们准备去郊游，而他则是惟一一个要为孩子们的安全负责的成年人。

"在你们中间……谁是指挥官？"警察终于开口问

道。

队列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指挥官'！"笑声从各个方向传出，最后，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罗兹！"

"你是罗兹？"警察问，"那么……你们这些家伙究竟都是什么人？"

"我们在'舍尔石油化工厂'当泥瓦匠。那是一个兵工厂，假如我们迟到的话……"

"对，你们今天将要迟到，这个我已经说过了。"警察又问，"你们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了吗？还缺不缺谁？"

罗兹开始数同伴的人数："别瞎闹，都站好了！一、二、三……二十。"他数完后，向警察报告说，"都到齐了！"

警察不时地将帽子摘下来戴上去，热得满头大汗。

"现在，我该拿你们这帮家伙怎么办？"警察自言自语地问，好像一个遇到突发情况而怕受责备的家伙，在向一个连他也不知道在哪儿的上司请示。

"您别生气，但是我们什么主意也没有！"莫什柯维奇耍起了贫嘴。

接着是一阵爆笑。

"莫什柯维奇，这个小东西！"一个男孩赞赏道。

“喏，你们给我排好队，我把你们带到‘海关署’[1]去！”警察终于为自己做了个决定。

孩子们出发了。

“我最讨厌警察了！”“烟鬼”忿忿地说，这时他正好走在久尔卡身边。

“你讨厌所有的人。”久尔卡用一副轻松的语调回答说。虽然，我们一直能够在画面里看到男孩，但是始终没有刻意突出他的形象。其原因是，他没有可以被突出的个性，他更喜欢将自己隐在同伴之中。

“我并不讨厌所有的人，我只是讨厌这些‘榆木疙瘩脑袋’。假如你要不是这么一个温顺听话的‘市民宝贝儿’的话，你也肯定会讨厌他们的。”“烟鬼”一边训导着同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他十分认真地从烟盒里选出一根，点着，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后将烟卷递给了久尔卡。

“谢谢，我不抽烟。可你怎么总是一刻不停地抽！”

“这要比吃的便宜。”“烟鬼”耸了耸肩膀。

孩子们走到一幢孑然而立的小木屋前。这里离公路并不远，屋门的牌子上写着：海关署。

① 那幢位于行政区边境的、被警察称之为“海关署”的房子，当时已被作为“警察值班室”使用。

警察取出一串钥匙，让孩子们进去。警察在一旁监督着，以防哪个家伙留在外面、或者乘机跑掉。随后，他将门锁上。

这是一个布置简陋的荒凉小屋，里面只有几条长板凳和一张长桌。

“喏，”警察开始发话了，他注视着这群孩子，好像是要发表演说，“据我观察，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群懂事的孩子。你们都坐好，而且要像刚才一样遵守纪律。”

在警察训话期间，有几个孩子戳着罗兹的后背，并且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这时，罗兹从人群中站出来，问道：“可是，我们要呆到什么时候？您什么时候想放我们走？”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警察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耐心地等几分钟，我马上就回来……”说着，他重新又从口袋里掏出那串钥匙，打开了隔壁办公室的房门。透过虚掩着的门缝，我们可以看到办公室里的布置，地毯，破旧的办公桌和桌子上的电话。

办公室的门被关上了，我们可以听到警察从里面反锁房门的响动。随后，我们隐约听到从办公室里漏出的说话声，但是说话的内容很难听清。

“嘘，他在打电话！”“丝绸小子”说。

“你能听见吗？他在说什么？”一个孩子问。

“你要总说废话，他怎么能够听清。”罗兹说。

莫什柯维奇看了看表，说：“监工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这事也不由我们做主。等一会儿，警察可以为我们做证。”久尔卡说。

警察从办公室里出来，锁上门，脸上显得不知所措。

“咳，你们听我说，”警察告诉孩子们，“我必须要等下一道命令。所以，你们试着干点什么来消磨时光。你们看上去都是些有教养的孩子。比如说……”他想了想，问：“你们会玩‘抽屁股’的游戏吗？”

一片爆笑之后，大家表示同意。

“那好，第一个先过来！”警察招呼道。

一个男孩走到警察跟前，把脑袋扎到他的怀里，警察用手捂住男孩的眼睛。一个绰号“小皮匠”的孩子从队列里走出来，抽了被蒙住眼睛的男孩的屁股一巴掌，然后迅速站回到同伴中间。被蒙眼的男孩睁开眼，望了望警察。

“喏，是谁打的？”警察问他。

“莫什柯维奇。”男孩说。

大伙都笑了，警察也笑了。

就在这时，有人从外面砸门。警察赶紧跳起来，跑过去开门，门口出现了监工的面孔。门刚一打开，监工就满

脸怒气地闯了进来，他是个仪表堂堂、神态年轻的男人，穿着一身做工考究的亮灰色西装，一头黑白混杂的灰发，使他显得更有气质，更具魅力。他留着当时非常时髦的、跟克拉克·盖博和雅沃尔·帕尔[1]一样的胡子，但他的胡子已经完全花白了。

男孩们都被吓住了，他们止住笑，变得一本正经。

“早上好，监工先生！”大伙儿齐声向来人问好。

“好啊，果真如此！”监工忿忿地说，他的火气显然已经冲上了头顶。他转向警察说，“我还是从同事那里听说的，这些孩子在边境被人从汽车上扣了下来。他们是政府派到我那里工作的。”

“这个我也知道，我已经看了他们的通行证。”警察说。

“那就请你马上放掉他们！”监工说。

“您以为，我乐意将他们关在这儿吗？”警察激动地回敬道，“这是命令。”

“什么命令？”监工恼怒地吼起来。

“这跟您毫无关系。”警察说。

“伙计，”监工说，“这些孩子是被托付给我的！因此，我要对他们负责！如果他们没有回家的话，我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

① 克拉克·盖博和雅沃尔·帕尔均为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

“请您放心，他们会被放回家的。这里只不过是执行一次身份检查，他们的证件都没有问题！他们会被放回家的，您明白了吗？”警察也有点火了，情绪变得冲动。

“您就因为这个扣留他们吗?!”

“我？”警察反驳说，“我是在执行命令。我接到的命令是，要等待下一道命令！”

“谁是您的上司？我该去找谁？……难道您没有看到吗，他们都是些孩子?!您作为警察，难道就感觉不到一点责任心吗?!”

“我有没有责任心，用不着您来教训我！”这时，警察突然端出了警察的架子，他命令说，“请您马上离开，这里不关您的事！如果您再多一句嘴的话，我把您也跟这些孩子一起关在这里！请出示您的证件！”

监工怒气冲冲地破门而出，嘴里边走边骂：“出示个屁……”

警察追出几步，好像要抓住他似的：“您没听见我说的话吗?!”说着去摸身上的胶皮警棍。但是，他马上又镇静了下来，似乎因为自己的失控感到羞愧，“真是的……”他嘟囔了一句，朝孩子们扫了一眼，然后指了指他们说，“继续玩吧！”过了一会儿，警察出去了，并从外面锁上了屋门。

孩子们一直惊愕地听着监工与警察的争吵，现在，他们稍微镇静了一些。

“好个监工！”罗兹赞许道。

“他真是一个好人。”“丝绸小子”也点了点头。

“好心的家伙，他一定以为我们掉进粪坑里了。”莫什柯维奇补充道。

“他的话真够劲儿，”“烟鬼”一边说，一边模仿着监工的样子，“妈的，出示个屁……”

“他没说‘妈的’，”久尔卡认真地纠正他，“这个词是你添上去的。”

“我这里有几块石头子，有谁想玩‘骑牛’吗？”“丝绸小子”喊道。

“怎么玩来着？”莫什柯维奇问。

“非常简单，”“丝绸小子”解释说，“你在手心里放一枚石子……”他一边说，一边做着示范，“然后将它扔起来，同时去抓地上的石子，抓得越多越好……”

就当“丝绸小子”解释玩法的时候，罗兹朝窗外张望：“你们看呀！”他对同伴们叫道。

我们透过窗户看到，警察爬过了公路路基，纵身跃上公路，挥手拦住一辆汽车。从车上下来了几个成年人。

几个小时过去了，几个成年人也跟孩子们一起坐在房间里，他们全部都是男人。屋里闷热，他们用手帕擦着脸上的大汗。

窗前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身穿黄色风雨衣、身高体瘦、表情愁苦的男人，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埋头读书。

“专家”是一位穿着绅士、相貌端正的先生。他的年纪不轻，鬓发花白，而且已经谢顶。他始终没有坐下来：“专家”不时走到墙边，一会儿看一眼手表，一会儿又从一个银制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看得出来，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烦躁，而且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

“倒霉汉”是个忧虑满腹、神态特别、个子瘦小的男人。他的相貌颇有特点，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穿了一身所谓的“高尔夫”装，脚下登着一双特大号的靴子。肩上还斜挎着一个“面包袋”，除此之外，他身上还背着其他的挎包。此刻，他正在跟坐在他周围的几个男人、包括正盯着他打量的久尔卡解释说：

“我想去切佩尔看望正患重病的母亲……为了得到许可，我整整跑了三天……你们看，就在这儿，”他说着掏出证明给大家看，“它的有效时间是到今天下午两点钟。但是为了办一个手续，我必须得去一趟政府部门，等排到我时，只剩下了一个半小时……这时候我是去，还是不去呢？最后我还是去了，因为可怜的母亲在等着我……话说

回来，假如我没能赶上中午那班汽车的话，我也就不去了。就因为这五分钟，结果我现在坐在了这儿。五分钟，有的时候，一个五分钟就可以改变人的整个生活。”

孩子们在偷偷地发笑，大人们则都已经厌烦了他。

这时，警察从办公室里跨出来，顺手锁上身后的房门，朝屋门走去。

“专家”以一种无人可以模仿的绅士态度对警察说：“我已经跟您提过了，今天，董事会等着我去开会。因为我是作为专家在那里工作的，他们要想离开我制造飞机，那简直无法想象。”

“等明天再继续工作吧。我接到的命令是……”

“我不想跟您争执。我听见您刚才打过电话，您能不能允许我使用一分钟电话？”

“请您理解，这里的电话只能供值勤人员使用。”警察说完，甩手走了出去，并从外边锁上了屋门。

“专家”愤懑地嘟囔了一句：“简直是不可理喻！”

“倒霉汉”说：“不管怎么说，您还是一位人物……您估计，他们会拿我们怎么样？”

“您放心，”“专家”屈就地说，“事情早晚会弄清楚。这家伙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他用一种轻蔑的语调继续说，“这可能只是一道很普通的命令，只是他执行得

太过分了。”

这时，警察又带进来一个成年人。这是一个体格健壮、留着胡须、长了一副“海豹脸”的绅士，他的穿戴得体，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你坐到他们中间去。我跟你说过，我必须要等下一道命令。”警察对他说完，转身又想去办公室。但是“海豹脸”没有闪身，而是挡住了警察的去路。他压低嗓音悄声地说：“警官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跟您说一句话……”

“海豹脸”特别的举止引起了久尔卡的注意，以下的画面我们都是通过他的眼睛看到的，这是一系列稍带夸张、扭曲、惹人发笑的镜头。

“海豹脸”看上去有些迟疑不决。他并无自信地四下扫了几眼，然后掬着一捧亲昵的微笑躬身凑近警察的耳朵。男孩听不到他在嘀咕什么，但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海豹脸”的一举一动，“海豹脸”似乎想将手伸进上衣的内侧口袋，神情显得十分郑重——男孩猜测，他可能是想掏一份非常重要的证件。然而，他的手并没有伸进口袋，而是在外套的前襟上摸索着，用手指抓了几下，犹如一只五个爪子的蜘蛛或是一只小海蜇想寻找一个藏身的缝

踪。他的意图很明白，他想收买警察。警察起初并不理解他的意思，但是很快做出一副庄重的表情，神色严厉地拒绝了他。“海豹脸”懊丧地坐到了其他人中间。警察匆匆走进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烟鬼”又掏出烟盒，递给久尔卡：“你现在也不抽吗？”

男孩这时掏出了自己的下午便餐，说：“不抽。”他边说边掰了一块面包递给“烟鬼”：“给你。”

“烟鬼”扫兴地从他手里接过一块三明治，嘴里嘟囔了一声：“谢谢……”

又熬过了一段时间。闷热，疲惫，无聊。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突然，从办公室内传出一阵紧促的电话铃声，接着是警察的答话声。人们突然警醒起来，竖起了耳朵。

警察急匆匆地走出办公室，随手锁上了身后的房门，他整个人突然变得精神起来。“谢天谢地！”他说，“命令终于到了。我们排队到公路上去！”他制止了大家的提问，伸开胳膊示意他们保持安静，他宣布说，“我们一起到上级机关去，在那里，你们要出示自己的证件。这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核查！谁的证件没有问题，谁就用不着担心！我们排成三列上路，马上出发！”

炎热的夏日黄昏。途中，人们排成了三列纵队，先沿着公路走了一段，之后跨过大桥，沿着邵罗克沙利大道继续往前走。警察跟在一侧，一边监督，一边维持队列的秩序。在大桥上，在一个个拐弯处，在一个个交叉路口，一队又一队人数多少不一、戴着“黄色六角星”的人先后加人到队伍里边。每一队人都跟有一名警察，他们碰面的时候，都跟执行任务似的彼此打--个招呼，看上去，他们事先早已知道要在哪里碰面。毫无疑问，他们事先已经在电话里联系并商量好了。

久尔卡也走在长长的队伍中间。几名警察将被押送的人夹在中间，而警察之间的距离却很稀疏。

镜头随着男孩往前走。

警察走在他旁边，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从这些警察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实在没有情绪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并不催赶，只是跟着被押送的人往前走。

队伍走进越来越繁华的街巷。男孩不时将目光投向街边赶路的行人：“嘿，你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目光向人群询问。绝大多数行人对这支队伍毫无反应，只是偶尔有人用匆促、疑惑、莫名其妙的眼神瞥一眼这队戴着“黄色六角星”的人，随后又继续匆匆赶路，忙自己的事去了。这支队伍以男人为主，偶尔也能看到几个女

人。这些模糊不清的场景，我们都是通过男孩疲惫的眼睛看到的。

街上的人流越来越密集，队伍的前进也越来越艰难。突然，一辆有轨电车驶来，将这支队伍切成了两段。

就在被有轨电车切断的队伍里，男孩突然注意到一件黄色衣服猛地一闪——他一眼认了出来，那正是那个在“海关署”里一直看书消磨时间的、穿黄色风雨衣的男人。那家伙只是纵身一跃，便迅速消失在旁边的车水马龙里。

男孩惊讶地发现，那人的逃跑像是一种动员，立即又有几个人跳出队列，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男孩好奇地朝那个稍稍走在他前方、但离他很近的警察瞥了一眼。

警察迅速捕捉住男孩的目光，他冲久尔卡眨了眨眼，并点了一下头，显然是在向他示意：“快！还等什么！赶快逃跑！”

男孩朝警察微笑了一下，并且轻轻耸了耸肩，好像是在答谢对方的好意。但是，他还是留了下来。

有轨电车开远了。那些刚才还对逃跑的人睁一眼闭一眼的警察们，突然像做戏一样地开始大声吆喝：“都凑紧点儿！凑紧点儿！”

队伍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大弯，走进了大敞着的宪兵营大门。镜头里出现了插着公鸡翎毛的军帽、上了刺刀的步枪。跟在队伍两侧的警察留在了兵营门口，取代他们的是一大群宪兵。刚才还很安静的宪兵，现在突然开始粗暴地吼叫起来。

“过来！过来！快！快往里走！三人一排！”宪兵们大声吆喝着。久尔卡还惊恐地看到，到处都有飞脚踢人的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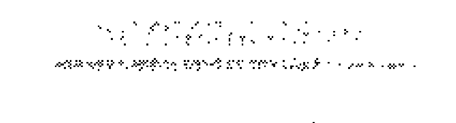
宪兵们以惊人的速度将人们集中到空旷的训练场上，训练场夹在军营的建筑群之间，地上铺着石子。他们将犹太人排成一个人体方阵，并高声喝斥着：“安静！闭嘴！”

训练场上鸦雀无声。人们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久尔卡从方阵的中央部分，一眼瞥见了一位正从对面军营大楼里径直走来的宪兵军官。这是一个风度超群的家伙，头上戴着宪兵帽，身上斜挂着“佩带”，脚上登着锃亮的高筒马靴，手里提着一根马鞭，马鞭不时拍打在高筒马靴上。军官越走越近，男孩还注意到，他是一个跟电影明星一样英俊的男人，面孔被日光晒成古铜色，唇上留着短须，身体的线条十分雄性。

一名宪兵下士快步跑到军官面前报告：

另一名宪兵则冲着队伍大喊：“注意！”



宪兵中尉用十分欣悦的目光无声地扫了一眼这群戴着“黄色六角星”的人们，随后突然高声喝道：

“犹太人！我们明天再对你们进行检查！你们别想侥幸把你们的安葬费和黑货藏起来！”接着他转向那名宪兵下士下令说：“现在将这帮犹太人统统赶到马厩里去！那里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

训练场上顿时乱成一团，粗暴地推搡，野蛮地吼叫，年轻的宪兵们将犹太人朝马厩方向驱赶。

在上面的画面之下，响着男孩的旁白：

“慌乱之中，我不知道该朝哪边转身，只是记得当时的感觉有些好笑：一是出于惊吓和惶恐，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毫无意识地被人突然推到了舞台的中央，而自己并不完全准确地知道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另外，这种好笑的感觉还出于一个在自己想象之中一掠而过的片刻闪念——在我眼前浮现出了继母那副当她终于意识到我今晚肯定不会回家吃晚饭后的面孔。”

画面慢慢消失了。

10. 白天，兵营内，检查

第二天：夏日的上午。四周被高墙围住的空旷庭院。

昨天被“运来”的那些人正等着接受“检查”。其中几个人已经接受完检查，另一部分人还在排队等着。这些人被宪兵团团围住。

从正面大楼的大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男人，但是，我们并不能看清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一名宪兵出现在门口，大喊了一声：“下一个！”

久尔卡从人群中出来，走进了大门。

在兵营的一个房间里。检查。在房间的深部摆着一张写字台，我们昨天见过的那位宪兵中尉正端坐在写字台后。现在，他身穿一身夏季军服，正忙着翻动像小山一样堆在桌上的文件、钱包、首饰、以及各种私人用品。房间里还有另外几名宪兵，在中尉身边站着一个剽悍的士官，他的衬衫袖子向上挽着，手里攥着一个打人用的工具——一根从上到下都带着利齿的棒子：那东西看上去很像家庭妇女使用的擀面杖。

一名相貌还不算最凶的宪兵将男孩推到写字台前，男孩脸上没有一丝恐惧的神情。

“说，你都干什么来着？”过了一会儿，宪兵中尉将目光投到男孩的脸上，“你有证件吗？”

男孩神态自若地掏出通行证，递了过去。中尉接过证件，看也没看地往桌上一放，混到了其他的公文堆里。

男孩想说什么，但是一名宪兵冲他大喊了一声："把你的口袋掏空！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桌子上！"

男孩勤快地将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

"还有你的手表！"宪兵命令他。

男孩摘下了手表。

"接着掏！"

"这是我的小刀……"男孩嘟囔说。

"掏出来！"宪兵喝道。

男孩将小刀、汽车月票和其他一些零碎的小东西都放到了桌上。从腋窝到短裤裤脚，宪兵十分熟练地迅速用手将男孩自上而下地摸了一遍。男孩神色怡然地接受着检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搜身。

坐在写字台后的中尉抬眼告诉他：

"完事了，滚吧！"

此刻，男孩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严肃的表情："您不想看看我的证件？"他说。

"什么？"中尉又扫了他一眼。

"我的证件。"男孩重复了一句。

中尉没有回答，而是在纸上写了句什么。

男孩站在写字台前。

站在中尉身边的士官晃了晃手里的"擀面杖"，他是

个年轻人，唇上的胡须垂到了嘴角两边。这是一种无声的讥笑。

男孩从对方的目光里明白了，再没有别的检查。他对那个站着的士官回了一个微笑，好像懂得这里使用的语言一样，突然，从他的体内涌出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向后转身，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11. 夜里，宪兵营内

马厩。四周漆黑一片，仅从窗户透进微弱的月光。人们都在坐着打盹儿。我们看到久尔卡正沉浸在梦乡里的面孔。男孩的后背靠在身后一个同伴蜷坐的腿上，而坐在他前边的那个人，则将身体抵在他蜷着的腿上。

防空警报的鸣叫声令人难以忍受。

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门被突然打开了，接着是一阵叫喊，马厩里的人骚动起来。

男孩被惊醒了。

现在，镜头转到宪兵营内一个狭窄、封闭的庭院里，院子四周是环绕的高墙。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这是个圆月高悬的夜晚。天上响着轰炸机的“隆隆”轰鸣。男孩也挤在人群当中。人们是被从马厩赶到这里

的。戴着“黄色六角星”的人们挤塞在这个狭小的庭院里。在他们中间，有几张我们曾在“海关署”见过的面孔，也有从“舍尔石油化工厂”抓来的男孩们。

围墙的顶上架了一排机关枪，枪口冲着院里的人们，机枪后边排着宪兵，他们多少都喝醉了酒，身体倚着外层围墙，掩蔽地站在那里。

宪兵们轮流地高声叫骂：“该死的犹太人，我们看到你们从马厩里用烛光给英国飞机发信号！……哪怕只有一枚炸弹落到附近，我们所有的人就都会完蛋！”

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宪兵喊道：“开枪扫射！打死这帮家伙！”

这种气氛让人感到，这些话并不是玩笑。

飞机的轰隆声越来越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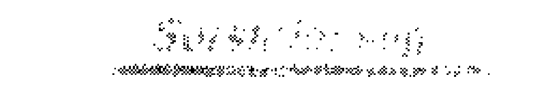
庭院里鸦雀无声。令人窒息的等待。

从上面俯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张朝天上张望的面孔。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增强，响得令人难以忍受。远处传来爆炸的巨响，密集的高射炮炮弹在高空炸开，白色的烟雾包绕着像鳞片一样闪亮的银色战机，漫天飘舞着为干扰飞机和空中电讯而撒下的银色锡片。

我们可以从久尔卡的脸上看出，他很害怕。

“烟鬼”站在他旁边。

人们惊慌地挤在院子里，脸上辐射出内心的恐惧。



渐渐的，轰隆声慢慢消失，飞机继续向前飞去。一直趴在机关枪上的宪兵们也慢慢直起了腰。

这时，新一轮轰隆声又像海啸一样地扑来，逐渐响得令人无法忍受。远处传来炸弹爆炸的震响。宪兵们又都伏到了机关枪上。

惊慌，恐惧。从人们的体内吐出沉闷的呻吟。

男孩正朝天空张望的面孔沐浴在月光之下。起初，从他脸上可以看到恐惧的神色，但随着周围气氛的紧张，男孩的表情反而逐渐舒展开来，一股平静涌遍全身，最后变成了一种爽心的微笑。

与此同时，响起了男孩的旁白：

“我当时的疑问是：炸弹到底是落下来，还是不落？我一旦意识到赌注渺小的一面，便能够找到某种方式享受游戏的快乐。或许，我开始理解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秘密：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我是一个随时可能被人开枪击毙的家伙。”

12. 火车I，烧砖厂的一组场景

在一列被称做“运牛车”的货车车厢内，装着六十个正被运往德国的犹太人。顶部车窗被一层带刺的铁丝网罩

着。车厢门被人从外边用锁锁住。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像柱子一样堆着罐头和椭圆形的面包。在另一个角落里，摆着所谓的“马桶”，桶上盖着木板。

车厢内，男人、女人和孩子混杂在一起。被抓来的“舍尔石油化工厂”的男孩们也都在里边，他们蜷缩在车厢前部的一扇顶窗下。在人们胸前，始终佩戴着“黄色六角星”。

白天。天气闷热。列车颠簸。车厢里的人们不时更换着位置，但是，我们总能看到有人站在车窗前边。

（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剪接进一些著名记录片中的画面，在一个罩着铁丝网的车窗后，并排站着两个带眼镜的、几乎失明的男人。）

男孩的旁白：

“火车上最要命的是缺水……”

“如果一个人三天、四天不喝水，还可以忍受，”一个男人向其他同伴解释说，“而且，这已经考虑到了天热的因素。”

“只是不能随便吃东西。”第二个男人说。

“尤其不能吃肉和带调料的东西。”一个女人补充道。

“可是，人要是饿了怎么办？”莫什柯维奇在一旁插嘴说。

“那你可以做一下选择：是挨饿？还是受渴？”第二个男人说。

“关键取决于路到底有多长。”一位年长的男人智慧地说。

男孩的旁白：

“的确，我也很想知道要走的路将有多长。在烧砖厂的时候，谁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只是问大家：有谁愿意报名工作？而且是去德国。和其他的孩子、以及住在烧砖厂的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有优势的选择。尤其是——那些戴着叫什么‘犹太委员会’袖章的人还说……”

在一座位于城郊、由烧砖厂改成的犹太集中营内。在临时筑起的围墙墙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支步枪和一顶顶宪兵帽，偶尔还能看到几名警察。四下肮脏，腐臭，到处是人：有女人、男人和孩子们。被褥、背袋、皮箱、包裹、提包混乱不堪。有的人住在带顶的“晾砖棚”里，也有的就露宿在苍穹之下。

一大群人将一个戴着“黄色六角星”的人团团围住，那人还戴了一条写着“犹太委员会”字样的袖章。久尔卡和其他几个孩子也站在人群里边。

戴袖章的那个人手里拿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的是报名者的姓名。

“……不管怎么样，”男人的讲话打断了男孩的旁白，“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反正你们早晚都要从烧砖厂迁到德国去。现在自愿去的人，可以六十个人一起乘一个车厢！以后去的人，就只能八十、或者更多的人乘一个车厢了。火车很少……”

镜头转到另一组人群，另一个戴袖章的男人手中也拿着一份名单：

“我们都是身不由己！我们的性命已经奄奄一息，传染病袭击我们，宪兵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里的景况也会一天比一天恶劣。大家还是来报名吧，马上就可以登记出发！”

画面上又出现了一组新的人群，又一个戴着袖章、手拿名单的人在做动员：

“你们问我到底去哪儿，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去德国的什么地方。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们是去那里工作。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首先，请年轻力壮的单身男女报名！”他回答着人群七嘴八舌提出的各种问题：“当然了……一家人可以呆在一起。为什么不呢，你们可

以带行李，可以带所有的东西！现在我们必须定好乘坐明天列车的人员名单，如果我们之间能解决这个问题，总要比被宪兵逼迫上车要好！”

男孩们有的专注地听“犹太委员会”成员讲话，有的则彼此交头接耳地商量，议论声在人群中间此起彼伏。

“我们去吗？”罗兹问。

“跟这些令人憎恶的宪兵相比，不管到哪儿可能都会好一些。”“烟鬼”说着，做了一个表示厌恶了的手势。

车厢里，男孩失神的面容。他朝坐在离他不远处的“烟鬼”瞥了一眼，好像是在回味上面的那段对话。

男孩的旁白：

“关于德国人，我耳朵里也灌满了各式各样的观点。有许多人，特别是许多生活阅历丰富的老年人认为，不管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到底怎样，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德国人心地纯正、诚恳正直、恪守纪律、工作勤奋。如果与跟自己品质相当的人一起，德国人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这些都是事实，这种观点也大致符合我对德国人的了解……”

烧砖厂。一群男孩正在互相商议。

“……另外，我在中学的时候学过德语。”久尔卡对伙伴们说，他好像刚刚结束上面的那段独白。

这时，“倒霉汉”出现在孩子中间。他的脸上青肿，挂着一块块颜色不一的伤痕——这些伤痕都是他在宪兵营里留下的。“让我也加入到你们中间，跟年轻人在一起，可以让我的心情开朗些。”他说，“你们都报名了吗？”他带着一股担忧的神情询问。

男孩们稍稍沉默了一两秒钟，似乎都在等着同伴的回答。最后，还是罗兹开口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你们觉得，去德国会好一些吗？”

“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吧。”“丝绸小子”神态狡黠地劝他说，“您看您的眼睛，现在还青着呢。”

“他们诬陷我，说我在做买卖……”“倒霉汉”的脸色立即阴沉了下来，“不管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我真的只是给病重的母亲带了些药品和吃的东西……唉，真倒霉！”他懊丧无奈地摆了摆手，“五分钟就改变了一切……要是我没有赶上那趟汽车的话……”

男孩们笑了。

现在，他们开始高声争辩起来：

“不管怎么说，德意志是个有文化的民族，这个没有人可以争议！”在一群人中间，一个男人强调说。

“你说得对。他们建在波兰的集中营，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另一个男人插言道。

“别在这里传播恐怖消息。”一名“犹太委员会”成员打断了那人的话，“你知道的也不过跟我一样多，其实你什么也不知道！请大家报名！”

一个人对站在身边的人说：“说得轻巧：‘恐怖消息’！至今为止，我听到的关于德国人的消息全部是恐怖消息，而且全都是真的……”

“这么说，您不想报名了？”“倒霉汉”问这个男人。说着说着，他突然激动起来，“您能不能准确地告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报名？您知道的恐怖消息到底是什么？”

这时，一个我们曾在“海关署”里见过的另一张面孔出现在镜头里：这是那位“专家”。尽管他的衣服皱巴巴的，领带也没有了，而且连脸也没有刮，但是“专家”的亮相，仍旧保留着先前那种颇有威信的痕迹。一小群人紧紧跟着他，正在热烈地谈论、争执着什么问题。

“请您把我登记在名单上。”此时，“专家”一步跨到“犹太委员会”成员的面前。

"倒霉汉"激动地凑了过来。"你们听到没有？"他对孩子们说，"连他都报名了……他还是位……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反正不是一个普通人……"

"刚才他跟一位德国军官讲了话，"一个男人惊叹地叙述说，"就在那儿，在指挥部。是我亲眼看到的……"

"那是一个真正的德国军官！他就这么走过去跟那家伙说话。"另一个人附和道。

"他的胆子也真够大的。"第一个男人说。

"我走到他跟前，""专家"向围着他的人解释说，"我说，我想跟一个管事的人讲话。我终于找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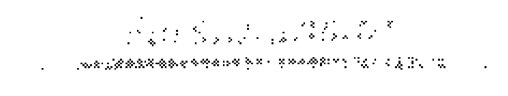
"他跟您说话了吗？"有人惊讶地问。

"现在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自己也看到了！"第一个男人示意他闭嘴。

"嘘！安静！"其他的人示意他们闭嘴。

"我是总工程师，""专家"继续讲下去，"而且我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我告诉他，无论从道德上讲，还是从事实上讲，他们都使得我呆在这里而无可作为，而且，他们这样对待我，既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甚至不符合当前的临时法令。我并不是想请求他们释放我或给予我照顾，我只是想用我懂得的知识，做一些事情……"

"那么？后来呢？"人们追问道，"他说什么？"



"你们看，他没有向我做任何许诺。只是对我说：现在德国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专家……"

人群里响起一片失望的嘈杂声："咳，原来就这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他都没说吗？"

"那么，他们用什么来保证呢？"从人群的各个角落都传来同样的询问。

"保证？"专家满脸疑惑地扫了人群一眼，"这个保证，就是一位高级德国军官的客观谈话与一群连自己价值都不知道的乌合之众之间的区别。当然，还有我对人的认识和了解。"他一边自信地微笑着，一边审视着"犹太委员会"成员手中的名单，看看自己的名字是否被拼写对了。

镜头又回到火车车厢内。人们都缄口不语。许多人都在打盹儿，脑袋向前耷拉着。男孩在呆呆地失神。

烧砖厂。一个明媚的夏日上午。一大群人将一位犹太神甫团团围住。神甫是一个体态健壮的中年男人。他的脸庞狭长，高高的鼻梁呈弧线向下弯钩；眸子明亮润泽；花白的胡子和胡须连在一起，剪得短短的，形成极有特点的圆形美髯。

犹太神甫开始传教：

"不要违背主的意志而生活，因为那将把你引上否认生命崇高意义的歧途；而且，我们不能在心灵中怀着这样的否认生存。也许，这种否认可以使你的心灵变得轻松，但是这种轻松是由于你的心灵像荒原大漠一样的空虚；要知道，真正艰难的是，要在诸多的打击之中，仍能在惟一的心灵慰藉之路上看到永恒无边的智慧。让我们相信主最后的宽恕将要降临，让它成为我们所依赖的信念，让它成为我们在接受考验时永不干涸的能量源泉。因为，我们一旦失去希望，就会迷途。而希望——我们只能从信仰中汲取。你们会看到，"犹太神甫的脸上和声音里都饱含着一种激情，他接着说，"你们会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刻将会来临，你们要结成一体向主忏悔，所有忘记了上帝全能的人，都要从尘寰向主祈祷……"

神甫的声音慢慢变小，我们仿佛也是人群中的成员，逐渐离他远去。画面里留下一小群人，其中有久尔卡和他的伙伴们，以及那个"倒霉汉"。

"哎，他说得真好！我们要抱着希望，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希望……""倒霉汉"回味道，"只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在到底应不应该报名……"

在匆促穿梭的人群中间，出现了一对夫妇：身材细小、相貌柔和、纤弱憔悴的妻子和体形消瘦、牙齿不全、

戴眼镜的丈夫，他属于那类终日劳作的男人，一辈子忙忙碌碌，额头上总是淌着汗水。他蹲在那儿忙着打行李，此时，他正在妻子殷勤的帮助下用带子系一个不大的包裹，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行李上，其他什么都不在意。

“倒霉汉”突然在他们身后止步，看起来他认识这对夫妇，十分友好地跟他们打招呼（然而，夫妇俩连身也未转），之后，他满腹忧虑地嘟囔了一句：哦，你们也决定上路了……

正在打行李的男人只是朝后瞥了一眼，扬起的眼睛在镜片后一闪，眨着眼睛，淌着汗水。他只应了一句：“我们必须走，不对吗？”

但是就在此刻，警报声又拉响了，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人群全部散开了。“空袭警报！”人们四处叫喊奔逃。

“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地方！”“丝绸小子”招呼同伴们说。

男孩们在“晾砖棚”拥挤的人群中奔跑着寻找藏身之处，最终，他们跑上了一个离围墙不远的土丘，这里是一大片开阔地，久尔卡也跟着伙伴们一起爬了上去。

通过男孩的视线，我们远远看到正在布达佩斯上空进行的空袭。

轰炸发生在晴朗的正午。从美学角度讲，这一系列镜头是影片中惟一的、可以称之为美丽的场景。漫天飘舞的银色锡片像圣诞树上的彩灯一样从空中落下；突然，天空中涨满了白色的烟雾；仿佛是在碧蓝的荧屏上画了一个白圈，“指挥机”在轰炸目标的上空做出标记。远处刺耳的警笛声仍尖叫不停。

（马洛伊·山道尔在 1944 年的日记里用以下文字记录了当年 7 月 3 日发生的日间空袭：“此刻，天空真的就像一个溜冰场，溜冰者在上面画出变化莫测的线条；或者就像一面镜子，一只醉醺醺的手用钻石在上面画出弯曲的弧线。在高空中，偶尔有几十架银色翅膀、蝴蝶大小的飞机在阳光下闪耀……如果现在有谁去布达佩斯的话，就好像是闯进了一个缀满灯盏的房子……”）

男孩们一声不响、惊异地注视着天空中的场景。

就在此刻，在视野的边缘，腾空升起一股浓密的黑色烟云。

“该炸……”“烟鬼”小声自语，别的人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

“切佩尔岛在燃烧……”罗兹说。

“是那些油罐……”“小皮匠”补充道。

“我们去报名！”“丝绸小子”说：“这里将成为一片废墟……”

“我们走！”罗兹表示赞同。

“怎么，你们就没有一点爱国心？”莫什柯维奇讥讽道。

男孩们都笑了。

“我们一直很正直。可是他们对我们的证件连看都不看一眼。”久尔卡说。

画面结束。

13. 火车 II，夜里，车厢内

车厢内。

火车停了。车厢内漆黑一片，只从罩着带刺铁丝网的上部车窗的缝隙里透进一丝微光。还是透过这扇车窗，在被遮挡起来的站台灯蓝色、模糊的光亮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向蒸汽车头灌水的铁杆和水管的末段，灌水的声音响得令人难以忍受。显然，火车停进了一个较大的火车站。

“水……”这是莫什柯维奇的声音，微弱，充满渴望。

“从早上开始，我就没喝水了。”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说过，我们应该把水分一下……”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另一个男人问：“我们怎么能把一桶水分给六十个人呢？”

从他们干涩、嘶哑的嗓音里，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焦渴。

上部车窗的缝隙突然黑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道刺眼的手电筒光从一张张汗水淋漓的面孔上扫过。

这时，外面的光线又重新从窗缝里透进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插着公鸡翎毛的宪兵帽的影子在站台上晃动。

一个宪兵大声喊道：“注意！你们已经到达了匈牙利边境！”

车厢里响起一阵悄声的耳语。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听到匈牙利语的讲话，”宪兵继续喊道，“我跟你们是像‘人对人’一样地讲话。如果你们中间谁的身上还带着钱、首饰或其他什么东西的话，现在都交给我！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你们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任何值钱的东西。即使你们把东西藏起来，德国人也会从你们身上搜走的。”

车厢里又是一阵低语。

“你们听到我说的话没有？德国人反正也会把你们的东西掠走！既然那样，为什么不交到匈牙利人手里呢？”在短短的停顿之后，他又用柔和的语调说，“归根到底，你们都还是匈牙利人！”

“去他妈的！”我们听到“烟鬼”低沉的嗓音。

车厢里响起一阵嘟囔和耳语声。这时，传出一个男人嘶哑的声音和一个女人低沉的声音：“水，应该跟他要一些水，水……”人们在车厢内相互低语。他们好像是委托什么人代表他们出面似的催促说：“跟他说，跟他说呀……”

一片沉寂。宪兵在那里等着。

从车厢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好吧。如果您用水跟我们交换的话。”

“水？按规定这是被禁止的。不过，我可以从这儿的井里给你们偷一些……”

“多少？”

“那要看你们交出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五桶水，至少五桶。您可以得到……”

一阵耳语。

那个男人继续说：“到时候您就会看到您将得到些什么，肯定不会让您后悔的。”

“让我看看！”宪兵说。

"在给您看之前，我们想先看到水。"

"你们想让我先为你们折腾一通，可是，万一这通折腾根本就不值得怎么办？至少你们要拿点东西给我看看！"

"请您先从车门口递两桶水给我们看看！"

火车站响起尖厉的哨声。

宪兵向后转了一下身，然后又转回来问："你们到底给不给？"

沉默。

"该死的犹太人！"宪兵恼怒地骂道，"即使在一个最圣洁的问题上也要做生意！德国人会搜走你们身上的最后一枚硬币！那你们就渴死吧！"

14. 一个陌生的地名

车厢内。

拂晓。列车颠簸着向前行驶。借着黎明微弱的天光，我们看到一群已经苦熬了四天旅程的人们。画面出现了莫什柯维奇丑陋、淌满汗水、戴着眼镜的面孔。"烟鬼"正在点一根用碎烟丝捻成的烟蒂，出于惊恐，他用手遮挡着的火柴光焰，火苗照亮了他瘦削的脸庞。

这是从一个疲倦女人干涩的喉咙中发出的低语：

“喂，我总忘不了四天前那个宪兵说的那句话。”

一个疲惫的男人声音：“他说什么了？”

“哦，他说，”女人回忆道，“我们要去的地方，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到底，我们要去哪儿呢？”

“其实咱们根本就没走。现在已经第四天了，火车不是被慢慢地调来调去，就是停在荒郊野外的车站上。”一个男人有气无力地说。

一个坐在车厢另一端的男人对某个同伴讲：“我们是去瓦尔德塞。”

接着，我们听到了一个妇人的问话：

“瓦尔德塞？那是什么地方？”

“一个德国的劳役营。”

“劳役营？宪兵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既然打算骗我们去，自然不会这么说了。”那个曾跟站上宪兵“侃价”的男人插言道。

“我要是不知道，也不会瞎说的。”另一个男人说，“他们是在烧砖厂透露给我的。”

第三个男人的声音：“也真巧了，我有一个住在马洛莫罗斯岛的亲戚，他也曾给我写信里提过一个‘瓦尔德塞’的地名。我亲眼看到他在信里讲，他们很幸运地到达了那里，并且在那里工作。”

一个年轻女孩依在“丝绸小子”的怀里，男孩用胳膊搂住女孩的肩膀。女孩说：“瓦尔德塞……森林，湖泊……水……这种事情真可能存在吗？”

女孩用空幻的眼神望着“丝绸小子”，男孩则很勉强地对她微笑着。

随着一阵刺耳的声响，列车开始刹车，慢慢停住了。

人们一个个伸着懒腰、撑着酸痛的脊背站起来，摸索着走近车窗。随后，他们又都坐了回去。车厢外漆黑一片，但是仍有人问：“看到什么了？”

“天这么黑，什么也看不到。”被问的人答道。

男孩们也先后站了起来，没过一会儿，也都坐了下去。

现在，久尔卡摸索着走到窗前。这时，天际开始破晓，辽阔的原野，灰蒙的雾气。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束明耀的赤色光芒像喇叭筒似的从什么地方投到了列车的车身后面：太阳升起来了。

随着这第一道黎明的曙光，位于荒郊僻壤的车站轮廓也逐渐显露出来。久尔卡又往前凑了凑，从车窗向左侧望去。这是一栋高而狭窄的灰色建筑，有着当地时兴的尖屋顶，所有的小窗全都紧闭着。男孩注意到，建筑的轮廓在浸着雾气的曙光中变得越来越凝重、真实，建筑的颜色也

Kertész Imre

很快从灰色变成了紫色，窗户玻璃也随着那第一道阳光开始熠熠反光。

一个声音从车厢里传出："看到什么了吗？……我们在哪儿？"

"我想，这是个火车站。"男孩说。

"你没看到写有地名的站牌吗？"另一个人问，这是一个深沉的男人声音。

我们通过久尔卡的视线，看到那栋正面朝向我们的建筑物。升到半空的旭日，将建筑的灰墙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红色。这时，男孩在墙壁上部看到了一排用哥特式字母书写的大字：

"奥斯威辛－比尔肯诺。"①

① 奥斯威辛位于波兰境内，二战前，它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二战后，这个地名却成了纳粹大屠杀的代名词。
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始建于1940年，是最具代表性的法西斯集中营。集中营由三部分组成：建于1940年的"主营"，主要用来关押德国人和波兰人；建于1941年的"贝科诺集中营"，主要用来大规模消灭犹太人；另外，还有40多个"附属营"。根据统计，从1940年兴建到1945年1月27日被苏军解放为止，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130万人在这里惨遭杀害。该营先后关押过110万从欧洲各国抓来的犹太人、15万波兰人、23000吉卜赛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处死和折磨致死的至少有110万人，其中96万为犹太人。

“我看到了。”男孩说。于是，他按着音节念出声来：“奥－斯－威辛－比尔－肯－诺……”

“有谁知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车厢里有人冲男孩问。

“奥斯威辛－比尔肯诺。”男孩又重复了一遍，并厌烦地离开了车窗。

一个男人马上占据了男孩的位置。

“真是这样，奥斯威辛－比尔肯诺，”他说完，便转身离开了窗前，心情压抑地坐下。“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

另一个声音说：“可是，您还是位地理教师呢！”

“那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根据火车穿过斯洛伐克的路线判断，我们是朝东北方向走，现在可能已经到达了波兰境内。只是，德国人将这里的地名全都改过了。”

“这帮家伙也真聪明……”“烟鬼”对“地理教师”说：“已经过了四天，我们还只能在这里猜测。”

男孩们都慢慢地醒了过来。

“哎哟，我的脊柱……”莫什柯维奇嘟囔着抱怨道，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我们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这不是通过莫什柯维奇罩了层哈气的眼镜，而是通过久尔卡困倦的眼睛。慢慢地，久尔卡的脑袋歪到了一旁。

突然，画面又重新清晰起来：久尔卡醒了。天光大亮。火车继续向前开。我们可以感受到车厢里躁动不安的气氛。

“那是个工厂，还是什么别的鬼东西？”这时，一个人（不是孩子）站在车窗前说，“一大片浓烟。”他继续说。

火车朝前行驶，这时，一个拱形的阴影从列车顶上一闪而过。

车厢里的气氛紧张起来，人们都拥到了窗缝前面。

有人通报说：“大兵……房子……”

列车刹车。

刚才第一个说话的那个人又说：“我们到了。”他说完从窗前一跃，回到了车厢内。

火车突然“吱吱呀呀”地停了下来。

躁乱，紧张。人们忙着收拾行李。有几个人在整理自己的衣服。一个漂亮的年轻妇人正在对着一面小镜子梳头，涂口红，极力强调自己的线条。

人们听到一阵离自己很近的响声，有什么东西出现在门口。

突然，传来一阵嘈杂震耳的喊叫声，这种喊叫似乎是有组织的，听起来令人惊恐。

车厢那扇可以拉动的车门突然打开了。一道令人难以忍受的强光劈头射入，使人像突然失明一样地感到眩晕。

之后，我们又从客观的视角看到：久尔卡挤在人群中间朝车门挪动，他从车门高高的台阶上跳下去，纵身跃进一片炫目的阳光里，整个身影都被融化了。

第二部分

场景

纳粹集中营[①]

作者注：

“霍洛考斯特”纳粹集中营的写实画面，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描绘与所谓“沉默协议”的禁条相撞击。纳粹像车间操作一样对六百万人进行的大屠杀，不但令人无

① 从这一幕开始，我们将在集中营内看到许多囚犯的左侧胸前或右侧裤腿上都缀着颜色不同的、倒置的三角图案，德国人用这些颜色不同的“倒三角”来区分犯人的“身份”。在纳粹集中营中，囚犯大致被分为几类：政治犯，“劣等人种”，刑事犯和“孤僻者”等。“红色”代表政治犯，“黄色”代表犹太人，“绿色”代表刑事犯，“黑色”代表“孤僻者”，“粉红色”代表同性恋，有时还用“棕色”代表吉卜赛人，用“紫色”代表“耶和华见证会”等“异教徒”……
在不同颜色的“倒三角”下有一串号码，那是囚犯的编号。
另外，在不同颜色的“倒三角”上，有的还写着一个大写字母，通常是代表国家。比如，“U”代表匈牙利，“P”代表波兰，“F”代表法国……有时也用“Z”代表吉卜赛人。
不同颜色的“倒三角”还可以叠用。例如：假如一名囚犯既是犹太人，又是政治犯，那么“黄色三角”将被叠压在“红

Kertész Imre

法想象，甚至根本不可能试图去想象。这种苦难无法言述，也无法描绘。

这个“沉默协议”大约产生于七十年代，是随着兰兹曼导演的、名为《SHOA》的影片诞生而诞生的，据我所知，直到现在——除了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沉默协议”的斯皮尔伯格先生之外——从来还没有人违背过。就连拥有全部确凿可信的历史史料的沃伊达也不例外：他在题为《战后全景》的影片中，敢于描绘的也仅仅是解放后的集中营。

如果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禁条，就惟有将亲历者的证词作为证据。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努力描绘的不是“霍洛考斯特”的外景，而是在追寻一条生命的轨迹，而这轨迹则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到“集中营的存在”中去。如果我们必须要令人置信地描绘这些场景的话——因为达

色三角”的下面，形成“六角星”。
纳粹还将集中营里的犯人分成三六九等，采取用犯人管理犯人的体制，不同的“集中营管理人员”都戴着不同颜色、写有不同字母的袖标：例如此书中所提到的“集中营卫队长”、“营地卫兵”、“营地管理员”、“营帐管理员”、“营帐值班员”，以及“医生”、“卫生员”和“浴室服务员”等。他们中间有吉卜赛族的刑事犯，有犹太族的苦役犯，有匈籍、法籍，甚至德籍的政治犯……集中营中的“医生”、“卫队长”、“卫兵”等，便成了“营中显贵”，可以享受一些有限的“特权”，比如说：他们可以得到较好的营养，可以不穿成套的囚服，甚至可以用囚服的布料做“合体的工作服”。

到完全真实根本就不可能，至少我们在努力描绘这个阴沉的氛围时，要做到忠于史实、语言简练、毫不造作，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来祭奠那数百万死难的魂灵。

1. 分组

比尔肯诺。天气闷热，阳光慵倦、潮闷。

站台上。

正在对新到的劳役犯进行分组。镜头聚焦在一个被分成三排、仅由男人组成的人群上，他们正一步步地向前移动。我们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猜觉到那一望无际的平原风景。画面中，不时隐约闪现出拉在站台边缘的铁丝网、弯曲的水泥柱和挂在上边的瓷制绝缘体。身穿深浅条囚服的犯人将新到的苦役们围在中间，并一刻不停地用某种听不懂的语言下达着指令。在他们身后，站着持枪荷弹的“纳粹士兵”：虽然他们的表情并无敌意，但是警惕地监视着人群的每一个动静。

男孩们也站在人群中间。

久尔卡身边站着莫什柯维奇，身后则是罗兹。

这时，一个正在大声指挥的犯人走到了罗兹身边，他的囚服上缝着一个向下倒置的“黄色三角”，“黄色三角”上写了一个字母“P”。忽然，他十分机警地四下张

望了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纳粹士兵”。然后，他用嘴角小声地对罗兹说：

“Zescájn, Verstajszt? Zescájn（十六岁，你明白吗？十六岁）！”

“我们已经知道了。”罗兹回答说，这时，那个犯人已经走开了。于是，罗兹向站在他前边的久尔卡耳语道：“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们都十六岁……你也一样，莫什柯维奇！”

罗兹碰了一下久尔卡的胳膊，让他告诉莫什柯维奇。男孩马上将罗兹的话传给了身边的伙伴。

“站成一列！站成一列！”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队伍往前移动的速度快了起来。我们通过男孩的眼睛看到：从惊惶走动的人群中间，忽然出现了一个很坚实的“点”，一顶十分神气的德国军官的军帽和一只左右挥舞的胳膊。这时，在德国军官帽子的后面，我们看到了一左一右的两列人。在男孩右侧的一列人比较多，主要是由年长者和孩子组成；而左边人数较少的一列，主要由青壮年组成。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我们甚至还来不及反应。

因为，就在这时，一道新的命令已经下达了：“把衬衫脱下来！把衬衫脱下来！”

突然，画面又恢复到了客观的全景，镜头逐渐拉近到德国军官的军帽上。与此同时，男孩在脱衬衫。现在，站在离他前面的不远处有一个我们曾经见过的后脑勺，一个引人注目的侧影，这就是那位“专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胳膊，他的胳膊正指向右侧“不适合重体力劳动”的那组人。我们可以看到“专家”头发蓬乱、胡髭未刮的面孔上挂着绅士的微笑，同时他非常自信地向军帽的方向躬了一下身。我们看到，他的头和肩膀在军帽前非常明显地摇了一下，好像是他的手被抻了一下似的——当然，这只是根据我们的猜测，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尽管十分突然，但是镜头还是拉到了军官跟前。画面里，只有莫什柯维奇站在我们前边。这时，军官的胳膊正朝远处一指：向左（对男孩来说，向右）。

“úber zekcén（十六岁），”莫什柯维奇惶恐地试图解释：“árbeit（工作）……”

莫什柯维奇的身体也摇了一下，这个动作就跟刚才“专家”的动作一模一样。但是，我们马上看到的是一个身穿囚服者的胳膊和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手。

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观察，因为镜头已经突然拉到了德国军官的面前。

德国军官：看上去有三四十岁，是个气质儒雅、具有

同情心的男人，由于疲倦，他的神色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的眼睛很明亮，手上戴着一副很薄的皮手套，穿着整齐的“纳粹军医”制服，头上戴着德国军官专戴的前部高高翘起的弧形“大檐帽”，“大檐帽”前部翘起的部分，佩了一枚图案为“两根白骨十字交叉”的徽章。

镜头移动：久尔卡出现在画面上。男孩蓬头垢面，尝尽苦辛，神情紧张，挺着胸脯，脸上带着颇为自信的微笑。

军官将戴着手套的手指放在男孩脸上，以医生检查病人的方式向下拉了一下男孩的下眼皮，同时，用有些含糊、但肯定可以听清的声音问道：“Wieviel Jahre alt bist du（你多大了）？”

男孩抿着嘴微笑，毫不含混地回答说：“Sechzehn（十六岁）。”

军医用胳膊给他指了一下方向，但是他的手指仍停在男孩脸上，他就这样将男孩推向了该去的地方。

男孩赶紧朝已被挑去工作的那组人群（对男孩来说，左侧一列）走去，我们可以在这组人里看到不少曾在“海关署”见到过的熟悉面孔。大家都笑着等他加入自己的行列，男孩的脸上也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大家越来越高兴地叫着他

们的名字：

“克维什！罗兹！‘烟鬼’！‘丝绸小子’！”

所有的人都站在这里：他们是胜利者。他们就像刚被放到原野的小马驹，他们相互欢迎，高兴地大笑，朝空中蹦跳，兴奋地欢呼。

画面结束。

2. 临时工棚的墙边

比尔肯诺。卡朗汀劳役营。

天光渐亮。具有比尔肯诺地方特点的、用木板搭成的临时工棚。早上四点，苦役们就被从工棚里赶了出来。庭院空旷。

男孩们背向工棚的木墙，他们肩臂紧贴、相互取暖地蹲成一排，尚未升高的太阳迎面照在孩子们的脸上。他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画面冷冰冰的，拂晓的日光将一切景物都照得惨白。他们脚下的泥泞也是白色的。如果想要描绘一望无际的整片平川的话，那么编着带刺铁丝网的隔离墙、结实的水泥柱墩和通向远方的柏油马路，也都是一片冷白色。正在升起的太阳将临时工棚的木墙照得发白，而木墙的反光将男孩们的后背也映得晃白。

他们穿着深浅条相间的囚服，头发已被剃光。他们头

上戴着很不合适的囚帽，不是太大、要不就是太小。脚下穿着木头鞋子。在他们胸前，缝着一个倒置的、没有任何字母的“黄色三角”，他们还未得到苦役的编号。由于三天的饥饿，他们的脸都已经拉长，但距离那种典型的“集中营面孔”还相差很远——典型的集中营孩子的面孔像一个干瘪的老人，早就失去了任何表情。

我们通过尽可能相同的摄影机拍摄角度，看到一系列长时间的、不时断续的无声镜头。

男孩们全都沉陷到自己的思绪里。他们的视线极少落到同伴身上。他们所说的话，与其说是跟同伴的对话，不如说是各自的独白。

“丝绸小子”心不在焉地捡起石子，自己玩起了“骑牛”的游戏。

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烟鬼”的嘴里嚼着一根小木棍儿，他说：“对我来说并不惊奇。在咱们国家也有毒气室。”

“丝绸小子”漫不经心地说：“别说这种无稽之谈！”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烟鬼”辩解道：“我有理由推测，而且一直能够感觉到毒气室的存在，只是我不知道它具体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在隐瞒真相。毒气室！”继

而是一小段沉默，他接着讲，“你们生活在市民阶层的儿童居室里，喝的是加了奶乳的咖啡。可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宪兵。我什么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在这里。”

“丝绸小子”好像是在回答“烟鬼”的话，他一边玩着“骑牛”的游戏，一边独自思忖：“我们不会死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奥斯威辛——这个能够毁灭一切的集中营。不过他们说过，我们将被送到其他地方，将被送到劳役营去工作。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将是另一回事。在劳役营的生活肯定会容易得多，食品供给也会跟这里完全不一样。他们说过，我们将被送到布亨瓦尔德。这个地名听起来也好听：布亨瓦尔德，山毛榉森林。我可以理解：在这个集中营里为什么不给饭吃。因为即使给也没有意义，这里的人反正早晚也是……但是在劳役营就不一样了，因为那里的目的跟这里不一样……在劳役营，他们会给我们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工作。这个道理很简单。”

长长的沉默。

“可怜的莫什柯维奇……”罗兹说，“也许，因为他长得太丑了……他的个子太小……戴眼镜……犹太人……我喜欢他……可是现在，就因为他长得丑……就因为他戴

眼镜……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就……我现在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尽管我亲眼看到了，但还是不能相信。这不可能！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父亲为什么要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那箱马尔克林建筑玩具呢？我们为什么要在晚餐的时候点燃蜡烛？妈妈为什么要坚持使用银制的餐具？他们为什么要教我学小提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拉丁语？为什么要学习数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学奥斯威辛就够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这样跟我好好解释：'我可爱的儿子，等你长大了，你将被送到奥斯威辛，在那里你将被塞进一个毒气室……然后被烧死。'"罗兹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长长的沉默。

"另外我还听说，"久尔卡讲述道，"他们对那些将被毒死的人始终非常友善，始终让那些人感到爱和关怀，孩子们可以踢球，还可以唱歌。人们被毒死的地方，是个确实很美很美的地方，那里有茵茵的草坪与密密的树林，人们将躺在鲜花丛中……"一阵沉默，男孩陷入了沉思。"他们事先早就计划好了，"这时男孩接着又说，"就像事先早就计划好了的通行证一样，或者……比方说在这里，我们刚一到达就要更换衣服。我们要把鞋带系好……另外，还要记住自己衣架上的号码……"

"丝绸小子"不是在回答久尔卡的问题，而是对着空中自言自语："我现在还知道：我的衣架号码是——四号……"

久尔卡继续自己的独白："他们早就策划好了……"说完，男孩又陷入了沉思。"他们坐在一起，策划好了一切。他们都是一本正经的成年人。就像在电影介绍中看到的那样：那些穿着高贵的绅士们，抽着雪茄，挂着勋章。他们是指挥官。真是这样：其中一位刚想出一个毒气的主意……另一位就想到了淋浴……不过，从淋浴喷头里喷出的并不是水……第三位想到了肥皂，第四位则补充上鲜花。他们会对某一个建议争执很久，也会在某一个建议一经提出，就兴奋地赞同，并立即从椅子上跳起来，去拍另一个人的手掌。"男孩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说，"这就像我们要跟谁开玩笑一样。当然，这可不是玩笑……他们还说，这个气味……跟风向有关……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觉得这是个玩笑……为什么呢？"又是一段默默的沉思。"这是一种观念……"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琢磨，"对，这是一种思维……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指挥官想象出来，然后让士兵去完成……"

画面迅速消失了。

Kertész Imre.

3. 布亨瓦尔德 I[①]

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火车站上。白天。森林风光。在奥斯威辛的荒凉画面之后，这里呈现出一派温暖的颜色。夏日的阳光明媚地照耀着。

一队纳粹军人跑步抵达火车站。转眼之间，他们在站台上排成了一列。同时，一位德国军官向士兵简短地下达了指令：

“Judentransport aus Auschwitz – Birkenau（从奥斯威辛 – 比尔肯诺运来的犹太人到了）！”

画面出现了又由“运牛”车厢组成的列车。火车刹车，驶进站台，之后停下了。

鸦雀无声。没有人站到车窗前，车厢里没有人说一句

① 布亨瓦尔德位于德国境内，魏玛以西，只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德国纳粹政府于1934年开始在这里设立劳役营——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纳粹集中营”，囚禁了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犹太人和战俘。被杀害者达10万人。
“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为“主营”，在布亨瓦尔德附近地区还下设了一百七十四个附属的“分营”，此书中主人公后来所在的“泽伊茨集中营”就是其中之一。史料表明，共有56000人在集中营丧生，另有13000人被先后运送到其他地方。“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于1945年被美国盟军解放，解放了21000多人。

话。

纳粹士兵无声地肃立，静静等了几秒钟。

这时，一位德国军官低声、短促地向他们下达了命令：

“Ausladen, los（下车！快）！”

刹那间，站台上的气氛全部改变了。这一切发生之快，叫人难以适从。士兵们叫喊着同时跃到车厢跟前，同时拉开各节车厢的车门，以闪电的速度将身穿囚服的苦役犯们从车厢内赶了下来。所有的犯人都是一副模样，一张张面孔漠无表情。在他们中间，我们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这时，在一片叫喊之中，又传出了下一道命令：

“Alle' raus！ Fünfe Reihen！ Los（所有的人都出来！五个人一排！快点）！（后一句话重复了许多遍），Bewergt euch（别磨蹭）！”

苦役们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被编成了一个五行的队列，立即出发了。队伍仿佛被一根绳子拽着似的整齐地前进，当他们走到站台的另一端时，一对对士兵都以同样“半转身”的动作分别从两侧加入队列，每隔四排——也就是说，在每个第五排的五个犯人两侧——就有一对士兵押送。士兵与队伍大概保持着两米的距离：他们的视线一刻也不离被押送的俘虏，现在他们不再叫喊，只是用步

伐默默指挥着队伍前进的方向和节奏。在以上场景中，士兵们只是偶尔有些粗暴的举止，主要是在他们指挥苦役犯排队的时候：不时抬脚踢人，或者用枪托驱赶犯人。

（我们并不掩饰我们的目的，我们想在不做任何直接暗示的情况下，使观众回忆起匈牙利警察将犹太人从“海关署”押解到宪兵营时的“不称职”场景。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不需要使用任何的电影手段来启发观众的记忆，我们要让观众自己感觉到：是否能对这两个场景进行比较。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里需要感受到一种令人恐惧、震惊的“专业才能”——权力。）

在画面里，我们既看不到久尔卡，可能也看不到其他的熟悉面孔。

队伍从布亨瓦尔德火车站出发，沿着那条“著名的”大道朝集中营大门前进。这是一条质量优等、路面宽阔、弯曲不直的公路。即使是陡峭的上坡，也显得开阔平坦。在公路的沿途，我们可以在公路的内侧看到掩映在树林之间的别墅，那里住的是指挥部的军官们（当然，观众没有必要知道这些，只需看到那些惹人注目的漂亮别墅即可）。在公路的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小、但管理精心

的动物园，在巨型野兽中有三四只棕熊，当它们听到队伍的脚步和人声时，立即做出一副“乞讨食物”的姿态。公路在这里一分为二，在岔路口上，耸立着一座用白色石灰石塑成的雕塑。这座并非出自艺术家之手的雕塑作品，刻画的是一个躬身向前的光头年轻人，年轻人的怀里抱着一块四方的石料。他迈开的双腿和前屈的身体，给人一种向前奔跑的感觉。从人物的“衣服”上，我们隐约可以辨出条状的纹理，毫无疑问：这座怀抱沉重巨石的人物雕像，刻画的是集中营的劳役犯们。这整条道路，整幅风景，都实在令人无所适从；所有这些画面，与其说是对道路与风景的描绘，不如说是对这次残酷、恐怖、却又毫无差错的“行军”的强调。

在某个时候，可能是在火车站上，或者是在队伍刚刚离开火车站的时候，画面背后响起了男孩的独白：

“布亨瓦尔德位于峰峦叠错的山区，坐落在一个山脊之上。那里空气清新，满眼都是层层叠翠的森林，在山谷下面的小村庄里，用红色瓦片盖成的屋顶使人赏心悦目。浴室位于左侧。洗完澡后，你的名字会被写到一本很大的书里，并将得到一个‘黄色三角’、一块宽大的布片和一件深浅条囚衣。在‘黄色三角’的中央，写有一个标明你是匈牙利人的字母‘U’，在囚衣上还印着一串数字。比

如，我的上面印的是六四九二一。他们还向我建议，要我尽早逐音节地学会这个号码的清晰发音，按照德文，我的号码是这样读的：Vier - und - sechzig, neun, ein - und - zwanzig（六四，九，二一）。假如现在有谁再问我名字的话，我要回答这一串数字。在布亨瓦尔德也有火葬场，当然，这并不是劳役营设立的目的所在，更不是劳役营的实质内容和精神寄托——焚尸炉焚烧的只是那些在营里“正常死亡”的人。我可以这么讲，劳役营的生活环境比较正常。我还听说，这个劳役营已经存在了七年，而且偶尔还能看到一些过去留下的苦役犯。有时，我能够在某个穿着整洁、颇有威信的人脸上看到一种带着宽容的微笑，而他们衣服上的编号只是一千或两千，有的编号仅是四位数、甚至三位数。在布亨瓦尔德，有时在早餐的时候，居然能够意外地喝到滚烫的‘炒面汤’等。在这里我还知道，我们每人每天应该得到三分之一个面包，有时甚至可以得到半个！这跟奥斯威辛完全不同，在那里我们每天只能得到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个面包。”

现在，画面里忽然出现了一座桥形的布亨瓦尔德劳役营指挥部大楼，在楼的下边，是一扇铁制的大门，上面写着：Jedem das seine（各得其所）。

铁门敞着，里边两侧都有纳粹士兵在喊叫，数着正在

拐进大门的队伍。在他们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四方形水泥地，那是营里举行集会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看到几个穿着整齐、非同寻常的囚犯，他们头戴“无檐帽”，穿着便装上衣和犯人的裤子（或者正好相反：穿着囚服的上衣和便装裤子），每人的胳膊上都戴着袖标，袖标上写着“Capo（营地卫兵）”或者“Lagerschutz（营地管理员）”的字样。

纳粹士兵大吼着清点新来的人数，他们用带着口音的德语喊道：

“Fünfe，Zehne，Fufyehn，Zwanzig（五，十，十五，二十）！”

这时，我们在队伍中一眼看到了久尔卡。他已经走进大门，正试图跟上别人的步伐。他的嘴唇紧闭，我们只听见他的旁白声：

“总之，我可以这样讲，我很快喜欢上了布亨瓦尔德。”

画面结束。

4. 布亨瓦尔德 II。月色皎洁的夜晚

在布亨瓦尔德的集中营“大营”内，有一个临时盖起的宽敞大厅，这里是举行集会或“文艺表演”的地方。大

厅里摆了许多条长凳，前部有一个搭设的舞台，舞台被灯光照得亮堂堂的。这里已经挤满了新到的苦役犯，他们都是来自所谓集中营“小营”的、不知姓名的犹太人。他们正等着被分批装上火车，然后被送到布亨瓦尔德附近的其他劳役营。

人群十分拥挤，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在人群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两张熟悉的面孔：我们看到了来自“舍尔石油化工厂”的男孩们，但是没有看到久尔卡。他们每个人都穿着那身令人压抑的囚服，脚上穿着木头鞋，胸口上戴着倒置的“黄色三角”，“黄色三角”上写着一个大写字母“U”，下面是五位数的犯人编号。他们都抻着脑袋朝前张望，试图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台上和舞台附近，有几个已经把布亨瓦尔德当成家乡了的“营中显贵”正在忙碌着，他们有的手里拿着一张张名单，显然是在对照什么。他们的外表和穿着，与台下的苦役犯显然不同。尽管他们胸前戴着“红色三角”，但是他们都穿着很讲究的便装，犯人编号都是三位数或者四位数。他们的裤腿两侧，都用红色油漆画了一条很难看的垂直竖条，右侧的裤腿上也写着编号，上装的背部用深浅条的囚衣布料缝了一块方形的“装饰”。他们都留着头发，戴着黑色或者蓝色的“无檐帽”——即使这副打扮很不和谐，但是这些人看上去仍很神气。他们的胳膊上戴着

红色或者黑色的袖章，上边写着“营地卫兵”或者“营地管理员”的字样。

晚上，每个人都热得汗流浃背。

“Spricht hier jemand deutsch（有人会说德语吗）？”一个戴“营地卫兵”袖标的人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问道。

在佩戴“黄色三角”的人群中，有一位秃顶的、正巧站在离前台很近的中年犯人毛遂自荐。“卫兵”用十分友好的态度跟那人说了几句什么。随后，秃顶男人站到了舞台中央，举起胳膊，好像准备宣布什么公告。人群安静了下来。

秃顶男人说：

“大家注意！”他开始讲话：“卫兵先生问大家：他们想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演员、文艺工作者，或是能做类似娱乐工作的人？他们准备组织巡回演出。”

大厅里躁动起来。有人叫道：“这儿有从小瓦尔达伊城来的！科尔曼父子！家庭剧社！”

从人群里走出两个男孩和一个年长的男人：科尔曼家族的三位成员，父亲与两个儿子。两个男孩都是金发碧眼，彼此十分相像，他们很可能是继承了母亲的容貌，因为他们的面孔跟父亲的迥然不同。男人用微笑鼓励儿子，

这时，在科尔曼父子周围已经聚成了一个小剧团，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五六个年轻人。他们开始活跃地出谋划策，其中有一位年轻人一眼看到，在台上那块权当幕布使用的破布后边，居然放着一架钢琴。“钢琴！”他突然高兴地叫了起来。

转眼之间，在舞台上已经组成了一个小剧团。看上去，他们像是在排练一场演出。我们注意到，这些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已经很快投入了角色。他们简单商议了一下要演的节目，随即在台上组织了一个欢快的轻歌剧合唱团，之后，开始唱起那首令台下“观众”陶醉的歌曲。这首歌的题目是“月色皎洁的夜晚，姑娘梦见了什么”，是当时最为走红的流行曲。

独唱部分由年幼的小科尔曼担任，他仍旧保持着青春期变声前的童声高音。合唱团的其他成员则围绕着领唱低声配唱，此外，他们还表演了一些哑剧，等等。

现在，我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久尔卡身上，他穿着囚服坐在人群中间，囚服上的编码是六四九二一，他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歌曲的忧伤情调中。

慢慢的，被泪水浸透的怀念充盈了整个大厅，人们全然忘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撞开了。一队胳膊上戴着“éagerschutz（营地警卫）”袖章的犯人闯了进来，他们

手里提着棍棒，粗声喊叫："Alle' raus! Appell! Aufmarschieren（大家都出去！点名！集合）！"大厅里的人顿时陷入一片惊慌失措和跌撞奔逃之中。

画面结束。

5. 泽伊茨。茨特罗姆·邦迪。耳光

男孩的旁白：

"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我们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压抑的疲劳更令人精疲力竭的了。我们每次都被送进一个新的集中营——在奥斯维辛和布亨瓦尔德之后，我们在泽伊茨又遇到了同样的遭遇。"

摄影机开始描绘泽伊茨集中营的外景。

公路旁边是一块尘土飞扬的平地，被铁丝网割成的四方形营地就坐落在那里，营地的四角是四个装有探照灯的岗楼。在"围墙"里面，是沿着铁丝网搭成的、八顶与马戏团帐篷酷似的帆布营帐，从营地正面看，八顶营帐围成了一个开放的四方形。

在营帐前宽阔的空场上，苦役们十人一排地站成了长长一队：他们大约有一千五百人，都是从布亨瓦尔德运来的。现在，他们正等着被分到各个"布洛克"中去（"布

洛克”是人们对这些帐篷的习惯称呼）。每顶“布洛克”之间都留了四五米的距离。在这些营帐之中，有六顶是供“营员”居住的“宿舍”。从右手数：分别为一号、二号和三号营帐，四号和五号营帐在后边一排，六号营帐位于左侧：在它旁边，还有两顶朝大门方向延伸的帐篷，其中一顶是厨房，另一顶是所谓的“治疗室”。

集中营的进出口，是两扇直接朝向公路的铁网式大门。稍稍往里，在营门的右侧，是几个斜架着的、长长的白铁皮槽，在白铁皮槽的正上方，伸出一根带有许多漏孔的铁皮管，在营地规定的盥洗时间内，会从这些漏孔里缓缓射出几道味道难闻的水流。从正面看，在后排与左侧的那排营帐之间，有一个比其他帐篷之间更大的空隙。“茅房”隐在一个低矮的土堆里，在土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长棍，人们需要大便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上边。在厕所旁边，立着一个像拍打地毯用的架子，架子上面挂着一段铁轨，集中营的管理人员通常在要唤起犯人们注意的时候敲响它。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作为绞架使用。

大约是在正午。地上没有影子，光秃的营地残酷地暴晒在骄阳之下。

男孩的旁白：

Kertész Imre

"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我们这次来到了一个很小、很穷、非常偏僻、可以称之为'乡村集中营'的地方。看起来，只有在重要的集中营里才设有浴室和火葬场，在这种地方不可能找到。经过很长时间的点名、分组、驱赶和推搡之后，新来的苦役被分成不同小组，分别到不同的营帐里居住。"

在男孩的旁白下，画面上可以看到那些戴着"营地卫兵"或者"Vorarbeiter（技术领工）"的黑色袖标、装束相对像样的"营中显贵"在队列中间叫喊着跑来跑去。他们时而从前向后，时而又从侧面开始清点着人数，同时重新调整了几行队列，不时将新来的苦役们推来搡去。在这期间，画面里还不时出现了一个外表非常惹人注目的男人。他戴着"无檐帽"，上身穿着男式夹克，下身穿着马裤和长筒马靴，从上到下一身黑色。男人留着黑头发、黑胡子，有着一副典型的吉卜赛相貌；在他戴的袖章上只印了两个德语字母："LA（集中营卫队长）"；他不时地从一侧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系着银链的银色口哨放在嘴里吹响，要求大家集中注意力。他的胸前戴着一个倒置的"绿色三角"，"绿色三角"上写着一个字母"Z"[1]。

① Z为德语"吉卜赛"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男孩的旁白：

“在越来越毒烈的太阳下，我们站了很长时间，最后把两条腿都站麻了。我用目光寻找自己的同伴，但是谁也没有看到，在我周围都是些陌生的面孔。”

在五号营帐前的队列里，我们仔细端详一下久尔卡。紧靠男孩右边站着的，是一个矮个子、宽肩膀、二十四岁上下的年轻人。他的黑眼睛稍稍斜吊，目光炯炯有神，脸上又小又塌的肉鼻头看上去滑稽好笑。除了两颗犬牙之外，上部的牙齿全都不见了。他将囚帽歪戴在头上，帽子的尖顶斜到一旁。在久尔卡的另一侧，站的是一个骨瘦如柴、身材高挑、留着一脸黑色胡髭的男人，他的身体前后摇晃着，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当镜头对准他们时，那个宽肩膀的年轻人正神色无聊地瞄准好目标，然后将一口痰啐到站在他前边的那个囚犯的木鞋后边；久尔卡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认真注视着他吐痰的准确性。而站在久尔卡左边的那个男人，始终在嘴里默念着什么，身体前后摇晃，不时以一种难以言状的神经质朝身边的年轻人瞥了两眼。

“哎，你是从哪儿来的？”那个肩膀宽阔的年轻人突

然用一种阅历丰富的男性口吻询问道，他的口气好像是说：他用不着看对方一眼，就能识破对方的底细。

“我从佩斯来。”男孩拘谨地回答，当然，他很高兴有人能够主动地跟自己搭话。

“你是佩斯的孩子？”年轻人的神情变得开朗起来，“大环路还有吗？六路有轨电车还走不走？”他不等对方回答，又连珠炮似的问道，“另外，那条‘勿忘我’大街呢？”

“那里我还是很早以前去过。”男孩回答说。

“我也是。我已经四年没有去过了。说起来，我还在那儿住过呢。不过，我早晚还要走在佩斯的人行道上！”年轻人像打赌一样地补充道。

“哦。”男孩认真地应着。

“那么，你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他们把我从公共汽车里弄下来的。”

“怎么叫‘弄下来的’？”年轻人饶有兴致地问。

“是被警察弄下来的。”男孩解释道。

“警察？”吐痰的年轻人惊讶地追问，“然后你就被直接送到这儿来了？”

“当然了。难道您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以跟我以‘你’相称，”年轻人向男孩伸出手，“我叫茨特罗姆·邦迪。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已经跟

Kertész Imre

你讲过了，我在乌克兰的劳役营里呆过四年。”①

“你没跟我说过。”男孩指出。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我在那儿呆的年头真不算少。”

“你在那里干什么？”男孩好奇地问。

“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挖地雷。”

男孩笑了，好奇地问：“地雷怎么挖？”

“以后有时间，我会教你的。只需要一把铁铲和一根电线。当然，还需要幸运。这些东西有的是……”

“那么……”男孩刚要开口说什么，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眨眼之间，鬼知道那个身穿黑色骑兵服的家伙究竟是从哪里突然出现我们面前。他大声喊了一句什么，我们很难看清他像闪电一样挥动的手掌。这时，男孩被一个耳光打倒在地，脸上现出惊恐和愤恨。

“狗娘养的……”他无法自制地小声骂道。

① 二战中，匈牙利政府屈从于以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为首的“轴心国”，于1941年6月对苏联正式宣战，许多匈牙利人被派到前线的“苦役营”工作。根据作者的同名小说的描述：当匈牙利刚被卷入战争时，茨特罗姆·邦迪就被招到乌克兰前线挖地雷，当时只有21岁。4年后，他们的任务逐渐被德国士兵取代，由于他是犹太人，所以被直接从乌克兰送到了德国境内的集中营。

“Was sagst du（你说什么）？”穿骑兵服的男人用威胁的口吻咆哮道，“Was hat er gesagt（他说什么）？”他恐吓地将脸转向周围的人，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

突然，从男孩的后排有一个男人帮他们解释说：

“Es tat ihm sehr weh, hat er gesagt（他说，他很遗憾）。”老科尔曼——小科尔曼兄弟的父亲——打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立正”，用十分敬重的口吻回答说。

“Was? Du Scheisskerl, du（你说什么？你这个只会尿裤子的家伙）……”黑衣男人威吓地朝老科尔曼走去，这时，他的目光忽然被美貌的小科尔曼兄弟吸引了，肚子里的话突然被堵在了嗓子眼。随后，他用一种强做的、稍稍柔和一些的眼神，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那对始终坐在地上的少年脸上。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突然从某种魔法中挣脱出来似的，又开始继续吼叫：

“Wird es hier keine Ruhe geben, Schweinehunde, werde ich euch zeigen（在这里你们甭想安生。你们这些猪猡，狗崽子，以后我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他歇斯底里地喊道。

“疼吗？”茨特罗姆·邦迪撇着嘴角，向正从地上吃力爬起的久尔卡询问。

“一点儿也不疼！”男孩特别认真地大声说。

“那你把鼻子擦一下，”茨特罗姆·邦迪对他说，“赶紧把头朝后仰……”他补充道，因为这时他看到男孩的鼻子在流血。

“你们现在怎么还不安静一下？这样会给大家惹来麻烦的……”站在久尔卡左侧的男人用很特别的、像唱歌一样的匈牙利语抱怨道。

“别理他。”茨特罗姆·邦迪小声说。

“他是谁？”男孩问。

“谁也不是。一个‘芬兰人’。”茨特罗姆·邦迪说。

“可是，他说的是匈牙利语。”男孩感到纳闷。

“当然了，他本来就是匈牙利人。他的名字叫芬·敏卡契，”茨特罗姆·邦迪解释说，“是个虔诚的教徒。”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对坐在身后的老科尔曼说，“谢谢您。我们不懂德语。”

“我懂。”久尔卡说，“那个畜牲！”他补充道。男孩指的是那个穿黑制服的家伙，一边说一边擦着鼻子。

“不用说，那家伙是个同性恋。”茨特罗姆·邦迪稍稍将头凑近后排的科尔曼父子，强调说。

“同性恋，这是什么意思？”男孩始终擦着鼻子。

“哦，算了，这无所谓。”茨特罗姆·邦迪说，“那家伙活像个马戏团里训马的。”他继续嗅着空气中的气味

说，“一股香水味儿……真见鬼，他从什么地方搞来的香水？难道他也是犯人吗？”

“他是个集中营卫队长，”老科尔曼向两个儿子悄声解释，同时，尽量让茨特罗姆·邦迪和久尔卡也能听清他的话，“你们看到没有，他戴的是一个绿色的三角？”

“看到了。”年幼的小科尔曼说。

“这表明，他是个刑事犯。这里只有刑事犯使用绿色的标志。”老科尔曼解释说。

“原来他不是犹太人？”年长的小科尔曼吃惊地问。

“你们看好了！”茨特罗姆·邦迪断言道，“在这里，性变态的抢劫杀人犯是最高的执法者。”

“这是在集中营，不是在疗养院。”旁边有个秃顶的男人插言道。在布亨瓦尔德，我们曾看到他为带袖章的人做过翻译。

“以后你要把嘴管严点儿。”茨特罗姆·邦迪对男孩说，“你看看我的牙。”

“看什么？你根本就没有牙。”男孩笑了。

“是被他们打掉的。”茨特罗姆·邦迪说。

“在哪儿？”男孩吃了一惊。

“在乌克兰，”茨特罗姆·邦迪答道，“因为刚开始时，我也经常还嘴……”

画面结束。

6. 灰色工作日

黑暗。凌晨尚未破晓。浓雾缭绕。

一个人影出现在大雾之中。探照灯光刺破了黑暗。根据这个人影我们隐约可以辨出，他是“集中营卫队长”，那家伙正朝“拍打地毯用的”支架方向走去。

男孩的旁白：

“我到了泽伊茨才知道，原来苦役犯每周也有工作日，甚至可以这么说，对真正的苦役犯来说，只有灰色的工作日……”

“卫队长”走到支架前。与此同时，从营地四角的岗楼上，四只明亮刺目的探照灯一同聚焦在泽伊茨集中营的中央空场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的话，可以看到有人坐在厕所的长棍上，另外一些人则排着队在旁边等候。

“卫队长”掏出银色口哨，使劲吹了起来。随后，他又用一根铁棒开始敲击挂在架上的那节铁轨，声音响亮刺耳。顿时，整个营地都不可名状地躁动起来。“卫队长”手里拎着马鞭，径直朝离他最近的那顶营帐冲去。

天光开始发亮。

五号营帐内。这顶帐篷里住了大约有三百人。从帐篷的门口往里，四层的床铺夹着一条过道，床铺就像在轮船的卧舱里一样彼此相接。在每块狭窄的铺板上，都睡着，或者说是住着四个人。在用隔板相间的铺位上撒了一些稻草，上面铺着麻袋布，靠外侧的部分，还可以看到用稻草填充的所谓的“枕头”。此外，还有用麻袋布做成的、两个人才能分到一条的破毯子。

早上起床的时间到了。到处是地狱般的混乱与叫喊。那个我们最初曾在布亨瓦尔德、后来又在泽伊茨的场景中看到过的“秃头”，现在他的胳膊上戴了一条写着“Blockalterter（营帐管理员）”字样的黑色袖章，手里提着一根棍棒。在他身边站了两个助手，分别戴着写有“Stubendienst（营帐值班员）”字样的袖标。他们正“叫”囚犯们起床。“秃头”手中的棒子在那些正往起爬、或者正准备起床的犯人中间挥舞，有的“贪睡者”则被他拽着双脚从铺板上拖了下来。所有这些场面，使人感觉到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痛苦经历”，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场景。画面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快地切换，没有强调任何的个体。

“快点儿，小家伙，我们赶不上咖啡了！”茨特罗

姆·邦迪催促道。这时，久尔卡已经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正在费力地把脚往木鞋里塞。

在上述这些、甚至还可以在下列将要展示的画面背后，响起了男孩的旁白：

“我很快意识到——而且完全是自己意识到——我在奥斯威辛听到的那些关于劳役营的传闻，从某些角度来看肯定有些夸张。至于其夸张的程度、尤其是因此得出的后果，我还不能马上说清——而且也不可能马上说清。总之——对我来说，绝对的准确是最重要的……”

在男孩旁白的同时，出现了下列一组画面：

在六顶营帐围出的空场上站满了苦役犯。天光已经大亮。戴着“营帐管理员”和“营帐值班员”袖章的家伙正从铁锈色的长形金属罐里舀着所谓的“咖啡”。罐子摆在地上，那些“营中显贵”们用长柄的金属勺分着那些黑色液体。说是勺子，但从形状上看更像漏斗。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尽管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所谓的“完全写实”，但是画面中出现的所有服装和所用的道具，都要经过绝对准确的考证。在选取这些道具和服饰的时候，容不得任何想象的成分。）

金属罐在前面被摆成一列。我们恰好注意到，“秃头”正往“倒霉汉”的饭盒里盛咖啡，他突然吼了起来：

“我说了多少遍，把饭盒放在罐子的檐儿上！”他用力舀了满满一勺咖啡，然后朝那只没有端好的饭盒里倒去：咖啡溅到了对方的衣服和脸上。

厕所前边，摩肩接踵地等着一群人。男孩也挤在里边，此外还能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不停地跺脚，不耐烦地催促：“怎么回事？怎么还坐在那儿？要不要我拿把剪子来？”等等。

没过一会儿，那些管事的家伙们也吼了起来，很快，其他的人也跟着他们叫喊：“Appell！Antreten（点名了！快往前走）！”

人们不情愿地开始排队。

“卫队长”出现在空场里，手里拎着锤子，身边跟着一两个戴着“营地卫兵”和“技术领工”袖章的家伙。人们以闪电般的速度站好队。在每顶帐篷前，都站了一名“营帐管理员”和两名“技术领工”。

五号营帐前。我们可以看到久尔卡、茨特罗姆·邦迪、科尔曼父子和那个绰号为“芬兰人”的家伙，“芬兰人”仍旧有节奏地晃着腰，嘴里喃喃不绝地念着祷告词。偶尔，我们还能瞥见“烟鬼”的面孔，以及远远站在另一顶营帐前的“丝绸小子”。

人们麻木地站着。

这时，三名纳粹士兵朝五号营帐方向走过来。动作傲慢，气势逼人。

令人窒息的沉寂。

当三名士兵走近五号营帐时，“秃头”高叫起来：“五号营帐！……注意！……脱帽！”

囚犯们头上的帽子顷刻像被风刮飞了似的。久尔卡不是在打盹儿，就是在走神，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举手，茨特罗姆·邦迪已经一把扯下了他头上的帽子。

这时，两名士兵从两侧走进队伍，十人一组地清点人数，第三名士兵负责清点前排的人数。绝对的鸦雀无声。此刻，那名清点第一排人数的士兵走到一个苦役跟前，问：“Warum bist du nicht rasiert（你为什么没有刮胡子）？”士兵说着挥手扇了对方一个嘴巴，那人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士兵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

男孩的旁白：

“清晨的点名报到通常很短促，因为毕竟还是工作紧要……”

画面断续而匆促：

劳役队伍从集中营大门走出，然后朝左，径直走上了

公路。队伍两侧都有纳粹士兵随队押送。

在公路的右侧，出现了一道一眼望不到头的围墙：这里是工厂区。

队伍从一扇侧门拐进了工厂。

在一望无际的工厂区内，无序散落着一栋栋厂房。车间，柏油路，栅栏和巨大的冷藏塔。路上停着吊车和掘土机，上方架着弯曲伸延的管道。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牌："Rauchergrenze（禁烟线）"，"Achtung! Eintritt verboten（注意！严禁人内）！"沿途，还能看到许多扎在矮棍子上的、形状跟罐头相似、但体积要比罐头大许多的金属罐，这些都是在接到防空警报后用来喷放烟障、掩蔽工厂的烟幕弹。随处可见正在忙碌工作的各种专家和身穿便装的普通工人。许多建筑躺在废墟之中，到处悬着断裂的管道，一派空袭后的凄凉街景。

男孩的旁白：

"苦役队伍是否在厂区里出现，总是个令人兴奋的问题。"

一系列无声的画面：

队伍刚走进工厂区，就开始解散了。穿便装的工人和士兵将他们分成许多小组，分别带到不同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茨特罗姆·邦迪和久尔卡所在的小

组，他们站在一节停在铁轨上的货车车皮前。车皮里装着铺垫铁轨路基用的灰色碎石子。

苦役们手中都执着铁叉。

一位年长些的纳粹士兵负责监管他们的工作。那里还站了两个穿便装的技术人员，他们正用手比画着，向那名纳粹士兵解释什么。

夏日的阳光强烈刺目。

“好，我懂了，我们要把车上的石子卸下来。”茨特罗姆·邦迪发话说。

“堆成四堆。”被德国人当翻译使用的老科尔曼补充道。

“我们想堆几堆，就堆几堆。”茨特罗姆·邦迪说，“你能不能问一下这位先生，我们可不可以脱掉外套和衬衫？”他一边说，一边开始解囚衣的领扣。

纳粹士兵明白了他动作的意思，阴沉着脸，一声不语地点了点头。

“喏，”茨特罗姆·邦迪说着已经解开了囚衣，“这混蛋看上去还不错。”

男孩们这时也都抄起铁叉，大笑着，脱掉了衣服。

惟独那个“芬兰人”没有脱下囚服。

茨特罗姆·邦迪对他说：“你铲东西的时候，要不要我给你拿一件长袍来？再戴上一顶裘皮帽子？”

“芬兰人”一声不语地啐了口唾沫。

茨特罗姆·邦迪已经抄起了铁叉：“来吧，让他们看看，咱们佩斯人到底能干什么！”

“可是，我们是小瓦尔达伊人。”年幼的小科尔曼纠正说。

“那是一回事。” 茨特罗姆·邦迪应道，这时他已经挥动铁叉，使出惊人的气力开始工作。两名穿便服的专家惊叹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赞赏地点了点头，然后走开了。

整个小组都在卖力地工作，试着跟上茨特罗姆·邦迪的节奏。

画面背后响起了男孩的旁白：

“不管在什么地方，即便是在集中营里，我们最初也都怀了良好的愿望——至少，这是我的体验。首先，我成为一个足够合格的奴隶，以后的事情顺其自然——大体上讲，这就是当时我对自己处境的理解，从而决定了我如何继续自己的囚徒生涯。同样，从别人身上，我也得到了类似的看法。我一点也不认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这只不过是环境所致，环境所迫。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如果我们严格遵守已经确定了的编号序列排队的话，那么，报到的时间就会缩短——至少最初如此。如果我们在

劳动时足够卖力，我们就可以避免像挨打之类的霉运——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即使我从不相信，但这是一个确凿的现实：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恪守的一定的规则与规范，都不会像被监禁时这样显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德……”

画面上出现了茨特罗姆·邦迪的面孔。我们看不到他在向谁解释：看上去，他好像是在对电影院里的观众说话。他的独白没有片刻是自闭的内省，相反，他倒像一位生动的讲演者，正用绘声绘色的表情吸引听众（或说是电影院里的观众）的注意。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自暴自弃，”他说，“不管怎么样，以后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从前没有过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有。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在乌克兰漫长的三年的？最重要的是清洗。不管是在冰霜雪雨，还是在酷暑严寒，我们总要清洗。这样你身上就不会长虱子。另外，你总要在口袋里揣一片面包。什么？你问这片面包从哪儿来？要从你头天的人头定量里省下来。当然，那点面包肯定很少，我的小兄弟，因此我们才要有计划地分配用餐。我们不但要匀出一份留到早上，而且在午休时也不要光看着别的人吃。只需要一口，用不着太多。但是，对你的自尊来说，这一口非常重要。你明

白吗？你知道什么是自尊？自尊，就跟面包和热汤一样重要。你想回家吗？你想有朝一日重新走在佩斯的人行道上吗？如果没有自尊，你就不能实现你的这些愿望，伙计……你看！”

画面展开。工厂。午餐休息。

在一块尘土飞扬的空场上，苦役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躺着。除了他们之外，镜头里还能看到两三个单独聚在一起的工人小组，那些人也是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躺着。在每组人群附近，都有一两名负责监工的纳粹军人。那位年长的纳粹士兵也在其中。士兵们坐在马扎上用午餐。也有几名苦役在嚼面包，每嚼一下，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聚精会神地品味着。其他的人或在打盹儿，或在聊天……

在茨特罗姆·邦迪附近，坐着久尔卡、科尔曼父子、“芬兰人”和“丝绸小子”等。

茨特罗姆·邦迪正指着一个离他们不远的工组说什么。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有几位形象可怜、无人慰藉的男人一言不发地躺在地上。远远看去，令人惊骇。他们都是些中年人，一副副早衰的面孔，一个个耷拉的肩膀，脏腻的囚服怪异地挂在他们的骨架上。在他们绝望的脸

上，耸着直挺的尖鼻子，两个眼眶深深塌陷，他们的手上、脸上、浑身上下都沾满泥污，头上的囚帽歪到了耳朵上。他们中的一位正端着饭盒哆嗦着喝水，他准备坐下，但是由于双腿打颤，险些跌倒在地。另一个男人正用一侧臂肘撑着地，正卧在那儿吃昨天剩下的煮土豆皮，饭盒里的剩饭不但是凉的，而且很脏。在他身边，有的同伴正忌妒地注视着他。

“他们都是穆斯林。”年纪稍大的小科尔曼说。

“但是，伙计，他们这样首先要丢掉自尊。”茨特罗姆·邦迪说。

“你是指穆斯林吗？”久尔卡问。

“他们哪里是穆斯林，全都是‘里戈城’的犹太人。”老科尔曼解释说，“他们是集中营里的老住户了。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待遇。”他马上又补充道。

小科尔曼兄弟讥讽地笑出了声，笑声中稍稍带了一点点敬爱，因为他们很了解父亲的乐天派性格。

“他们现在的待遇确实好些了，”老科尔曼强调说，“就拿空袭来说吧，他们也被炸死了不少人。”

“对了，我听说这里有一个什么‘能源供应站’。”年长的小科尔曼又说。

“这个我也听说了。”“丝绸小子”附和道，“他们说，再需要一个月才能建起来。不过就在第二天，出现了一架美国飞机……”

“但那只不过是一次例行飞行。”年长的小科尔曼打断他说。

“而且不偏不倚地给炸掉了。”“丝绸小子”哧哧地笑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得意地笑了。生活也应该给他们这一点应得的满足。

“你看！”久尔卡捅了“丝绸小子”一下说，“‘烟鬼’！”他用手指着一个离他们较远的、看不大清楚的人群。不过，他们很可能是看见了“烟鬼”。

“他现在还抽烟呢。”“丝绸小子”说。

“他用自己分到的整份面包，跟‘芬兰人’换了五根香烟。”茨特罗姆·邦迪说，随后将脸转向”芬兰人”问，“对不对？”

“芬兰人”没有应声。

“为那五根香烟，你要了多少面包？”茨特罗姆·邦迪又问。

“我没有香烟。”“芬兰人”说。

“假如你有的话，你想换多少面包？”

“芬兰人”仍不回答。

这时纳粹士兵站了起来，命令道：“Arbeitskommandos!

Antreten（劳工队！列队集合）！”

画面重新回到卸货的车斗旁。

下午。所有的人都已经赶不上茨特罗姆·邦迪的节奏。“芬兰人”怨愤地用嘴角小声地嘟囔：“我们不需要这样卖劲儿的匈牙利人……干吗不省一点儿力气……你给那些家伙铲地？到头来你们还都是犹太人……”

久尔卡停了下来，仔细检查着手掌，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一个纳粹士兵挪了下身子，冲男孩问：“Was ist los（出了什么事）？”

男孩丢下了手里的铁叉，像一个诉苦的乖孩子，微笑着将手掌伸给纳粹士兵看。他的手心被铁叉的木柄磨出了血泡。

那名士兵也怔了一下，然后像无赖一样拽了下步枪的背带，面带威胁地朝男孩跨近一步，喝道：“Los！Arbeiten（快！干活）！”

久尔卡重新拾起铁叉。当男孩弯腰的时候，他肯定那个士兵没有看到自己脸上倔强、嘲讽的苦笑。

男孩的旁白：

“在初到泽伊茨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体

验，并未能真正地让我们动摇。后来，我跟茨特罗姆·邦迪将那段时光称做‘黄金时代’。由于还算过得去的生活环境，以及与之相伴的些许幸运，泽伊茨对我们来说，还算是个可以忍受的地方。毫无疑问，在我们有朝一日将自己从那些体验中解脱出来之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当然……”

7. 这是最可爱的一个小时

男孩的旁白：

“每天，在从工厂回家与晚间点名之间，总有一段令人兴奋活跃、相对自由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每天我在集中营里最期待、也最喜爱的一个小时——通常来说，晚餐时间也包括在内。”

在男孩的旁白下，镜头像一双记忆的眼睛，从远处的某个角度俯瞰集中营全景，无论如何我们要摆脱所发生的这一系列情景的“现实视角”：苦役队伍从工厂出来，走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队伍两边跟着纳粹士兵。黄昏，夏日的夕阳洒满了金辉，公路上扬起的尘烟，弥漫在队伍的头顶。

队伍走到集中营门口，拐进大门。两侧的纳粹士兵

（有时是无声地）点着队伍的行数："Fünfe，Zehne，Fufzehn，Zwanzig（五，十，十五，二十）……"队伍刚一穿过大门，士兵们就已清点好了人数，队伍随即解散，大家散布在营帐之间的空地上。

在涌向厕所的人群中，我们可以看到茨特罗姆·邦迪和久尔卡等。我们听到茨特罗姆·邦迪兴奋地叫喊，同时，他为自己挤着地方："快让开，你们这些穆斯林！"

之后，久尔卡和茨特罗姆·邦迪就着吝啬的水流粗野地洗手。茨特罗姆·邦迪用顽劣的眼神打量着男孩，这时我们又听到他尖叫的声音："把你的鸡巴也洗一洗，那里长了虱子！"

随后，他们抖着四肢，将身上的水珠在温暖的阳光下晒干。此刻的阳光，仿佛是老古玩店里的金粉——似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时，响起了男孩拘谨而遥远的声音，无论是这抹阳光，还是这段旁白，都将现实研磨成了回忆：

"现在，这个特别的一个小时开始了，大家利用这一个小时处理琐事，开玩笑，发牢骚，碰面交谈，互通消息，或者做一些私下交易……"

此刻的泽伊茨集中营，稍稍使人回忆起烧砖厂的情

景：拥挤，熙攘，交头接耳的人群以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琐碎场景。画面上引人注意的是：在苦役们囚衣下的皮带上，都系着铁锈色的圆形饭盒；在囚衣的上边口袋里，都插着没有光泽的、笨拙的金属勺。

（不管这种充满怀旧情调的画面有多么动人，但我们必须保持影片言短意深的风格。）

在空场中央，“倒霉汉”偶然与久尔卡撞了个满怀：“嘿，是你啊……”他高兴地问，“从烧砖厂一起来的人还有谁？你们住在哪顶帐篷？”

“五号帐篷。”男孩回答。

“真可惜，我住在六号。”男人沉吟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被搞混了，所有的人都被搞混了。”他伤感地点点头，“在‘海关署’的时候，我们有谁能够想到今天？”随后，他的神色突然变得轻快起来，“你知道这个U是什么意思？”说着，他指了指自己胸前戴着的“黄色三角”。

“当然知道，”男孩答道，“Ungar，是匈牙利的意思。”

“错了，”“倒霉汉”的脸上绽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他说，“Unschuldig，无辜！”他苦笑着闪到了一

旁。

男孩有些惊诧地看着他的背影。

男孩的旁白：

“我发现，这个想法使他感觉良好。但是到底因为什么？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无辜’会使他感觉良好呢？不过，世界上有谁能知道‘固执’的所有变形呢？假如我真知道的话，我也会在泽伊茨，在诸多的变形中选择一种。就连茨特罗姆·邦迪，也使我感到有点吃惊……”

茨特罗姆·邦迪的腋窝下夹着一个集中营面包，身边跟着久尔卡，正穿过空场，朝五号营帐走去。男孩的视线无法从面包上移开。

“嘿，别这么看我，等我们喝完了汤再分它也不迟。我不会把你明天的那份面包吃掉的！”

男孩笑了。

茨特罗姆·邦迪开始像唱歌似的哼道：“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我们挖地雷／但是／即使在那里／我们也不是懦夫……”

“你总是唱这句。”男孩说。

“这是首乌克兰小调。”茨特罗姆·邦迪告诉同伴，随后又接着唱下去，“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位战友，一个伙

伴 / 我们就会向家乡传信 / 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 / 亲爱的祖国 / 我们永远不会背叛你 / 永远不会……嘿，你怎么了？”

“没什么，”男孩解释说，“只是，你唱歌的时候，总让我想起那个宪兵。我跟你讲过，就是那个不肯给我们水的家伙，他跟我们说：我们也是匈牙利人。”

“是啊，我们是匈牙利人。”茨特罗姆·邦迪用发誓般的口吻说，“总有一天，我还会走在‘勿忘我’大街的人行道上！”

这时，在宽阔的空场上犹如刮起了一阵暴风雨，人群像被旋风席卷了似的骚动起来，到处响着“晚饭！晚饭”的叫喊声。送餐的人从厨房出来，他们被盛满晚餐的沉甸甸大锅压得步履蹒跚。他们有的将大锅挂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扛在肩膀；有的则是两个人一起用手抬，每人端着铁锅的一只耳朵。一眨眼的工夫，营帐前面就已经排成了长长的一列。

戴袖章的“秃头”手里拿着一只大勺，像马戏团的驯兽师一样站在饥饿的人群前面。在他的脚前，一只敞着盖的大锅热气腾腾。

“你们要是不排好队，我就不会开始分饭！”“秃

头”训道。说着他一跃向前，用饭勺的金属长柄朝人群中乱舞，“站好队！你们听见没有?!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大声地吼叫。

“在国内，他是最受欢迎的律师之一。”老科尔曼在队列里小声告诉茨特罗姆·邦迪，“我真是不明白，唉，真不明白。”他困惑地摇摇头。

久尔卡、茨特罗姆·邦迪和科尔曼父子等正坐在地上一勺一勺地喝汤，并用狡黠的语调品评着。

“这是萝卜汤。”久尔卡说。

“这汤是我最喜欢的。”年幼的小科尔曼说。

“这汤够稠的。”老科尔曼舀起一勺热汤说，“你看，这里居然还有一整块肉！”说着，随即将肉块放到了小儿子的饭盒里。

他们喝完汤后，接下来是一系列独特的、仪式性的动作：他们先用食指的指间关节贴着饭盒的内壁将盒内的残渣刮到一起，然后再仔细地将残渣从手指上舔净。

“Appell！Appell（点名了！点名了）！”到处响起声嘶力竭地喝喊，缭绕不断的回声，逐渐将我们带入了回忆的迷茫中。叫喊声越来越小，最后终于被男孩孤独的悄声自语代替了：

男孩的旁白：

“点名！要点到什么时候，那就要看我们的幸运了。不过，在一两个小时，哦，顶多不超过三个小时之后，昏暗的营帐里便响起了嘁喳的低语声——现在到了人们聊天的时候，大家聊起过去，聊起未来，还聊起自由。我从聊天中了解到：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的人在国内的生活都很幸福，而且都很富有……”

8. 木匣里的思考

营帐里。晚上。在狭长的走道两边，是两排四层的床铺。

镜头推进一个个像木匣子一样的铺位，我们可以看到细碎的动作，听到窸窣的声响。有的人脱衣而睡（只穿着集中营囚犯的衬衣和短裤），有的则和衣而眠，在他们身下铺了一块粗糙的麻袋布。在一个铺位里，我们看到有谁正在翻身，这个镜头只是匆匆而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匣子”里的其他三个人都要跟着他一起翻身。

通过这些镜头，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里困苦的氛围，熏人的汗臭和人们的疲劳。这些画面，就好像是一声充满怨艾的呻吟。

“现在这时候，佩斯的街灯已经亮了。”茨特罗姆·

邦迪幻想着，“你还记得那个‘施莫尔牌鞋油’的广告吗？”

“‘施莫尔’……那是什么？”久尔卡问。

“每天晚上，都有一架亮着灯的飞机在奥克托宫路口上空盘旋。”茨特罗姆·邦迪回忆说。

“哦，想起来了。”男孩应道，“由于夜里禁止点灯的缘故，很早以前就已经没有了。”

“你总说一些蠢话。‘禁灯令’很快就会结束。”茨特罗姆·邦迪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女人们都开始上街约会。高跟鞋的后跟敲在路面上……”又是一阵短短的沉默，“我还会再到‘勿忘我’大街的人行道上溜达的……”

我们看到营帐的篷顶上缠着浓密铁丝网，蓝色灯泡的光线凄凉惨淡。一块德文木牌上写着：“Ruhe im Block（营帐内保持肃静）！”

老科尔曼筋疲力尽地躺在“木匣”里。我们随着他的视线，将目光盯在帐篷顶上。我们看着用铁丝网罩着的灯泡，感觉它也变成了集中营内的囚犯。

“‘勿忘我’大街，”男人嘟囔着，“其实是一条很脏的小巷，他之所以想看它，是因为他曾在那里居住过。话说回来，这并不是个什么庞大计划。他的最终目的，是想看一条小街，看一个女人，或者是看看家里的

书房……漫长的冬日午后……我已经很难再想象出别的什么了……”

老科尔曼的视线在斜下方的床铺上缓缓游移。从远处，我们看到一组“芬兰人” 正躬着腰，嘴里像唠叨一样地祈祷，其中几个人像是在摆弄一张毯子，似乎要在这顶帐篷里建造一个避难的角落。

“在这些人身上，承载着犹太祖先的命运。”老科尔曼继续默默地冥想，“种种的打击、种种的迫害……其实，这算得上什么？想来我们在地球上反正也只是暂时逗留。只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即使在这里，也要保持犹太人自己的饮食规则……即使在这里也不吃犹太教禁忌的食品……他们一直在顽强地坚持着，因为他们抱着自己坚定的目标。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能够支持其生存的愿望……每个人都需要有个什么，以此来维系他们的精神。”

一阵沉默。

“只是，在我的脑子什么愿望也没有。”说罢，他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声苦涩地叹息。

老科尔曼闭上了眼睛。这时，他的一个儿子翻了一个身，不小心碰了父亲一下，老科尔曼突然惊醒了：

“怎么会没有？”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顿时满脸惊骇，“我怎么会没有目标呢。”他不无自罪地小声唠叨，“我要把两个儿子带回家！”

寂静。

镜头从上面俯视：

刚才看到的那组“芬兰人”。他们当着“值班员”的面，用毯子围成一个角落，坐在这群人中间的是我们曾在烧砖厂见过的那位犹太神甫。他们只点燃一支蜡烛，并谨慎地挡住火苗的微光。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囚帽。他们在轻声默念，音调平板单一，偶尔会突然提高吟咏的声音：犹太神甫在主持敬主仪式。

久尔卡探出脑袋朝下铺张望，他的脸上漠无表情。在男孩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几张面孔，但全部都是陌生人。

有谁用很虔诚的语调说：“今天是星期五。”

另一个声音问：“是哪个星期五？今天几号？”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男孩缩回脑袋，重新躺好。

画面逐渐地模糊，消失。

9. 饥饿状态 I

画面突然更换：早上。

在六顶营帐前面，苦役们组成了六个方阵。他们已经

在那里站了很久。由于人们的过度疲劳，队列也随着他们身体的摇摆而摇摆。

这是一次十分严厉的、名副其实的“点名”。

三名纳粹士兵在清点站在六号营帐前的队列人数，两名士兵从两侧开始，另一名则从前面。队列的正前方，站着一名纳粹军官，他的手里提着一根白色的、用皮条编成的鞭子。六号营帐的“营帐管理员”和两名“值班员”十分惹眼地站在队列的最前面，他们不由自主地僵立着，姿势痛苦，一动不动。

在五号营帐前的队列里，我们可以看到：茨特罗姆·邦迪、久尔卡、“芬兰人”，以及站在他们身后的科尔曼父子。无论在他们的脸上还是体态上，都已经发生了深度的变化，每个人的身体都明显衰弱，身上的囚服破旧肮脏，在不少人的脸上和衣服上，都带着洗不干净的污迹——油污或沥青之类的劳动痕迹。

“芬兰人”前后摇着身子念着似乎永远不可能念完的祈祷词。他不时用余光观察着身边的久尔卡，尤其是茨特罗姆·邦迪。在默祷期间，他抓住一个合适的机会，用嘴角小声地对久尔卡说：“有汤要卖……”他说话的样子似乎不想让站在男孩旁边的茨特罗姆·邦迪听见。他的声调像唱经一样地平板单调，带着匈牙利北部犹太人说匈语时所特有的语调。

男孩朝茨特罗姆·邦迪瞄了一眼，随后将灰涩、饥饿的面孔转向“芬兰人”，小声问：“你有多少？”男孩问话的样子非常谨慎，生怕被茨特罗姆·邦迪察觉。

这时，六号营帐前终于有了一些动静。三名纳粹士兵已经清点完人数，做了一个“毫无结果”的手势。手提鞭子的纳粹军官踱步走到“营帐管理员”跟前，跟他说了两句什么，然后将视线移到手表上：显然，他给了对方一个时限。

“看样子，他们那儿又出了什么麻烦。”五号营帐前的队列中有人猜测。

“有一整饭盒，”“芬兰人”小声地告诉男孩，“还有萝卜汤。”他怂恿似的又添了一句。

“我打赌，肯定又有谁藏了一支雪茄。”茨特罗姆·邦迪对男孩说。他的声音沉闷迟钝，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活力，听上去好像是个正在与病魔较量的病人。

“或者又死了人。”老科尔曼反驳说。他的目光空洞，疲惫的脸上流露出一股无言的思乡之情。

“胡扯！即使死了人，也早就该找到了。”站在同排的一个男人抱怨说，“恐怕尸体正躺在哪儿睡觉呢。”随后，他的语调变得更加怨愤：“我们从凌晨开始就一直站在这儿了。”

“什么价？”男孩悄声问“芬兰人”。

这时，那个一身黑色骑装的“集中营卫队长”出场了，身边跟着两名戴着“卫兵”袖标的家伙，其中一个的囚服熨得笔直，另一个则穿着半身囚服、半身便装，三个人的手里都拎着棒子。他们跟着六号营帐的“营帐管理员”和两名“值班员”一起走进了帐篷。

就在这时，年幼的小科尔曼跌坐到地上。我们几乎认不出他的面孔，已经很难辨出他在以前场景中出现时的模样。他的父亲和哥哥试图将他从地上拉起来。

“我的儿子，”老科尔曼小声说，但是从他莫无表情的面孔上看，好像他并不是在跟自己的孩子说话：“很快就要结束了。你再坚持一小会儿……点名马上就会结束……”

“半份面包。”“芬兰人”又小声说：“还有植物黄油……”

“什么？”茨特罗姆·邦迪抬起了眼皮。

“有汤要卖。”“芬兰人”突然用唱经似的音调不假思索地答道，脸上显出一种果断的神情。

“混蛋，我们不喝汤都要往厕所跑。”

“芬兰人”啐了口唾沫。

“你跟他买过吗？”茨特罗姆·邦迪突然面带狐疑地转向男孩。

现在，从六号营帐的方向传来一阵叫喊。“卫队长”

和他的帮手一起从帐篷里拖出一团破布似的东西，并像丢一件没有生命的行李一样将它摔在队列前排的一端。这时，那团“破布”发出一声呻吟，鲜血流淌。透过血污，我们隐约辨出“倒霉汉”的模样。

纳粹士兵又重新清点了一遍人数：加上躺在前排角落的“倒霉汉”，人终于到齐了。

德国军官大喊一声：“Lageraltester! Ausmarschieren lassen（卫队长！现在下令出发）！”

“卫队长”也随声喝道：“Achtung！Arbeitskommandos antreten（注意！劳工队列队出发）！”

队伍跌撞地走在公路上。

10. 饥饿状态 II

午餐时间。

我们来到厂区内的一个车间。厂房里摆着各种机器：镟床、磨床等。这里生产的是电缆和某些配件。午餐期间，苦役们将叉子和铁镐扔在地上，高高地堆成一堆。我们可以据此推想，苦役们刚才曾在厂房前挖埋电缆用的土沟。地上摊着成团的电缆、钳工的工具，以及工作台。

苦役们躺在一个铺着石头的平台上：我们看到茨特罗姆·邦迪、久尔卡、老科尔曼、年长的小科尔曼（但是没

有见到年幼的小科尔曼）和“芬兰人”等。每个人都显得精疲力竭，沉默少语，他们就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认出老科尔曼了，他总是不停地流泪。年长的小科尔曼从自己的那份面包里掰下一块，一声不响地递到父亲嘴里，男人一言不发地咽了下去。茨特罗姆·邦迪和其他几个人，也都在嚼自己剩下的干面包。

不远处，坐着一名纳粹士兵。除了纳粹士兵和苦役犯之外，还有一些穿日常便装的工人和技术专家，他们也都在用午餐（当然是指那些有东西吃的人）。

寂静无声。

久尔卡眼巴巴地望着正将一小块掰碎的面包放进嘴里的茨特罗姆·邦迪。

“你看我也没用，”过了一会儿，茨特罗姆·邦迪对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了，要将面包匀着吃。”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嚼着。

久尔卡将视线从茨特罗姆·邦迪脸上移开，摄影机镜头也随着男孩的视线移到了那名纳粹士兵身上。

纳粹士兵也在吃午餐。在一个盘子形状的白铁饭盒里摆着两块炸肉饼，一块已被咬过，另一块还完整未动，肉饼旁边是一堆土豆泥。士兵正在旁若无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男孩愣愣地盯着他，试着和他一起咀嚼吞咽，最后终于懊丧地移开了视线。

这时，镜头随着男孩的视线挪到一位“技术领工”身上。那个家伙坐在板凳上，在从一只长形的玻璃瓶里捏出整条的冬储腌豆角，长长的豆角看上去香味馋人。“技术领工”仰着头，有滋有味地把豆角一根一根地放进嘴里，男孩看了极其羡慕。这个诱人口水的镜头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技术领工”是位相貌端正、身体细长的劳动工人。男人忽然捕捉到了久尔卡饥饿的目光，顿时显得尴尬不安。他先偷偷扫了男孩一眼，然后又异常谨慎地瞥了一眼纳粹士兵。他犹豫了一下，之后在心里做出判断，在这种场合，他不可能做任何举动。于是，男人做了一个非常体谅的动作，转身背向男孩，用身体挡住了手中的玻璃瓶，然后继续用餐。

男孩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摄影机镜头随着他的眼睛慢慢闭上了。

集中营内。

晚上。天幕灰蒙，雨丝细密。画面中的一切都在探照灯的投射下闪闪发光，灯光下的旷野变成了泥泞的汪洋，泛着金属的光泽。

我们看到莰特罗姆·邦迪、久尔卡和年长的小科尔曼。他们正在营帐前瑟缩地躲雨，周围的人也都缩头缩

脑地寻找可以避雨的角落，也有人麻木地任凭雨水淋浇。

茨特罗姆·邦迪小心翼翼地将一张水泥袋纸塞到已被淋湿了的囚衣下边。

“那东西像一块海绵，湿透了更难受，”惟一幸存下来的小科尔曼说，“还不如光着身子呢。”

“不过，这样可以暖和些。”茨特罗姆·邦迪说，“要是能在点名前分到面包就太好了。”

“今天能分到三分之一的面包。”久尔卡强调说。

“快去，把我们三个人的一起领来！”茨特罗姆·邦迪说。

久尔卡一头扎进了泥泞之中。这时，有个人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正提着下坠的裤子，摇摇晃晃地朝露天厕所走去。他蹒跚的脚步不是因为醉酒，而是由于身体的过度衰弱：只有在集中营或者在印度，我们才可能看到这类皮包骨头的嶙峋躯体。他头上的囚帽歪到耳朵上，从他高耸的鼻尖上滴下的，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鼻涕。

事实上，久尔卡的体格也并不比那人好多少，他目光僵直地愣了一下，然后小声唤道：“‘丝绸小子’！”然而，“丝绸小子”没有反应，继续拖着脚步默默朝前

走。

厨房里。久尔卡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着领面包。此刻，男孩已经排到了面包堆前，在那儿有几名“值班员”正在根据登记簿上的名单分发面包。

“五号帐篷。三份。”男孩说。

“编号。”“值班员”问。

“六四，九，二一。”男孩用德语回答。

男孩手里拿着一只完整的长面包，正朝着五号营帐的方向往回走。借着探照灯灯光，我们看到男孩正在贪婪地看着手中的面包。面包看上去像是地上的泥沼，不平整的面包皮上有几个像创痂一样突起的疙瘩。这时，男孩突然下了决心，毫不犹豫地掰下一个疙瘩，塞进嘴里。之后，他忍不住又掰了一块，随后又是一块……面包被掰掉的地方，看上去像一个个破损的伤口。

久尔卡将面包递给茨特罗姆·邦迪，年长的小科尔曼也站在旁边。茨特罗姆·邦迪从男孩手里接过面包，朝面包瞅了一眼。就是这短短的一瞥，茨特罗姆·邦迪的眼中险些溢出了自怜的泪水。他突然挥起手掌，狠狠地抽了男孩一个嘴巴。

工厂里。露天空场上。午餐时间。

苦役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在他们旁边的地上，扔着他们干活儿使用的工具：铁锹，铁镐。和往常一样，旁边守着神情冷漠的纳粹士兵。天色灰蒙，尽管雨已经停了，但从犯人们瑟缩的样子看，他们浑身发冷。

囚犯中除了那个“芬兰人”外，我们看到的都是些陌生面孔，既没有茨特罗姆·邦迪，也不见年长的小科尔曼。“芬兰人”躺在地上，正在用三个手指不紧不慢、有滋有味地吃着足足一整饭盒的煮土豆皮。久尔卡在一旁眼馋地看着。“芬兰人”吝啬口舌地只对他吐出了一个字：“卖！”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又脏又皱、包着盐粒的小纸包，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摊在自己跟前的地上。

男孩没有答话。“芬兰人”将三个手指伸到饭盒里，舀出一块土豆皮，蘸了点盐，然后故意逗人口水地咽了下去。

“这是昨天晚上煮的土豆皮，”他告诉男孩，“我还可以给你盐。”说着，他又从饭盒里捏出一块，放进嘴里。

“用什么换？”突然，男孩急切地问，好像生怕这些“货”会被对方再多吃掉一些似的。

“晚上的汤。”

“我知道，你们根本就不喝汤！”男孩愤懑地说。

“可是，今天的晚餐是面片汤，还可以下肚。”“芬

兰人”说。

“这个，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男孩问，“没人能知道晚上会吃什么东西。”

“我就知道。”“芬兰人”耸了耸肩，接着又慢慢地将手指伸到饭盒里。

“那么，我可以给你半份汤。”男孩说。

“芬兰人”又耸耸肩，将手指里的土豆皮放进嘴里。

“再加上一份黄油……”男孩试着讨价还价。

“芬兰人”还是耸耸肩，手又伸向了饭盒。

“你怎么会这么缺德？”男孩说话的时候，神情里流露出无限的痛楚，“说起来，我跟你一样，也是犹太人！”

“Di biszt nist ká jid, d’biszt á ségec.”“芬兰人”摇头晃脑地用西伯莱语说。随后，他又用匈语补充道：“你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只是个假货。”

“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男孩嚷起来，眼眶里慢慢地溢满了泪水。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芬兰人”耸了一下肩膀。

“可恶的犹太人！”男孩吼了起来。

“那我也不会便宜给你。”“芬兰人”又耸了耸肩，将手指伸进饭盒。

“给我！”男孩无可奈何地说，同时，竟因愤懑无助而抽泣起来。

“芬兰人”将饭盒递给他。然后稍稍犹豫了一下，将盐粒也给了他。

男孩一边哽咽，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土豆皮。

集中营内。晚上。探照灯雪亮地照着。

五号营帐前，正在分发晚餐。

久尔卡、茨特罗姆·邦迪、年长的小科尔曼依次排在队伍里。“秃头”的“营帐管理员”正用勺子往苦役们的饭盒里盛汤。

男孩们站到一旁，迫不及待地开始用勺子喝汤。

这时，也不知道那个“芬兰人”是从哪儿跳出来的，他一把抓住久尔卡手中饭盒的一只耳朵。

“你想干什么？”茨特罗姆·邦迪朝他们走过来，“赶紧滚开！”他对“芬兰人”呵斥道。

“这是他该付给我的，”“芬兰人”激动地辩解说，同时仍死死地抓住饭盒不放，“我们事先已经谈好了价钱……”

“你从他那里要过什么了吗？”茨特罗姆·邦迪盯着久尔卡问。

男孩没有回答。

茨特罗姆·邦迪丢下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

“芬兰人”从男孩手中夺走了饭盒。

11. 水泥 I

仓库区。仓库里堆着体积不是很大的水泥袋。苦役们排着队，缓缓朝水泥堆移动。走近水泥堆后，依次低下头，两名身穿囚衣的犯人将水泥袋放在他们脖子上。一条由人力组成的运输链从这里转向仓库门外，一直送到一辆停在露天仓库区的货车前。在那里，有两名身穿囚衣的犯人从苦役们的身上卸下水泥袋，然后装到货车上。随后，这条链条又开始往回转。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链条在无声地运转。这是一条由人组成的节奏均匀、枯燥单调的“传送带”。

在苦役犯中间，我们看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监工是一名“托德士兵”。“托德士兵”是一个带有纳粹军色彩的劳动组织——“托德组织”的成员（原则上讲，“托德组织”要比纳粹军队“文明”一些）。监工是一个敦实肥胖、体力充沛的男人，他穿着与纳粹士兵不同的黄色制服，戴着圆形的帽子，胳膊上套着写有“Todt（托德）”字样的红色袖章。他们脚登皮靴，腰挎手枪，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由人组成的“传送带”。

忽然，他一眼看到了被卷在“传送带”上的久尔卡。此刻，男孩正从肩上卸下一个水泥袋，然后空着手继续往回走。男孩看上去十分疲惫，眼睛已经困得睁不开了，等他走回到水泥袋堆的时候，几乎已经睡着了。

然而，那双“穿着囚衣的手”并没有再往他肩上放水泥袋，空袭警报突然刺耳地鸣叫起来。男孩先是稍稍吃了一惊，继而脸上闪现出一抹轻松的感觉，转眼之间，他又被那条“传送带”卷走了。

12. 空袭

工厂。四处奔逃的人们，其中有士兵，也有苦役。在工厂内宽阔的路面上，防空用的烟雾弹已被点燃，从一个个罐头形的圆筒中，“哒哒”地放出白色的人工烟雾，烟幕吞噬了惊慌奔逃的人影，笼罩了所有的街道与厂房。

运水泥的队伍正朝那条可能是为埋电缆而新挖的土沟狂奔。空中响着飞机沉闷的轰隆声。一名“纳粹保安”吼叫着将人们往沟里驱赶，之后他自己也蜷身于土沟之中，手里端着步枪，做出随时准备射击的架势，也不知道他是更害怕炸弹，还是更害怕犯人们可能掀起的暴动。

我们只听见飞机的轰鸣，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

就在此刻，有一枚约有一吨重的炸弹突然从高空落下。炸弹呼啸而降，仿佛要将人们碾入地下。

画面里我们看到久尔卡，正将头埋在弯着的臂肘里安静地睡觉。

就在这一刻，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炸弹在什么地方爆炸了。

我们再次看到男孩，他还在安静地睡觉。

防空系统响起了空袭结束的警笛。

“纳粹保安”从土沟里爬出来，吆喝着让人们重新排好队：“Los, los, antreten（快，快，赶快出来）！”有谁赶紧将男孩推醒，久尔卡从土沟里爬出来，站到队里。

队伍又开始向前挪动了。

13. 水泥 II

画面又回到仓库区内。

重复上一幕中的那一串镜头，那条由人组成的“传送带”在无声地运转，仿佛是游乐场里旋转的木马。

“托德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人力传送带”。

这时，久尔卡进入我们的眼帘。有人将一袋水泥放到他的脖子上，男孩向前走了几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跌倒了。水泥袋破开，水泥撒了一地。“人力传送带”中

断了，工作暂时停止。

一名士兵叫喊着健步跳到男孩面前。

我们看到久尔卡趴在地上，“托德士兵”正用手掐着他的脖子。男孩的脸被埋在水泥里边。

我们听到一阵粗野的喝喊：“Das Meterial! Der teure Zement! Den sollst du aufnehmen, zusamenkratzen, auflecken（这是水泥！是很贵重的建筑材料！你把它全给我从地上刮起来！舔起来）！”士兵用脚踹着男孩骂道，“Dir werd ich’s zeigen……dass du nie wieder einen Sack fallen lassts, Arschloch, Scheisskerl, Verfluchter Judehund（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混蛋，看你下回还敢不敢再往地上摔！你这个只会尿裤子的家伙！该死的犹太狗）！”

士兵将男孩拖到水泥堆前，将负责往苦役犯脖子上放水泥袋的犯人推到一旁，自己亲自抱起一袋水泥，放到了男孩向前躬着的脖子上。

我们看到那条跟游乐场“旋转木马”一样的“人力传送带”开始继续转动，两名穿囚衣的犯人继续往其他苦役肩上放水泥袋，在“旋转木马”上，男孩越走越近，这时“托德士兵”再次将两名负责往苦役脖子上放水泥袋的家伙推开，亲自抱起一袋水泥摆放到男孩的脖子上。从这时起，士兵的目光只集中在男孩身上，男孩走到货车跟前，有人从他肩上将水泥袋卸下，男孩转身往回走，“托德士

兵”手里已经抱着一袋水泥在等他了。

“托德士兵”将水泥袋摆放到男孩脖子上，并用两只手很在行地调整了一下水泥袋在男孩肩上的重量分布，这才放男孩走开。“托德士兵”脸上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神情。

男孩重新出现在“托德士兵”面前，“托德士兵”跟刚才一样，再一次很在行地将水泥袋摆放在男孩的脖子上。男孩步履蹒跚地迈开了脚步。

这时，“托德士兵”双手举起水泥袋，水泥袋高高地停留在空中。

男孩向前躬下腰，我们看到了男孩细弱的后脑勺。

我们看到了士兵的面孔，显然他在犹豫，不知道这个细弱易折、有点发抖的脖子是否还能够承受住这个水泥袋的重量？他会不会又将水泥撒在地上？

现在，我们看到男孩的面孔，从下面看好像是肩负着重担，他没有扬起脖子，而是扭过脸朝上张望。从他的视角里，我们只能看到“托德士兵”的两只手和手中抱着的水泥袋。此刻，我们又看到男孩的面孔：他正困惑地等待着，眼睛盯在水泥袋上。他的那股神情，好像是不理解为什么脖子上的重量迟迟不到？为什么要打乱那已经在他体内固定了的程序节奏。

14. 逃犯

队伍从公路拐进集中营大门。他们是从工厂回来，当时天光还很明亮。

两扇罩满铁丝网的集中营大门敞开着。在队伍的两侧，各有一名纳粹士兵开始大声地清点通过大门的行数：“Fünfe! Zehne! Fufzehe（五！十！十五）……”

队伍走进大门时，每第五排犯人都要将头右转，之后，立刻又转回头。随后，在绞架那里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的视线移向绞架，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情景”，是永远也不能够完全看到的真实。

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三名逃犯，他们分别坐在绞架前的三只凳子上，他们的手被紧绑着，人已经被打得半死。他们的胸前挂着一个很大的白色硬纸牌，牌子的四角有四个小孔，绳子就穿过这四个小孔拴到他们背上。牌子上用笨拙的字母写着：“Hurrah! Ich bin wieder da（呼啦！我又在这里）！”

在空场中央，“卫队长”和其他担负管理任务的囚犯们都全副武装地站在那儿。

“Antreten zum Appell（排队！报到）！”“卫队长”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喝道。

我们看到三名纹丝不动、一言不发的纳粹士兵，看上去活像三个“索命鬼”。

很快，人们在营帐前站成了矩形方阵。“营帐管理员”手舞棍棒指手画脚地指挥着。

在五号营帐前，有个人在排队时小声说：“他们最终还是被抓了回来。”

“这种尝试毫无希望。”另一个人附和道。

“但是，至少有人敢于尝试。”茨特罗姆·邦迪说。

“现在，我们肯定要在这里站到天亮了。”年长的小科尔曼插言道（现在他已是科尔曼父子中的惟一幸存者）。

“这三个家伙，全都是芬·里戈地区的人。”“芬兰人”说，在他病弱的脸上流露一股悲伤的神情，“他们本来应该成功的。他们能讲一口地道的德语，还有地图等所有需要的东西……”他哀怜地耸了耸肩膀，又前后摆晃着身子开始轻声祷告，“永恒的主啊，不愿……”

茨特罗姆·邦迪对站在身边的久尔卡说：“现在你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在你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知道。今天晚上不会再有晚饭了。”男孩回答。

过了一会儿。光线逐渐变暗，突然，四盏探照灯一齐

点亮。站在营帐前的人们，就像是风中的树林一样被吹得摇摆起来。

就在这一刻，三名被判死刑的逃犯被送上了绞架。执行死刑的人是几个从苦役中间选出来的“行刑人员”。我们通过男孩的视角，可以远远地、并不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一切。最后，三名逃犯的脖子被套在绞索里，在他们的脖子上仍挂着牌子。

在一阵死寂之中，男孩稍稍抬眼向上张望。这时，一阵轻声的祈祷和吟唱好像是从地心深处传出，歌声在死寂中慢慢地播散。男孩的目光循声望去，他很快找到了歌声的来源，声音是从队列左侧的深处发出的。我们看到一个向前低垂的细弱脖颈和一颗微微颤抖的脑袋——画面着重强调的是那副高耸的鼻子和那双浸泡在令人晕厥的强光里的、湿润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那位犹太教神甫。最初，站在他身边的人开始跟着他吟唱，慢慢地，歌声逐渐向站在其他营帐前的人群里蔓延。我们可以从人们的祈祷中听到一句不断重复的祷词：“Jiszkadal…… V? jisykadal……”

男孩愣愣地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芬兰人”，那家伙的身体前后摇晃着，已将一切都置之于脑外。他像一个脱壳的魂灵一样吟唱着祈祷：“Jiszkadal…… V?

jisykadal……”

随后，男孩将目光移到茨特罗姆·邦迪脸上。茨特罗姆·邦迪禁闭双唇，两眼僵直地凝视着前方。

男孩重新将头转向“芬兰人”，嘴里开始慢慢重复那句西伯莱语的祷词：主啊，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15. 泥沼

夜里。五号营帐内。暗淡的蓝色灯光。

一具具骷髅似的身体颤抖着睡在憋闷的“木匣子”里。我们可以听到音调不同的鼾声和梦呓。

久尔卡睡在最高一层，躺在茨特罗姆·邦迪和年长的小科尔曼中间。我们看到男孩穿着衣服和木头鞋子躺在铺板上。这时，他吃力地从上铺爬到地上，走出了帐篷。

男孩刚一出门，一盏探照灯就投射过来。整片泥沼都被照得闪亮。男孩提着裤子，走路的样子就跟我们曾经看到的“丝绸小子”相仿。他朝露天厕所赶去。这个场景，看上去仿佛是在一个午夜的梦魇，男孩每走一步，两只脚都陷入泥泞，简直是寸步难行。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形体上看出他内心的焦急——男孩染上了腹泻。在探照灯的灯光下，他艰难地拖着身子挣扎着朝前走，黏稠的泥浆粘到他的鞋上裤腿上。摄影机镜头逐渐推近，我们看到，

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在男孩的脸上。

16. 中断

画面突然切换。

在一个阴郁的秋日傍晚，在集中营所谓的“盥洗处”。

我们看到，苦役们刚从工厂回来。有几个胆大的家伙已经脱光了上衣，正试图淋洗。

在一个水槽前，茨特罗姆·邦迪正跟久尔卡扭做一团，他在扒男孩身上的衣服，男孩有气无力地在茨特罗姆·邦迪手中挣扎。

茨特罗姆·邦迪试图拽下穿在男孩身上的外套和衬衫。

“你从什么时候就没有洗过澡了？！”茨特罗姆·邦迪冲男孩叫着，“你脏得简直不成样子！你已经长虱子了！而且满身是疮！臭乎乎的！这样你会把毛病传给其他的工友。”

男孩用残存的一点点气力抵抗着，他试着用拳头将茨特罗姆·邦迪推开，但是，他柔弱的抵抗很容易就被茨特罗姆·邦迪制服了。

“放开我！”男孩叫道，“谁也没让你来管教我！这

很疼！滚你妈的蛋，你这个畜生！”

茨特罗姆·邦迪将冷水擦到男孩光着的上身，并为他擦洗。

“难道你想死在这儿吗？”茨特罗姆·邦迪叫道，“难道你不想回家吗？”

“我很冷！”男孩尖叫着，“我很冷！”

“我问你话呢！”茨特罗姆·邦迪也冲着他叫喊。

“你没听见吗！我很冷！”男孩浑身发抖地说。

“你听我说，我在问你，你不想回家吗？回家！你懂不懂？回家！”这时，茨特罗姆·邦迪用柔和的声音低声对男孩说。

“我很冷……”男孩哽咽着，“我很冷……”

这时，茨特罗姆·邦迪将男孩搂在手臂里，用手拭着他的脸。从那张迟钝、麻木的脸上，我们看到的只有满面的泪水。男孩仍旧小声呻吟着：“我很冷……我很冷……”

茨特罗姆·邦迪慢慢放开他，并用自己的衬衫为他擦干了身上的水滴，然后将外衣披在男孩身上。他好像再不愿理他，带着痛苦、坚毅的神情，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男孩慢慢地清醒过来，浑身冷得打颤。他看了看自己外衣的纽扣有没有系好，然后缩着脖子站到了一旁。

17. 影子

天崩地裂，大雨倾盆。我们看到了久尔卡的身影。男孩躬着背，两手握着铁锹的木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浑身发抖，试着不让被雨水湿透的衣服粘到皮肤上。画面上，除了男孩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任何人，就连男孩，我们看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影子。除了这个影子、灰暗的苍穹和倾泻的暴雨之外，别的我们什么都看不到。这个画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8. 膝盖

集中营内。

晚间点名。队列里，久尔卡坐在泥泞的地上。

过了一会儿，茨特罗姆·邦迪小声对他说："你疯了吗？他们会打死你的……"

"而且还会给我们惹来麻烦。""芬兰人"担心地说。

"你别捣蛋了……"站在男孩身后的小科尔曼边说边向男孩弯下腰。

三名像"索命鬼"一样的纳粹士兵朝这边走过来。

秃头的“营帐管理员”高声喊道：“Block Fünf! Mützen……ab（五号营帐！脱帽）！”

茨特罗姆·邦迪和“芬兰人”一起将男孩扶起来，并从两侧架住他。茨特罗姆·邦迪为他摘下了头上的帽子，这个动作我们好像曾在哪儿见过，但是现在谁也记不得了。

点名结束，队列解散了。

久尔卡重又坐到泥沼里。

小科尔曼使劲地摇他：“起来！”他说，“马上就要开晚饭了！”

男孩无助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又有气无力地朝稍远的地方望了望，看到茨特罗姆·邦迪站在那儿。他疲惫无奈地挥了下手。

“我们不能把你丢在这儿。”小科尔曼惴惴不安地说。

这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天上洒着秋雨，从人们嘴里吐出的哈气，几乎可以悬浮在空中。一个个姿态各异的憔悴身影，全都在雨水里瑟缩着。从茨特罗姆·邦迪和小科尔曼身上，我们只能隐约回想起他们早已模糊了的、曾经的模样。

茨特罗姆·邦迪走到男孩跟前，表情严肃地问他：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

"我站不起来……"男孩呻吟道。

"为什么站不起来？"

"很疼。"男孩说。

"哪儿疼？"

"膝盖。"男孩小声回答。

"让我看看。"茨特罗姆·邦迪说。

"别碰我……"男孩低声说。

茨特罗姆·邦迪和小科尔曼撸起男孩的裤腿，看到男孩的右侧膝盖和大腿有一块亮得像灯泡一样的红肿，很难让人相信这竟是一个人的皮肤。

"仙鹤携子，"茨特罗姆·邦迪问小科尔曼说，"你知道这个架势吗？"

他们将男孩从地上扶起来，以"仙鹤携子"的方式彼此锁住手腕，然后叫男孩坐在上边，男孩的两条胳膊勾住两人的肩膀。他俩就这样将男孩抬走了。

他们将男孩抬到距营地大门很近的左排第一顶帐篷前。帐篷门口的上方写着："门诊室"。那里已经等了几个病人。一个年轻人从帐篷门口探出脑袋，虽然他也穿着竖条的囚衣，但是看上去非常健康；在他的胳膊上戴着一条写着"Pfleger（卫生员）"字样的黄色袖标。

年轻人看到茨特罗姆·邦迪和小科尔曼无论如何也不

能再使男孩用两腿站地，于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可以把他放到那儿！"现在，他们将男孩放到泥地里，然后急匆匆地走开了。因为，他们已经从什么地方听到了铁锅的"叮当"声。

19. 洗澡

卡车拐进一个用带刺铁丝网环绕的庭院里。迎面有几栋临时搭起的平房，这就是设在雷木斯村的"泽伊茨集中营"附属医院。有"纳粹保安" 把守在岗楼门前。

作者注：所有关于雷木斯医院和泽伊茨集中营的详细文献、地图、图绘、以及资料等，都可以在一位收集并出版了这些文献的当地居民那里找到。该人的名字和住址是：Lothar Czossek, Beethoven str. 1.,D – 06729 Rehmsdorf.

还没等将卡车侧面的车帮卸下，一名纳粹士兵就已经从车斗里跃身跳下。

有两名"卫生员"从正面的临时板房里面匆匆走出（他们两人都是臂戴袖标、体格健康、身材剽悍的年轻人，他们脚上都穿着橡胶皮靴）。

一个没有戴任何特殊标记的囚犯拖着一个橡皮水囊从

临时板房里出来。

两名“卫生员”将卡车两侧的车帮放下，在车斗的厢板上，躺着七八个不能自理的病人，他们都衣裤不齐，在不同病人身上的不同部位，可以看到用纸做的“纱布”包扎的伤口。久尔卡的腿上也是如此。两名“卫生员”跳上车，动作职业地用剪刀迅速剪掉病人身上仅剩的布片。与此同时，那名未戴任何袖标的囚犯将橡皮水囊递给其中一名“卫生员”，另一名“卫生员”纵身跳下了卡车。

冷硬的水柱粗暴无情地浇在那些无助抽搐的病人身上。

20. 医院。饥饿状态 III

在“泽伊茨－雷木斯村集中营医院”内。

四层的木板床井然有序地摆成几何行列。一张张的木床头脚相接，连成一行，两行木床之间是一条狭长的过道，每隔一段距离，还跟与其垂直的另一条过道相交叉……床上铺的是被病人的脓血染得五颜六色、已被压平了的稻草袋，床头摆着污秽不堪、没有枕套的稻草枕头，再有就是烂得像抹布一样、藏着虱子的深灰色破棉被。每一张铺上只睡一个病人。病人上身只穿了件囚衣，下身赤裸，露出两条瘦得皮包骨头的细腿，有的人脚上穿着木头鞋，有

Kertész Imre

的穿着荷兰式木拖鞋，也有的病人干脆赤足。许多病人的头上戴着写有字母“a”的冬季线帽：这是一种绿色的、贴在头顶上的毛线帽；两侧各有一块突出的、紧紧贴在耳朵上的弧形护耳；额上有一个突起的帽檐儿，看上去很像扮演摩菲斯特[①]的演员戴的头盔。大多数床上罩着病人自己带来的厚毯子，床脚粘着泥点，地是用土夯过的。

过了一会儿，镜头重新拉回到男孩那张位于下铺的病床上。从这里，可以迎面看到一扇位置开得很高的小窗，窗外装了铁栏，除了铅色的天空之外，看不到任何的风景。如果躺在床上朝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铺拼放的床板缝里漏出的稻草。上铺病人每动一下，稻草都会像雨花一样地飘落到脸上。外面很可能在下雨，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感觉到病房里很冷，但是窗子上既看不到寒霜，也看不到冰凌。

“包扎室”里。这是临时板房内一个被灯光照得很亮的房间。“手术台”上铺着一块很脏的床单，等着接受治疗的病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那条惟一的长凳上。“手术台”旁，我们看到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孔，但是从他的外形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生活在正常营养水平线上的医生。他戴着一条黑色袖标，上边写着白色的“Arzt（医师）”字样，虽然他也穿着囚服，但是他身上的囚服不但合体，

① 摩菲斯特是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

而且还很干净。在他佩戴的“黄色三角”上有一个大写的“U”字。一名年轻“卫生员”在一旁担任助手，另一名“卫生员”正将身上裹着毯子的久尔卡架进屋来。医生刚为一个病人进行完治疗，他示意“卫生员”将男孩扶上“手术台”。在将男孩抱上“手术台”之前，年轻的“卫生员”试图将毛毯从久尔卡身上剥下，但是男孩却死死抓住毛毯的另一头不放。

“撒手！”“卫生员”对他说。

男孩一言不发地紧紧抓着毯子。

“你没听懂吗？”“卫生员”使劲拽拽毛毯，又说，“快撒手！”

男孩仍一声不吭地抓住毛毯不放。

“我不会把你的毯子偷走的！赶快松手！”“卫生员”冲他喊起来，随后用力将毯子从男孩手里扯了过来。

男孩躺在手术台上，上身穿了件监狱的衬衣，头上戴一顶线帽。膝盖和大腿的伤口上，缠着纸做的“纱布”。

这时，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相貌端正、颇有“风度”、但还是流露出忧郁的男人走到那位匈牙利医生跟前。他也是一位医生，甚至根据他所戴的红袖标上写着的“O. Arzt（主任医师）”判断，他还是一位主任医师。他胸前佩戴的“红色三角”上有一个大写的“F”，显然，他是一位法国人。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竖条囚服式西

服，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无檐制服帽，留着一头浓密的棕发。

"Bonjour（日安）。"他用法语悄声问候，我们可以从匈牙利医生温和的微笑中看出，他俩的关系非常友好。在匈牙利医生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手术台之前，他们用法语低声交谈了几句。

这时，担任匈牙利医生"助手"的那位"卫生员"将久尔卡的上衣撩到胯骨以上。

画面上，我们只能看到两位医生俯向男孩的面孔。

"Flegmone（脓性蜂窝织炎）。"匈牙利医生说。法国医生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

"必须切开，做一下清理。"匈牙利医生对男孩说完，继续做手里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能在画面中看到男孩。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又说："会很疼的。"

我们看到男孩的面孔。他已经做好了迎接疼痛的准备。

"我会动作很快的。我保证，手术不会持续太久。"医生宽慰他。

说完，医生的脸俯向了男孩。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到。

画面结束。

镜头又回到久尔卡的铺前。迎面的小窗已经被白雪覆盖。严酷的冬日，男孩冻得浑身战栗。下面这一系列画面毫无疑问地需要发挥想象力，但是不要有怀旧情调，节奏不能太慢，也不要有幻想的色彩；虽然这些场景用的是“非现实手法”，但拍摄时仍要做到真实客观，不加粉饰，而且要言语简练。

就像我们在电影一开始时看到的那样，男孩坐在自己家中的饭厅里。餐桌中央摆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大盘子。坐在桌旁的不一定只有两个人，但是所有人的身影都很模糊，我们不能辨清他们的面孔。

画面后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曾在相同场景中听过的继母的声音，也不像男孩亲生母亲的声音。

“你饿了吗？”那个声音问他，声调中充满了温暖和疼爱。

“饿死了！”男孩大声回答，他的声音充满坦诚、信任和欢笑。

女人拿起男孩的餐盘，用银勺往盘子里盛了满满一盘。

男孩像一个低年级的中学生，走在佩斯一条阳光明媚的小街里。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块商店的店牌：“阿契·亚诺士”，他在店牌前站下。牌子的下面写着：“烹

任调料，食品杂货”。

从门口有几级向下的台阶通进商店。

男孩急匆匆地走下台阶，跨进小店。柜台后面，站着身穿白色罩衣的店老板。仔细看看，那人很像舒特先生，也说不定就是他呢。

“你好，少爷！我能为您效劳什么？”

男孩用严肃、审视的神情看着摆在玻璃柜里、罩着透明纱布、香味诱人的香肠和奶酪。

“我买五十克的冬储香肠，”男孩说，“再要两个小圆面包，还有黄油。”他又补充说。

“您是带走？还是我现在就给您做好？”“调料店老板”问。

“请您帮我做好。”男孩说，“记在我爸爸的账上。”

“少爷，马上就好！”店主人笑着说。忽然，这人的面孔变成了那个秃顶的“营帐管理员”。我们看到，他正用一把大刀认真地切开小圆面包，抹上黄油，然后往里面夹上香肠。

男孩走在街上：大口咬着小圆面包。

医院里。男孩的床铺。惨淡的夜光。从他后边的床上传来一阵低如沉雷似的叫嚷声：“我抗议！我有权一个人

睡一张床！你可以去问医生！”

“但是，再没有更多的单人床位了！我们这里已被病人占满了。”我们听到那位曾送男孩去治疗室的“卫生员”的声音，但是我们只能听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本人。

“我抗议！我有权！你可以去问医生！”那个声音还在叫喊。

我们从男孩的视角，看到了俯身出现在他面前的“卫生员”的面孔。“卫生员”用胳膊架着一个新来的病人——从“卫生员”毫不费力的样子可以看出，病人的体重显然很轻。

“你往里边挪挪！”“卫生员”对男孩说，说着麻利地将新病人拖到床上，随后是病人的全部“家当”：一只饭盒和一把勺子。

“至少再给一条毯子！”男孩怏怏地说，但是“卫生员”已经闪身离开了。

新病人躺在床上，这是一个跟久尔卡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他只穿了一件囚服上衣，戴一顶冬季线帽，浑身发抖，显然，他还在发烧。他的面孔有些熟悉，但是我们并不能一眼辨认出来，只是恍惚觉得：他是“烟鬼”。他试着将毯子拉到自己身上，他一声不响地拽着毯子，神情中没有丝毫的恶意，而是带着绝望。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侧着身睡，你就可以多匀到一点毯子。"久尔卡说，"你没听见吗？""烟鬼"没有回答，男孩又说："嘿，别折腾了，你总是踢我！"

"有没有水？""烟鬼"浑身颤抖着呻吟道。

"水？"这个问题也勾起了男孩的幻想，"我也想喝水呢……"

"那么，有没有一支烟……"

"没有。"男孩说。"烟鬼"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让人辨出自己的迹象了。

夜里。

男孩一声不响地跟不断翻身的"烟鬼"折腾着："你听不懂吗，能不能稍微地安静一点儿？"他痛苦地恳求他。

早晨。

男孩筋疲力尽地睡在一动不动的"烟鬼"身边。

随着饭锅的"叮当"声，从远处传来尖厉的喊叫："咖啡！"

"卫生员"往病人的饭盒里盛咖啡。久尔卡像被体内的一股本能驱使，腾地惊醒过来，机械性地伸手从枕头下掏出了饭盒。送餐的大锅由两个"管事的"苦役犯抬着，

一名“卫生员”动作娴熟地用大勺往男孩的饭盒里盛了一份咖啡，然后稍稍等停了片刻，等着男孩身边的“邻居”也将饭盒递过来，但是“烟鬼”一动未动。“卫生员”冲着男孩训道：

“你没看见他在睡觉吗？就不能把他的饭盒也递过来？！”

男孩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烟鬼”的饭盒，递到“卫生员”面前。“卫生员”往饭盒里倒了一勺咖啡。这时，两名苦役又提着托盘送来面包，“卫生员”将两份面包扔到了男孩床上。

男孩用胳膊肘撑着身子坐在床上。一口气喝完了咖啡，咬了一口面包，随后摇了摇“烟鬼”。但是“烟鬼”还是一动未动。男孩弯下腰，附在同伴的耳边悄声说了几句什么：

“嘿！”他又摇了摇“烟鬼”的肩膀，这时，他突然意识到：那人已经死了。他从床铺里探出身，满脸惊恐地寻找“卫生员”，但是他很快改变了主意，迅速喝掉了另一份咖啡，并将另一份面包藏到了枕头下面。随后，他重新躺好。睡着了。

晚上，发放热汤。送餐的大锅和“卫生员”，这个场景和前一幕一模一样，只是现在发的是晚餐。

“热汤！”从远出传来尖厉的喊叫。

男孩先递上自己的饭盒，随后又将同伴的饭盒也递过去。那名“卫生员”已经将热汤盛好，但是一个闪念突然袭来：

“他已经睡了两天了？”“卫生员”问，他说着扯下了“烟鬼”尸体上的毯子，顿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无声地看着一脸惊恐的男孩，但是，最后只说了一句：

“他已经死了。我马上派人来处理。”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另一份热汤留给了男孩。男孩试图挤出两句感激的话，但是“卫生员”已经转身消失了。

幻想的画面：

四壁雪白的疗养院病房。还是中学生的久尔卡躺在病床上。床边坐着一位神色慈祥、面容端庄的医生，在他灰白的头发里夹杂了些许的黑发，而他的络腮胡子全部是黑的。他正屏息静气地听着放在男孩胸脯上的听诊器。这时，他站起身，朝正在等他看病的男孩的母亲走去（虽然我们可以清晰无误地辨认出“母亲”，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她还不全是我们在“现实”中见过的那位“母亲”。我们眼前的画面总像梦境一般的朦胧）。

“可以肯定，尊贵的夫人，”医生小声说，“孩子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很重吗？”母亲焦虑地搓着手轻声问道。

“对。但是他会痊愈的。”医生点头应道。说不出怎么，医生的身影开始变大，他的脸也变了模样，这时整个情景都发生了变化，医生俯身凑近母亲说：“他要喝水！喝水！喝水！”

母亲站在疗养院的一张小圆桌旁，正在往一只水杯里榨橘汁；在她手边的桌面上，像小山似的堆着一大堆鲜橘。母亲端着满满一杯泛着泡沫的橘子汁，朝儿子的病床走来。

21. 寄生虫

男孩醒着，正在漠然等待。他把手伸向背后，使劲伸到衬衫后摆的内侧，我们可以听到轻微的声响。男孩将衬衫拽到眼前，检查一下刚才的“战绩”：我们可以在衬衫内侧看到一道道血痕，这是被掐死的虱子和抓破的皮肤印下的血迹；我们还可以看到，虱子正在衬衫布上慢慢地爬着，若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这一个个灰色的“小点儿”。男孩摘下帽子，将帽子的内侧翻出来：看到在绿色的棉线上，爬着密密麻麻的灰色“小点儿”。随后，他又掀开被子，轻轻揭开包在胯上的纸制纱布：看到一块半个手掌大小的、创面新鲜的粉红色皮肉，在绽开的伤口里，



也有成群的灰色“小点儿”正在贪婪地蠕动。男孩迅速将纱布重新盖好，脸上显出一股惊慌失措的神情。过了一会儿，男孩慢慢镇静下来，重新揭开覆在伤口的纱布，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奇地仔细观察这些虱子如何从自己体里摄取营养。从画面上，我们只能看到男孩的面孔，他脸上的好奇慢慢被某种理解似的温情所代替，随后，转变成一种类似偷窥者的欣悦，这种表情，使我们联想到男孩偷看那位“技术领工”吃豆角时的一幕。

这时，从男孩后面的床上（尽管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又传来那个低沉有力的声音：“我抗议！我有权！我抗议！”

画面结束。

22. 重返布亨瓦尔德

这是一个严冬的午后。空中飘着蒙蒙的冷霜。在一个乡村小火车站高高的铁轨路基上，静静地停着一列由“运牛车厢”组成的货车。列车正等待将生病的犯人装上车，然后运到布亨瓦尔德。

车厢的地板上撒了一层稻草，车门敞开着，所有的车窗都用带刺的铁丝网封死了。

沿着长长的路基，挤满了等待上车的病人；根据车厢

的不同，病号们也被分成不同的小组。他们有的躺在临时用来做担架使用的床板上，有的则裹着毛毯，或披着类似冬季棉袍的厚囚衣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远处，站着几名像哑巴似的纳粹士兵。负责清点病人、并将病人装上车的是那些担负管理任务的囚犯们。几名“卫生员”，一名“卫兵”和医院的“卫队长”等。那位匈牙利医生和法国医生也站在稍远的地方。

一名纳粹军官正和几名“营地卫兵”一起根据一份长长的名单清点病人人数。病号们有的站在车厢前，有的躺在担架上。纳粹军官手执名单，大声喊着犯人的编号。在夜雾深处，有一列火车在缓缓地驶过。

主任医生在与匈牙利医生谈话。

“他们跟这些不幸的家伙说，是送他们到布亨瓦尔德接受治疗。”匈牙利医生说。

一名手执名单的纳粹军官带着几名“卫兵”，走到两位医生所站的那节车厢前，高声喊道：“Vier – und – sechzig, acht, fünf – und – dreissig …… Drei – und – sechzig, fünf, sieben – und – vierzig （六四，八，三五……六三，五，四七）……”

“Vier – und – sechzig, neun, ein – und – zwanzig （六四，九，二一）……”

男孩裹着一条烂毛毯躺在担架上，仿佛是一名正在死神手里挣扎的优秀士兵，听到了战斗号角的呼唤。他有气无力地抬起了头。

23. 三个片段

颠簸的列车正朝布亨瓦尔德方向行驶。每节车厢大约装了八十至一百名病号。车厢内。被运送的病号们无助地躺在撒了稻草的厢板上，他们的身体相互挤压，脸上流露出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的安宁。画面里，我们看不到久尔卡。

在布亨瓦尔德火车站的站台上，站着成排的纳粹卫兵。在我们眼前，在与铁轨附近，站着许多手里拖着担架、抱着木桶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囚徒，其中也有“军营卫生员”、“病号运输员”等。

列车缓缓进站，停稳。站台上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

这支由步履蹒跚的病人和躺在担架上的垂危者组成的队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那扇我们曾经见过的、拱桥形状的集中营大门打开了，在大门的铁栏上写着：“Jedem das seine（各得其所）”。迎面是一片空旷无人的空场，“大

营”就坐落在空场的后边，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几栋临时垒盖的多层石头楼。

在上面这一系列画面的背后，我们始终能够听到一个从架在空场四周的大喇叭里传来的训话声。这个声音低沉有力，虽然是在发号施令，却带着音乐般的韵律：

“Leichenkommando zum Tor, Leichenkommando zum Tor（收尸队到大门口集合）！”

还有：“Friseure zum Bad, Friseure zum Bad（理发员去浴室待命）！”

远处，在广场后边的右侧的空场上，突然涌出许多戴袖标的或不戴袖标的苦役犯，他们一个个惊促奔忙，顿时营造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气氛。

24. 死亡边缘

我们在一个铺了沥青的空场上看到了久尔卡。

那些未被抬走的病号横七竖八、毫无秩序地躺在铺了沥青的空场上，仿佛是被随地遗弃的“垃圾”。大多数人像尸首一样僵硬地躺着，沐浴在冬日午前朦胧的、飘着冷霜的灰色日光里。

久尔卡躺在一小片结了冰的水洼上。一种似雪非雪、似雨非雨的冰绒花，像针芒似的飘落在男孩的脸上，但

是，他似乎对此全无察觉。在男孩的一侧躺着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看到一只朝天翘立的木鞋；在男孩的另一侧，我们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冬季线帽”呈楔形地戴在他的脑门上，在尖挺的鼻子和下巴之间有一块空洞似的凹陷：在凹陷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瘪缩的双唇。

男孩安静地、一动不动地躺着。脸上的表情十分平和。他看上去好像是在冥想，两只眼睛凝望着灰暗低沉、无法看透的天空。浓密、阴郁的冬日行云偶尔裂出一丝缝隙，或这儿或那儿地露出一个又一个瞬息万变的明亮光孔。就在这一瞬，一束刺眼的阳光投射在男孩脸上，仿佛是在向他吐露什么隐在云层深处的秘密。忽然，男孩飞快地投出一束找寻的目光，捕捉到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这可能是我们曾在奥斯威辛见过的那位“纳粹医生”的眼睛。事实上，这个人确实是那位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负责体检分组的“纳粹医生”。随着那双眼睛的轮廓变得逐渐清晰，画面也在我们的眼前慢慢扩展，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纳粹医生”的整副面孔和他头上那顶佩着骷髅徽章的军帽，还能看到他像是在打“旗语”似的左挥右指的胳膊。

这时，突然有几个神色匆促、难以辨清面孔的身影闯入了画面。一阵对男孩来说十分遥远的嘈杂在他的头上盘绕，同时，他还感觉到有人正在处理什么的麻利动作和

"沙沙"声响。突然，躺在男孩身边的病人的脑袋被抬了起来。我们通过男孩的眼睛，看到几条穿着囚衣的胳膊正抓住那个病人的肩膀把他从地上抬起，准备将他放到一辆已经堆了一堆人体的搬运车上。这时，我们听到了一个沉闷的熟悉声音在嘶哑无力地呻吟：

"我……抗……议……"

那几只穿着竖条囚衣的胳膊突然惊诧地停在了空中：

"Was? Du willst noch leben（怎么？你还想活着吗）？"这时，一个声音吃惊而好奇地问道。显然，这个问题是提给他的同事的，他的德文不但有点斯拉夫式的，而且还颇具"集中营特色"。这句问话听起来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出于人类无法耗竭的好奇心而流露出的极度震惊。之后，那个总在抗议的家伙的身体被悠了两下，随着"扑"的一声钝响，被扔到了人堆上。但是，男孩似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听懂了那句问话的深刻内涵，在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早熟的、洞悉世故的微笑和一抹略解红尘的神情。

这时，在久尔卡眼前出现了两只动作粗鲁的大手，似乎有人在试图检查他是否还活着。男孩的身体仍一动未动，好像是在恪守什么诺言。但是，他当然不能控制自己不眨眼睛。

现在，男孩也被"扑通"一声扔到两三个骨瘦如柴的

病号中间。不过他被扔上的不是搬运车，而是一辆手推车。

小车被两只手推着。至于自己将被推到哪儿，男孩似乎并不在意。他远远眺望着周围的一切，但是，在男孩的眼睛里，仍掩饰不住一种将与这个世界最后诀别的神色。

这条山路向高处逶迤延伸。男孩朝山下望去，眼前忽然展开了一幅开阔的风景画卷。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片民宅密集覆盖了整片山坡的居民区；看到“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一栋栋如出一辙的石头房子；看到几排刷了绿色掩护漆的临时木屋和另一组刚刚搭起不久的板房，这些新建的房子尚未油漆，看上去略显压抑；此外，我们还能看到那些缠着带刺的铁丝网、用来分隔不同营区的隔离墙，看上去简直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再往远眺，巨大、光秃的树木将集中营更大的部分掩匿在山林之中。在一座大概是浴室的建筑前，有一群赤身裸体的穆斯林人正等在严寒之中，在他们周围有集中营的管理人员，也有正坐在板凳上为他们刮剃头上、腋下和阴部毛发的理发师们。在更靠中央的营区内，在用小石块铺成的小路上也挤满了正在疲惫忙碌、苦熬时光的人们——他们中间有居住了很久的老苦役，也有体力日衰的新俘虏，有气质高贵的囚徒，还有仓库搬运工和一些被幸运选出的内营苦役，他们往来匆忙地干着日常工作。在离男孩很远的地方，隐约可以看到几

柱袅袅升起的炊烟和蒸气，阵阵宛如梦里钟声的碰击声忽然将男孩从麻木中唤醒。久尔卡用目光四下寻觅，远远看到一队肩扛木棍行进的队伍，木棍上挂着热腾腾、沉甸甸的饭锅，人们被大锅的重量压得步履蹒跚。

这幕场景和这阵饭香，似乎唤起了男孩心底最后一丝对生活的渴望和最后一股近乎绝望了的思乡之情。他在空气中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满怀憧憬地悄声说了一句：

“萝卜汤……”

25. 淋浴喷头

镜头突然转换。

画面明亮。我们是在浴室里边。

我们通过男孩似醒非醒、神志恍惚的目光看到了一些场景的片段。他看到有几条穿着竖条囚衣的胳膊将他从手推车里抬起，几条穿着白色长袖汗衫和竖条囚衣的胳膊把他身上残留的布片撕下来，最后，那个身穿白色长袖汗衫的人将他摆放在一个供淋浴使用的、又湿又滑的木条板上。男孩置身于一片由下肢组成的“密林”之中。

这些下肢在踩着，踩着，踏着；这些看上去令人恐怖的小腿和脚后跟，这些已经干瘪萎缩了的下肢，确实只能让人联想到干硬的树杈和由于疾病而树皮尽剥的枯枝。男

孩担心自己的伤口被碰，极力躲避那些发疯般急躁的脚掌——当然，我们只能靠猜测，因为在画面上我们并不能看到男孩的身体，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视线感觉到，准确地说，我们只能看到他视线所及的物件和场景。

这时，有一只淋浴喷头出现在这些由下肢组成的“密林”之上。突然，我们的好奇心全部集中在这只喷头上。我们好像忽然领悟到了什么，这只淋浴喷头在我们眼中突然具有了某种判决生死的意义。喷头变得越来越大，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魔怪。一切变得恐怖可惧。这时，喷头开始“咝咝”做响，我们恐惧地试图蜷缩到哪个角落，但是被密林一样的下肢挡住了。喷头开始吐出蒸汽。随后，水星开始粗暴、疯狂地飞溅，如释重负般地喷泻而出。

第三部分

回　家

1. 奇迹

仍在浴室里面。

此刻，最后一双腿正在从画面中消失。淋浴喷头重新变得安静而干燥。浴室里响着人们叫喊的回声，显然，犯人们正被从浴室里驱赶出去。

久尔卡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试图跟上其他的犯人。由于过度的疲劳，他的视野仍然狭窄，眼前的事件被分割成断续的画面，他的理解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们看到以下画面：

男孩试图用双腿站起来：在集中营里，他早就知道了一个道理，留在最后肯定会遭受厄运。

现在，我们通过男孩的视线看到一个手掌，一只示意他留下的大手。男孩重新跌回到木条板上。在那只手掌后

面，我们隐约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裤子、白色背心的人影，好像是一名“浴室服务员”。在那人的裤子上缝了一个“红色三角”，下边是他的犯人编号。

最后一双腿已从男孩的视野里消失。“浴室服务员”向前跨了一步，好像拾起一片绒毛一样轻松地将男孩从木条板上拉起来，用一条白布单将他包好，然后又将一条干净的灰毛毯裹在男孩身上。

与此同时，另一名“浴室服务员”正将一件缝有“红色三角”的竖条囚衣穿到身上：“Hast du Durchfell（你拉肚子吗）？”我们听到他语速很快的问话。

男孩一言不发地盯着他，默默地摇摇头。他在说谎，但是他的谎话看来已经被人一眼识破。两名“浴室服务员”大笑起来。

第二名“浴室服务员”像抄麻袋一样地将男孩一下拎起，背在肩上。男孩的脑袋垂在他背后，两条腿则耷拉在他的胸前。

（在下面几段，是以“我们”来描述通过男孩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随着他急速的步伐，我们很快走到了室外。我们看到自己吐在寒冷中的哈气。我们走在一条集中营的小路上，一侧可以看到整齐的板房，另一侧则是缠着铁丝网的隔离墙。在隔离墙后面，通过男孩倒挂的脑袋，我们可以看到

一排排令人压抑得无以慰藉的灰色板房。这时，几名犯人正在路上拉着一个没有车帮的卡车拖车。拖车上堆着的是像小山一样彼此叠压的尸体，拖车的一侧耷拉着几条冻僵了的腿。

我们的视线随着镜头突然转换，走进一扇门，走进一间“外科门诊室”内。通过男孩倒挂的脑袋，我们审视了一下在那里候诊的人们。他们都是些体质出奇健康的犯人——虽然这种“正常状态”只是相对而言。在他们的胸前或在裤子上，缝的都是“红色三角”。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在长凳上坐着。

这时，在我们“上面”发生了什么事，背着我们的“浴室服务员”正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可能是波兰语）跟一位同伴兴奋地交谈。几秒钟后，我们被翻转过来，平放到一张干净的手术台上，迎面是刺目的灯光。那位“浴室服务员”从我们身上扯下毛毯和布单，我们能够看到他仓促的动作。

男孩躺在那里。还未等我们开始担忧，一张医生的面孔就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只是这张朝我们俯身的面孔就足以使我们担忧了。这是一张轮廓异常生硬、富有棱角的面孔，在他脸上有一个格外显眼的青色血肿，血肿部位的皮肤几乎就要胀裂。他穿着一件白大衣，胸前缝了一个代表“德国人”的、没有任何字母的“赤色三角”，

一头黑发分缝整齐。在这个人体内蕴藏着某种十分奇特的东西：在集中营里，久尔卡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具有自制能力的人物。男孩为此感到惊诧。

这时，医生在跟他讲话：

“Na komm’, zeig’ dich, was hast du denn（来，让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na, schon gut（好，行了）。” “Ruhe（安静）！” 他一边检查伤口，一边对男孩说。“Komm’ ná her, hier（你过来一下）！” 他又招呼站在他身边的“卫生员”。跟“医生”相比，“卫生员”的相貌十分出众，甚至可以说很有“魅力”。不过，在此刻的氛围中，男孩从他脸上看到的——是一个“死亡天使”。这位“卫生员”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无檐帽，身穿一套剪裁合体的竖条囚服，他的头发是栗色的，那张线条柔和、略带斯拉夫血统的面庞，显得十分可亲。医生给他的任务是，用力固定住男孩的身体。

医生拿起一把外科剪，朝男孩的胯骨部位伸去。“Ruhe（安静）！” 他说。尽管他的神色严肃，但是从他的语调里，仍流露出一种温和。

手术结束了。“卫生员”正将一件衬衫套在男孩身上，然后又用一条毛毯将男孩裹好，随后，他也用刚才“浴室服务员”背人的方式一言不发地将男孩背到肩上。

从“外科门诊”出来，男孩趴在“卫生员”的肩上在

露天里走了几分钟，突然迈进了一个被刷成绿色的临时板房的房门。长长的走廊里寂静无声，地板上涂了红漆，一扇扇白色小门整齐地开向长廊，每扇门上都写有号码。我们拐进了六号房门。由于男孩的腿挂在“卫生员”的胸前，所以我们仍不知道将要去哪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的红漆地板，在视野的边缘，还能看到一张床铺和叠在床上的棉被。这时，房里的一切都跟着我们翻了一个个儿，男孩仰面躺在这样一张床上，躺在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境般的地方。在我们身下是铺着床单的稻草垫，床上摆着一个套着枕套的稻草枕头，淡棕色的枕套上盖着一个印章，印章上画了一只钩状利嘴的老鹰和一行写着“Waffen SS（武装卫队）”的字样，男孩暂时还未去摸那床红色的棉被。

“卫生员”摆弄了一会儿桌上的东西，然后拿着一沓纸，很可能是病案记录，突然走到男孩跟前，在床边坐下。

“Rozumjes pu polski（你会讲波兰语吗）？”“卫生员”问。

男孩怔了一下，摇摇头。

“Pu ruszki（说俄语吗）？”“卫生员”又问。

男孩还是摇摇头。

"Wie heisst du（你叫什么名字）？" "卫生员"操着斯拉夫口音继续问道。他的声音很小，几乎是在耳语，男孩也用同样的语调轻声回答：

"Vierundsechzig, neun, einundzwanzig（六四，九，二一）。"男孩说。

"Nye Nummer. Name（我问的不是编号，而是你的名字）。" "卫生员"解释道。

男孩神色忧郁地皱着眉头望着对方，可能没有听懂"卫生员"的问题。

"Name（你的名字）！" "卫生员"重复强调。

这时，男孩好像是在记忆中痛苦地搜寻，最后终于找到了答案：

"克维什·久尔吉。"男孩回答。

"克？……维？" "卫生员"叮问道。

"克维什·久尔吉。"男孩又说了一次自己的姓名。

"卫生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拿给男孩看。他在一张病历纸的上端这样写道："Kewischtjerd"。

"Dobro jesz（你看行吗）？" "卫生员"问，"Gut（对吗）？"

"Gut（对）。"男孩说。

"Terasz Nummer（你的编号）。" "卫生员"说，"Vierundsechzig（六四）……"他又询问地望着男孩。

"…… neun, einundzwanzig（九，二一）。"男孩接着对方的话将自己的编号说完。

"Nazion（民族）？"

"Ungar（匈牙利）。"男孩回答。

在与"卫生员"对话的时候，男孩慢慢对房间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出乎他的想象，令他惊诧不已。

根据房间的秩序和布局来看，这是一间规范的病房。男孩自己躺在一张双层床的下铺，右侧是用刷了白釉的条板做成的隔墙。他注意到，除了自己的这张床之外，只有对面墙边的两张床是双层的，房间里的其他床铺全部是单层的——这是何等的奢华！而且每张床上只躺了一个病人。每张铺上都有床单和棉被，不仅是棉被，房间里所有的红色都选择了不同的色度，从粉红色到棕红色；除此之外，所有床铺的床脚上，都四四方方地叠放着一条灰色的毛毯。整个房间内共有十二张床，每张床之间都留有一道空隙。在病床围着的空地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病历，看上去真像是在一家医院。他还惊讶地发现，有几张床铺居然是空的。他的病床正冲着房门，房门旁边的铁炉里响着"劈啪"的燃烧声，那里还有一个漆黑发亮的储煤箱，那里还有一张大点儿的桌子和几把靠背椅，另外有一

个用毯子隔成的小房间——后来他才知道，那里原来是个“储藏室”，“卫生员”平时将饭盒、餐具和他自己的衣物放在里边。

也许，最让男孩惊诧的是屋内的宁静，整个病房完全被无声的寂静统治着。他注意到，住在隔壁病床的是一位体态丰满的年长男人，甚至可以看到那人隆在被子下面的圆肚子。病房里的其他的病人也不能使他联想起泽伊茨的苦役们。这里的病号，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面孔，有着彼此不同的相貌特征，他们个性的线条未被饥饿和赤贫所磨平。在男孩邻床的隔壁，还摆了一张病床，那张床的旁边是一块由许多块小方玻璃拼成的窗户。住在那张床上的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一头棕色卷发的年轻人，旁边的一张床是空的，再往下看，又是一张住了病人的双层床。

这时，“卫生员”将病例放在桌上，匆匆出去了。

寂静浸泡着整间病房，看起来，没有人对新来的病友是谁感兴趣。

男孩十分谨慎地慢慢适应了自己的病床。他将头放在枕头上，盖好被子，然后审视着自己的“邻居”，那人看上去好像在打盹儿。男孩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悄声问道：

“您懂匈牙利语吗……”

但是，邻床的病友似乎并没有听见男孩的问话。他的眼睛闭着，看起来好像在睡觉，盖在身上的被子随着呼吸

起伏。

男孩放弃了努力，仰面躺在床上。这时，他竟出乎意料地听到了病友的回答。

“我懂。”男人的眼睛仍然闭着，小声答道。听见对方的答话，男孩显得很兴奋：

“您从哪儿来？”男孩又问。但是，等他再次得到答话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失去了希望。

“从布达佩斯。”邻床的病友轻声说，他的眼睛自始至终都没有睁开。

“什么时候来的？”男孩继续好奇地问。这时，他已经知道需要等待，就像山上的牧羊人在跟对面山上的同伴喊话一样。

“11 月……”答话终于飘到了男孩的耳边。

看得出来，男孩肚子里揣了成千上万的问题想问，但是，他突然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里他们给吃的吗？”刚一问完，他便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不给。”在一段长长的等待之后，终于传来了对方的回答。

男孩再也不问什么了，仰面躺在枕头上，脸上一副惊惧的神情。显然，他的脑袋里在使劲琢磨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又从自己的床上探出身子，他的脑袋几乎伸到了隔壁的床上：

"你说，人是怎么饿死的？"他用干裂、沙哑的嗓音问。

还未等到对方回答，病房的门就被打开了。"卫生员"匆匆进来，径直走到男孩隔壁的病友床前。男孩圆睁着两眼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卫生员"先揭掉盖在男人身上的棉被，然后把手伸到病人的腰下，将病人裹到那条放在床脚的毛毯里，最后用了一个轻松的动作，就将病人沉重的身体背到了肩上。随后，他背着病人匆匆走出了病房—— 病床上，留下了一块包扎男人腹部伤口的纸巾碎片，那张纸片仿佛正在对男孩所抱的全部希望做嘲讽的告别。

就在这时，病房里响起了电流通过的"噼啪"声：男孩惊恐地用视线在病房内搜寻，终于发现了一个装在对面房门上方的广播匣子。

"Kommando Effekten, zu den Effektenkammern（管理衣物用品的工作组，请到储藏室去）。"播音喇叭里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这句话，男孩一个词也没有听懂。如果将他所有的思考总结一下，他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商议好了的骗局。如果没有什么潜藏的"目的"的话，病人为什么会被带到一个与他们所有的经验和正常思维完全矛盾的地方？为什么会被带到一个不仅有棉

被、而且屁股底下还铺着床单的地方？他突然回想起在奥斯威辛的记忆：那里也是将“目的”掩藏在草坪与鲜花之下。也许，房间里有什么仪器在监视我们，也许有什么电器设备在记录我们的谈话。因此，这里所有的人都缄口不语。而邻床的病友很可能就因为泄露了这里的秘密而被他们逮住……

“卫生员”匆匆回到病房，将男孩邻床病友的被子放到一旁，揭掉铺上的床单；随后将手伸到稻草垫的下边，轻轻抖了抖，使里面脆硬的稻草变得重新蓬松，然后铺上一条新床单，套上一个新枕套。男孩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卫生员”的一举一动。不用问，那位刚从这里被背走的病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就在这时，躺在玻璃窗下的年轻人呻吟起来：

“Pjetyta……”他轻声唤道：“Pjetyta！”

被叫做“Pjetyta”的“卫生员”立即朝年轻人的病床走去。显然，年轻人疼痛难忍，尽管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他讲的是波兰语），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表情里感觉到他正承受的折磨。“卫生员”在年轻人的床边坐下，对他低声耳语了好长时间，似乎在对他进行精神上的鼓励，鼓励他再增添一点点忍耐，再保持一点点毅力。“卫生员”一边说话，一边把手伸到年轻人的后背，帮他整了整枕头和盖着的被子——这一切都表现得非常热心，充满关爱。

病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句话："Gyinkujem, gyinkujem bardzo（谢谢，非常感谢）。"不用说，这是一句感激的话。在男孩看来，这种做法根本就不适合于这种场合。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显然是一种很难将其转变成画面的思考。但是，我们还是要将它写出来，只是希望能够为男孩的举止和面部表情的反应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背景。）

但是，就在这一刻，从走廊里传来的声响顿时将所有冷静的冥思一扫而净：先是大锅的磕碰声，紧接着是一声尖厉的吆喝，"Saal sechs! Essenholen（六号病房！开饭了）！"

"卫生员"出现在走廊，在什么人的帮助下——我们只能透过门缝看到那人的胳膊——将一只沉甸甸的大锅拖了进来。"卫生员"拉开挂在储藏室前面的毯子，从里面取出铝制饭盒。他开始分饭，然后两盒两盒地将饭盒端到病人床前。按照顺序，久尔卡得到的是最后一份。

男孩在喝汤。他可能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这碗热汤简直使他陶醉。喝完热汤后，他先偷眼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按照他在泽伊茨养成的习惯，用手指将饭盒里的残渣抹净。

"卫生员"收回饭盒。整个午餐都是在寂静无声之中进行的。男孩将饭盒递给"卫生员"，并说了一声："Gyinkujem（谢谢）。""卫生员"微笑着望了他一眼。

男孩像回家了一样仰面躺在病床上。面容平静，自信。

画面慢慢结束。这种无声的寂静，要尽可能地保持长久。

2. 末日

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划破了寂静的黑暗。

广播喇叭里响着令人作呕、使人错乱的喊话声："Krematorium, ausmachen（火葬场！停工）！"

那个声音再一次发出急迫的命令："Krematorium! Sofort ausmachen（火葬场！立即停工）！"

赤红的光焰驱散了黑暗，烈火熊熊，仿佛所有集中营的所有焚尸炉在一起燃烧。这时，火光逐渐暗淡，最后熄灭了。

播音喇叭仍在声嘶力竭地高叫："An alle SS – Angeh?rigen! Das Lager ist sofort zu verlassen（所有属于纳粹军队

的人员！立即撤离集中营）！”

之后，那声音再一次紧张激动地叫喊，但是在音调里夹杂了恐惧：“An alle SS – Angeh?rigen! Das Lager ist sofort zu verlassen （所有属于纳粹军队的人员！立即撤离集中营）！”

皮靴跺地的嘈杂，激烈的枪声，大炮的轰隆。之后，是一片寂静。

3. 出发

在漆黑的寂静中，突然响起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的男孩的旁白声：

“我回家的季节，几乎和我离家的时候一模一样。周围的山林早已染成一片葱茏的绿色，在埋着千万具尸体的大坑上，也已经萌生出了嫩草。最近一段时间，广场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的废墟，被集中营大火的残灰、被各种各样的破烂、废纸、罐头盒和垃圾撒满了的沥青地面，正熔化在酷夏的炽热之中。那时，他们也问过我：‘你有没有兴趣动身上路呢？’”

在男孩说话的过程中，画面慢慢展开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初夏。久尔卡穿过广场，步履艰难地朝集中营大门走



去。在他身后，是集中营“大营”的简易楼。在远处的营区小路上，囚犯们穿着各式各样捡来或者要来的衣服往来穿梭。在带刺的铁丝网上，不时可以看到晾在上面的内衣内裤。男孩的上身套了一件囚衣，下身穿了一条美国大兵的绿色军裤，脚上登着一双系带的皮靴，头上戴了顶波兰军官的军帽——鬼知道他是怎么搞到这一身装束的。他的下巴总在不停地咀动，他在咀嚼着口香糖的香味。走路时，他的腿有些瘸。铁打的集中营大门敞开着，门上仍旧写着我们曾经见过的那一串字母。大门的岗楼上，美国的星条旗在风中飘卷。

男孩的旁白：

“决定上路的大都是年轻人。‘匈牙利集中营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不但鼓动我们回家，而且还亲自为我们安排行程，我们就叫他‘米克洛什大叔’吧。他鼓励我们说，我们应该继续活下去。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由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不过我很明白，既然现在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回家的机会……”

随着旁白的最后一句话，男孩走出了集中营大门，朝掩映在大树之间的建筑走去。那里曾是德国军官的别墅和纳粹士兵的兵营，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军指挥部”。在餐厅门口，有许多风度翩翩的美国士兵进进出出，他们都系

着白色腰带和白色绑腿，胳膊上戴着写有“MP”字样的“军警”袖标。路上跑着美国卡车，路边停着军用吉普。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恰好在男孩身边停下，从车上跳下一名美国中士。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个正从他身边经过的男孩，迅速摸了一下身上的所有口袋，看上去好像是有什么人在强迫他，叫他不能让这个男孩两手空空地离开集中营。最后，他终于摸出了一盒“Lucky Strike 牌”香烟送给久尔卡。

“Thank you, sir, I don't smoke（谢谢您，先生，我不抽烟）。”男孩婉言谢绝。

“You don't smoke（你不抽烟）。”美国人一边略带不安地重复着男孩的话，一边自己点燃了一支。

“I'm sorry, sir（对不起，先生）。”男孩解释道。

“You speak a fine English（你的英语讲得很好）。”美国人上下打量了男孩一下，问：“Where did you learn it（你在什么地方学的）？”

“In school, sir, in my childhood（在学校里，先生，在我的童年时代）。”男孩说。

“But you are still just a child（但是，你现在也还是个孩子）。”美国军人说。男孩听了这句话后，尽管脸上流露出一种谅解的微笑，但是并没有打断对方的话。“Where are you from（你是哪国人）？”美国人又问。

"From Hungary（匈牙利）。"

"Hungary? Wait a minute（匈牙利？你等一下）。"这时，美国军人从身后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报纸，并飞速地翻阅起来。"Isn't Budapest in Hungary（是不是布达佩斯就在匈牙利）？"他一边翻着，一边问道。

"Yes, it is（是，你说得很对）。"

"Look here（你看这儿）！"他说着，将一页报纸指给男孩看。

男孩朝前凑近了一步，看到一幅占了半个版面的大幅照片，一个变成废墟了的广场和几道突兀耸立的断墙。在石头住房之间，有一群被就地推倒的雕像，被打成碎片的街心喷泉。在一片断裂的石头地上，躺着几匹死马，周围挤着一大群人。他们很可能是在分割马肉。

"A Kálvin tér（这是卡尔文广场）。"男孩小声说。

"What did you say（你说什么）？"美国人问。

"A beautiful square in the town（这是城里的一个漂亮广场）。"男孩解释说。

"Well, I see（哦，我知道了）。"美国军人遗憾地说，随后他又问道，"Aren't you a Jew（你不是个犹太人吗）？"

男孩仍失神地看着这张照片，点了点头。这实在是一

幅令他震撼的场景。现在，他可能第一次想到，自己对旧日景物不变的梦想，仅仅是一场错误的幻觉，他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和他离开时完全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一刻，他仿佛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颤抖。

"I' m also a Jew（我也是犹太人）。"美国军人继续说下去："You ' re not going back, are you（你不会再回去了，对不对）？"

"But …… I have to go（但是……我必须回去）。"男孩惶惑地含糊说。

"You don' t have to do anything anymore（从现在开始，你不再被人强迫做任何事）。"美国人说，他将报纸重新塞回到口袋里，然后朝餐厅走去。男孩要想听清他说的话，就必须紧紧跟着他。"Why don' t you go to Sweden? Or to Switzerland? You know, don't you, that now you are welcome there（你为什么不去瑞典？或者瑞士呢？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在那里会受到欢迎）？

男孩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他知道。

谈话间，他们已经走进了美军餐厅。

"There you will be taken care of。You will gain weight and will be strong again。Later you may come to US, study at a university（你在那里会得到很好的照料。你将增长体重，将变得重新强壮。以后，你可以来美国，在大学读

书）。”美国人一边说，一边从架子上拿起盘子和刀叉。

“But，I must go home……My father（但是，我必须回家……我的父亲）……”男孩解释说。

“Oh，the family，the almighty family(噢，家，全能的家)。”美国人点了点头，谁也不知道在他的这句话里隐藏了多少讥讽。这时，他忽然注意到男孩正环顾四周的惊异眼神。围着餐桌吃饭的美国士兵，戴着白色帽子的厨师，蒸汽腾腾的厨房，玻璃隔墙，还有领餐的窗口——这一切对男孩来说，都显得格外精美诱人。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for lunch（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午餐）？”美国人邀请道，但是男孩慌忙谢绝说：“Thank you sir，I already ate（谢谢您，先生，我已经吃过饭了）。”

“As you wish（这随你便）。”美国人耸了耸肩，“Good bye, young man! Think it over。Don't pass by an oppurtunity，take a chance（再见，年轻人！你再好好想想。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要抓住时机）！”说完，他朝厨房走去。

画面逐渐转换。

曾经的纳粹医院的一间病房。房内的病床有些错乱无

序，但是还算不上拥挤。房间里，只有男孩独自一人。他站在镜子前沉思地审视着自己。

男孩的旁白：

“总的来讲，我可以说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了，只是还有一些奇怪的小毛病。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指按一下自己的皮肤，这个手印就好像是按在黄油或者蜡油上一样，很久都不会消失。当我在纳粹医院中的一个带镜子的舒适房间里第一次照到自己时，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脸有点变样了。我记忆中的自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他的眼睛更加友善，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以前的目光更洋溢着自信。另外，我的腿也瘸了。不过这没关系，米克洛什大叔……”

画面逐渐转换。

在“大营”内用铁丝网围绕着的一个营区内，在一个隆起的土坡边缘的铁丝网后边，是已被废弃了的“小营”，那些灰色的临时板房曾经被作为“伤寒病房”使用。在那些板房之间，可以看到不久前挖好的万人坑，在挖出的土堆上，还有星星散落的、萎蔫了的野花。

三四十个年轻人围着一位身材矮壮、精力充沛、头发花白、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米克洛什大叔”。这群年轻人都曾是集中营里的苦役犯，其中有一半还是孩子，

久尔卡也挤在里边。

“……家乡的空气会平复一切！”他大声贼道。接着男孩的旁白，响起了男人洪钟一样嘹亮震耳的声音，声音里放射出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坚定的乐观。“回家，我们将重建自己新的家园！”他将声音扬得更高。这时，他对在场的所有人发出号召，“全体集合！排成三队！快点！快点！”在他激昂的语调中，也流露出一些不耐烦的情绪。

人们很快排成了三列纵队。

“注意！”米克洛什大叔指挥道，“队伍出发！”队伍开始行进，人们的脚掌踩在用小石块铺成的集中营小路上。

米克洛什大叔走在队列的一侧，高呼着行军号子：“一，二，三，四！”随后用嘶哑的嗓音唱道，“在马德里边境上，我们站岗……”

人们慢慢适应了这个节奏；三列纵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歌，走在碎石铺成的小路上。

“一，二，三，四！”米克洛什大叔指挥着队伍。

画面逐渐转换。

镜头又拉回到曾经的纳粹医院。不过，现在房间里已经挤满了人，有八到十个准备上路的一组年轻人正在收拾

行李，久尔卡也在这组人中间。男孩正将东西塞进一个长形、浅蓝色的美军背包里。

男孩的旁白：

“我是轻装上路的。背包里只有两条厚毯子、几条换洗的内衣裤和一件被纳粹士兵丢在仓库里的、织得很好的毛衣。我穿了一条美国大兵的绿呢子军裤和一双橡胶底的系带军鞋，还绑了一副非常结实的皮护腿，头上戴了一顶式样很怪的帽子——正像他们讲的，这顶军帽是一位波兰军官曾经在我面前戴过的。我的上衣是一件早已穿惯了的、带竖条的旧囚衣，我对自己的这副装束很满意。我想，这样别人至少不会对我发生误解。另外，夏天穿着它，感觉很舒服，很合适，很凉快……”

房门突然被撞开了，米克洛什大叔出现在门口。气氛顿时激奋起来：“快！快！现在美军可以提供给我们一辆卡车使用！十分钟后全体集合！”说完，他一阵风似的出去了，冲进隔壁的房门。

4. 抉择

停车场位于纳粹军营中间的空场上。

此刻，归心似箭的人们正将行李扔到车上，随后爬上美国军用卡车。

下面，在驾驶室旁边，米克洛什大叔正在跟一位美国士兵商议着什么——我们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而且这两个谈话的人，我们也是从卡车上俯视到的。

这时，久尔卡也正在往车上爬。他的脚有点痛，其他的同伴们在帮他，从上面拽他上车。出发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人们大声畅笑着。对于将要甩到自己身后的集中营，他们似乎像对日常琐事一样地全无感觉。在这种情绪下，他们显然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时，我们继续从卡车向下看，可以看到米克洛什大叔正跟那名美国士兵坐在驾驶室里。另一名美国军人爬上车，一直走到卡车的前部。他转过身，背对着发动机箱，高高举起了手臂。看来，他要对人群讲话。

久尔卡一眼认出了自己的朋友，那位美军中士。

“这里有谁能讲英语吗？”美军中士环视了一眼车上的人群。这时，他也注意到了男孩，尽管他清楚男孩可以做他的翻译，但是还是没有跟他搭话。就在男孩准备毛遂自荐之前，一个衣冠整洁、神情自信、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高高举起了胳膊。美国人在几个报名者中，选择了那位年轻人。

“朋友们！”翻译将美军中士的英语译成匈文：“我

们相信，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愿，决定返回你们的祖国——匈牙利。我们，美国军队能够为你们做到的，只有把你们送到东部，送到分界线，在那里，我们将把你们交给苏维埃政府。在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们将不再承担责任。祝你们旅途顺利！平安幸运！”

年轻人们向美军中士热烈地鼓掌。美国人挥了挥手臂向大家致意，随后爬下了军车。但是，就在他准备从车尾跳下的时候，他在男孩面前稍稍停顿了片刻：

“Hello，young man（嘿，年轻人）！”他招呼男孩说：“I would rather not see you here（我并不希望在这里看到你）。”

“But I told you，sir（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先生）。”男孩开口道。

“Yes，I remember（是的，我记得）。”美国人打断了男孩的话，用十分坚毅、刚硬的目光在男孩眼中盯了片刻，然后说：“You can still get off（你现在还可以下车）。”

“Thank you，sir（谢谢您，先生）。”男孩答道：“But I stay（但是我要留在这里）。”

“Ok，it's your wish（好吧，这随你便）。”美国人说着，敏捷地飞身跳下了军车。

卡车发动机开始隆隆作响。

5. 分界线

两三个小时之后。

在林阴夹道、被炸弹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在托林吉亚境内某个风景秀美、丘陵起伏的郊野。随着我们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飞速缩短，一道标志路界的横杆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前面的岗亭和苏联士兵。

镜头拉近美军卡车。卡车上群情激昂，军车开始刹车，终于停了下来。

从车斗里向下看，米克洛什大叔和美军士兵跳出了驾驶室，苏联军官从岗亭里走出来。他们正在交谈。

男孩们喧闹着，放下车帮，欢快地从军车侧面跳下公路。这时，那名美国士兵已经坐回到驾驶室里。汽车调了个头，朝回去的方向开走了。男孩们开心地笑着，并挥舞着手臂。米克洛什大叔正与一位苏联军官交涉：苏联军官看上去很和善，但很严肃，米克洛什大叔满脸堆笑：

“Szpasszіba, tovaris（谢谢您，同志）！”米克洛什大叔用俄语说。随后，他转向那群由他照管的年轻人。

“孩子们，现在我们就要跨过分界线，进入苏维埃边境了！上尉同志向我们保证，我们将在路上得到苏维埃军队的全力帮助！让我们谢谢他：Szpasszіba, tovaris（谢谢

您，同志）！”

欢谢声像一首大合唱：Szpassziba, tovaris（谢谢您，同志）！

苏联上尉拘谨地点点头，高高升起了横杆。

队伍向左拐进一条小路。眼前突然展现出一幅开阔的风景。绿草茵茵的山丘浸浴在夏日黄昏温柔的光影里，仿佛是一位风景画家将黄色的颜料滴洒在涂了绿底的画布上，远远望去，一簇黄色的星点在山坡上醒人眼目。他们走近之后才看清楚，那原来是一群身穿黄色军服的苏联战士正围坐在一口口饭锅旁，每口饭锅周围都坐了五位士兵，他们用勺子在锅里搅了搅，然后舀出一勺古雅士汤送到嘴边。

我们看到，男孩睁大了眼睛，中了魔法似的盯着他们怔怔地发呆。

画面快速转换。

车辆穿梭的国家公路。在俄罗斯军车的车队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大批成群结队的难民、归国者和“无家可归者”，他们有的步行，有的挤在马车里，有的坐在破旧的汽车上。我们绕过了一个弹坑。远处，可以望到一座毁于战火的村庄废墟——谁也不知道到底出于什么原因，那座村庄成为了战争结束之前最后的攻击目标。

Kertész Imre

人们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地跌撞而行，不时要躲过一辆辆从他们身边狂野地疾驰而过的俄罗斯军车。

“再坚持一会儿！”米克洛什大叔鼓励大家，“他们保证，从明天开始就会给我们提供汽车。”

一幅新的画面。

在一座似乎未被战火烧过的德国小城里，行军队伍排成三列，前进在一幢幢外观很像蜂蜜饼[①]似的漂亮民宅之间。米克洛什大叔走在队伍的一侧。人们在高声唱着：

“我们的镣铐是如此沉重 / 快握住我们劳动的双手 / 我们是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时，队伍齐声高喊着进行曲歌词中的一句口号：

“Rot – front（赤色前线）！”

道路两边的行人偷偷地将惊异目光投向这支特别的队伍，包括久尔卡在内，队伍里的一些人还穿着集中营的囚服。毫无疑问，人们都知道这支队伍从何而来。“Rot – front（赤色前线）！”的喊声在人群里此起彼伏地回响。

“立定！”米克洛什大叔下令道，“今天晚上，我们被安排在这座学校里宿营！明天我们将行军到德雷斯顿，从那里我们可以乘火车到波若尼！到了波若尼，我们再决

① 蜂蜜饼，是匈牙利人通常在节日里用蜂蜜和面粉烤制的一种传统甜饼，上面再用彩色糖线绘出各式的装饰图案。

定如何继续前进！”

队伍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男孩们蜂拥挤进了学校大门。

画面逐渐转换。

清晨。

学校盥洗室内水花四溅，一群上身赤裸的年轻人一边洗漱，一边欢快地叫喊。久尔卡也在同伴之中。

过了一会儿，随着一阵吼叫，有人厮打起来，人群突然乱做一团。

久尔卡试图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从混乱与叫嚷之中，他只能听清楚一句：

“嘿，衬衫！把你的衬衫脱下来，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男孩透过扭做一团的身体和肩膀，隐约看到一群年轻人正在将一个家伙的衬衫撕下来，然后把他的一条胳膊高高扬起。

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他这里有文身！在他的胳肢窝下边有一个纳粹标志！”

这名被人揭穿了的纳粹士兵顿时遭到一阵拳打脚踢，他大叫着求饶：“我什么也没有做！”他喊道，“我只当过哨兵！有上帝作证！我只当过哨兵！”

米克洛什大叔推门闯进来："你们叫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名纳粹士兵被踢到米克洛什大叔跟前，他还在叫喊求饶："我只当过哨兵！上帝作证！饶了我吧！"

有人赶忙向米克洛什大叔解释道："我们发现，他从来不脱衬衫！"那人说着一把将纳粹士兵的胳膊拽起来，"原来，他这里有文身！他是个纳粹士兵！"

"这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只当过哨兵……"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够了！赶快住手！你们听到没有?！住手！"米克洛什大叔吼了起来。

年轻人当即不再踢打，一片死寂，只有那名纳粹士兵还在哭喊：

"我什么也没干过！我只想回家！"

"你是不是为了逃避坐牢，才混到我们中间来的？"米克洛什厉声质问。

"饶恕我吧。"纳粹士兵哀嚎着，"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抽泣说。

"你是在匈牙利加入纳粹的吗？"米克洛什大叔继续盘问。

"我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只是在服役时当过哨兵。

上帝作证！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有谁见过他没有？”米克洛什大叔环视了一眼周围的男孩。

没有人见过他。

“他也可能曾在哪个小集中营里当过兵。”人群中有个声音说。

“说不定是在奥尔德洛夫集中营。”另一个年轻人强调说，“几乎没有人能在那里活下来……”他说着突然放声痛哭着喊起来，“我亲眼看到一个跟他一样的混蛋开枪把我哥哥打死……”他飞起一脚踢在那名无助的纳粹士兵身上。

“住手！”米克洛什大叔命令道，“我们不使用暴力惩罚任何人！我们决不判决任何人！这就是我们和那些家伙的不同之处！”他说着，用手指了一下那个纳粹兵，“派四个人把他押送到苏维埃城市指挥部去！那里会从他嘴里抠出事实来的。把他的手绑起来，别让他跑掉！你，你，你，还有你！”米克洛什大叔指定了四个人执行押送任务，最后一名则是久尔卡。

“我的腿痛。”男孩说。

“对了，你的腿痛。”米克洛什大叔说着，又朝另一个年轻人指了一下，“那么，你去吧！”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在学校的体操房内。



地上摊着几块垫子，几个年轻人正将行军被卷起来：看得出来，他们是在这里过的夜，现在正收拾行李，准备继续赶路。每个人的神色都显得紧张，显然，他们还未能摆脱刚刚发生的事件的冲击。

在久尔卡身边，那名“翻译”正在打包。这是个外表出众的年轻人，几天前，曾在美军卡车上为那名美军中士当过翻译。

“你的腿真疼吗？是不是只是个借口？”年轻人问。

“真的很疼。”

“要是不疼的话，你愿意接受押送任务去市指挥部吗？”

男孩被这个问题惊住了，看得出来，他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男孩耸了耸肩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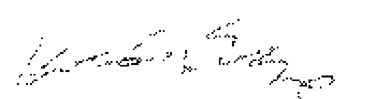
“反正我不会去。”“翻译”说，“我在集中营里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假如我能够从那里出来的话，一定要试着过正常生活。”

男孩稍稍沉思了一下，然后问：

“你说的‘正常生活’是指什么？”

“我指的是，集中营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翻译”试着解释道。

“但是，它存在过。”男孩固执地坚持说。



“当然，它存在过。我也是从奥尔德洛夫集中营的队伍里逃出来的。是被布亨瓦尔德的政治犯救出来的。”

“我也是被他们救出来的。”男孩说。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翻译”继续说下去。

“我也一样。”男孩附和道。

“一个已经死过一次了的人，就不会再怨恨什么。”“翻译”说，“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他将目光落在男孩脸上。

男孩再次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道。”最后，他跟刚才一样地回答。

画面切换。

德雷斯顿的城市废墟。

一群年轻人散布在城市中心的一片草坪上，他们正在吃下午的便餐。

他们坐在草地上，膝盖之间摆着罐头，手里执着小刀。在他们周围是一片瓦砾和倒塌的房子。一根根铁皮烟囱从地下兀立而出，有的还冒着缕缕炊烟。显然，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大都生活在地下。再往前看，在曾经的城市大街上，有几个人影在匆匆忙碌。他们有的推着小车，有的扛着包裹，有的则携老带小地“住”在破门洞里，那里摊着被褥，摆着餐具、铁床和其他的家什……

“德雷斯顿……我以前曾经来过这儿。”米克洛什大叔讲述说，“你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个城市原来的样子。这曾是德国最富有、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大家一声不响地吃着饭。久尔卡坐在离米克洛什大叔不远的地方。

“他们也该如此。这些自以为‘优等民族’的家伙。”男人讥讽地说道，“现在他们在地下钻来爬去，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是他们自己找的！”他环视了一周，又说，“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胜利’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他无言地看着大家。这时，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了久尔卡脸上，此刻，男孩正远远望着一对浑身瑟缩、饥寒交迫的老年夫妇发愣。“你可怜他们吗？”男人问他。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为了感染男孩而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激愤情绪。没有等对方回答，男人继续说下去，“可是，当你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他们一点也没有可怜过你！是不是这么回事？”他将脸转向其他人。尽管包括久尔卡和“翻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但人群中还是响起了合唱般的回答：

“是这样！”

“瞧，你看到没有！”米克洛什大叔友好地对男孩说，“你现在自由了！你要好好地活下去！要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和胜利感到高兴！”

画面切换。

在德雷斯顿火车站的废墟前。

到处人山人海。列车静静地停在隆起的路基上，不但车厢内已经塞得满满的，就连车厢顶上也都挤满了人，有的乘客正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落脚之地。

米克洛什大叔正高举着手，将队伍聚集在自己身边："每个人都要给自己找一个能呆的地方！"他的喊声盖过了人群的喧嚷，"我们在波若尼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集合！现在上车！"

这群年轻人立即朝车站涌去。

一幅新的画面。

波若尼①。上午。火车站前的广场上。

我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气氛与前一幕不同。这座城市的状况尚好，并未遭到战争的破坏，这里的人们也生气勃勃。

米克洛什大叔的队伍分成几组，整齐地站在广场中央。他们的外表和装束，像磁铁一样地引来那些喜欢看热闹的好奇者和在绝望中期待奇迹的人们的注意。询问像暴雨一样朝他们头上泼去。我们只能够听到片言只语：

① 波若尼，即斯洛伐克境内的布拉迪斯拉瓦。

"你们是从集中营来的吗？……从哪个集中营？……你们认不认识一个？……那边的人还很多吗？……你们有没有见到我儿子？……你们有没有碰到……"

在稍远的地方，久尔卡用两条腿紧紧夹着自己的背包，他也被人们团团围住。他疲惫地解释说："在集中营里，几乎没人会有名字……"

"他是个卷曲黑发的男人，"一位妇人仍不甘心地试图启发他："四十三岁，总是面带微笑……"

"在集中营里，几乎没有人会微笑……"男孩回答。

围着男孩的人群慢慢散开了，一位外表古怪、穿着长袖衬衫的中年男人仍迟迟不走。他将一对拇指插在裤带后边，其他四个指头撑在裤外，正一声不响地看着男孩。这时，他朝久尔卡迈近一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您一个另外的问题。"

"可以。"男孩说。

男人清了清嗓子，迟疑了片刻，最后终于问道："您看到毒气室了吗？"

男孩有点惊住了："我想，现在最好不谈这个问题。"随后，他回答说。

"哦，那好。"男人又说，"可是，我只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毒气室。"

"这要看在什么地方。"男孩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之

后，回答说，“比如说，在奥斯威辛很可能有，但是，我是从布亨瓦尔德来的。”

“从哪儿？”男人问。

男孩慢慢地、逐音节地重复道：“我是从布－亨－瓦尔德来的。”

“您是从布亨瓦尔德来的。”男人点点头说。

“对，我是从那儿来的。”

“那么，等一下，”男人用监考老师一样刻板的神情继续问他，“那么，您有没有听说过毒气室呢？”

“当然听说过。”男孩惊诧地回答。

“那么可以这么说，就您来说，您并没有亲眼看到过毒气室。是这样吗？”

“是这样。”男孩承认道。

“谢谢，我只想知道这些。”男人满意地说，然后僵硬地退了两步，站到一旁。也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男孩心里生出某种不祥的感觉。

画面结束。

列车上。车厢顶上也堆满了人。我们在一节车厢的车门台阶上看到了久尔卡。他被死死地夹在人堆里，正歪着头打盹儿，两只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背包。

清晨天光渐亮。男孩睁开了眼睛。火车正好颠簸着驶

过一个小火车站。在火车站的建筑上，可以看到用匈牙利字母拼写的地名。男孩看得两眼发愣。

切换画面。

火车缓慢驶进了布达佩斯西站。火车站躺在一片废墟之上，所有的窗户全是破碎的。一望无际的人海将火车站台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嘈杂的叫嚷和拼命的推搡。忽然，我们看到了米克洛什大叔高举的手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嘴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却被站台上的喧嚣吞没了。一些我们曾经见过的面孔聚在他的周围，他们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出发了。

我们看到久尔卡走在人群的后面。他直勾勾地瞪着眼睛，紧盯着米克洛什大叔举在空中的手。他落在了队伍后面，站在那儿等着。

画面结束。

6. 失落的命运

久尔卡缓步走在一条小街上。这是一个明媚的夏日上午。男孩感到浑身燥热，疲惫不堪，肩上背着行李袋。

现在，他站在一个广场上。环顾四周，试图辨认出方向。他一眼看到一座又破又旧的电影院，于是顺着那个方

向走去。他抬头望了一眼街头的路牌："勿忘我大街"。

他从街角拐进。

他在一个阴暗、潮闷的门洞里仔细查找着住户的姓名。

在一个古老、破旧的环形走廊上，男孩逐一查看着每户门上的号码。

他在一扇门前站住，按响了门铃。

随着一串脚步声，门突然被猛地拉开了。门口出现了一张女人面孔。从她的神色看，似乎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脸上显出一股失落，迅速将房门掩上。最后，终于又拉开一条门缝，问：

"你找什么人吗？"

"对。"男孩语调沉重地答道。

"找谁？"

"茨特罗姆·邦迪。"

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位黑发、矮胖的年轻女人。她长得酷像茨特罗姆·邦迪，尤其是那双细小的、斜吊着的黑眼睛。

"他不在家。"女人说。

男孩显得犹豫不决。

"他只是现在不在家吗？"他终于笨口拙舌地问。

这时，女人上下打量了男孩一眼，脸上忽然浮现出一

种猜测的神情。

“他根本就不在家。”女人回答，眼里已经盈满了泪水，“您是……”她也开始向男孩询问，但是就在这时，从前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暗影里，走出了一位清瘦憔悴、头裹纱巾、身穿深色衣服的老妇人。

“谁来了？”没等走到门口，老妇人就急切地询问。当她看到男孩的时候，也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我想找茨特罗姆·邦迪。”男孩小声地说。

“他不在家。”老妇人回答。“你下回再来吧。也可能就过几天。”年轻一些的女人好像知道什么实情似的，做了一个推辞的手势，然后无言地扭过头，将手背抬向眼睛，好像要止住抽噎似的。

男孩转身走了。

老妇人在他身后喊道：“请等一下……”

画面结束。

男孩走在街上，走到他曾经住过的房子前。

他把背包放到腿边，仔细看了看大门。

这时，一对年轻夫妇正好推着一辆童车从门里走出来。他们漠不关心地从男孩身边走过，男孩不由自主地向童车里瞥了一眼：童车里满满堆着的是副食、面包，以及各类厨房用具。

男孩跨进大门。

他站在阴暗的门道里，看了一眼老式电梯和楼梯的台阶。

他沿着楼梯往上爬。在楼道拐角的地方停住脚步，朝四周环顾了一眼，并用鼻子嗅了一下。然后，他下定了决心，抬起腿疾步朝楼上走去。

男孩站在一户门前。他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将背包放在腿旁。男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按响了门铃。

随着一阵脚步声，房门打开了一条缝隙，门的内侧还挂着一条保险锁的金属链。男孩看到一张陌生的中年女人的面孔，女人面色枯黄，瘦得棱角分明。

男孩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妇人怜悯地摇摇头：

“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她用应付乞丐的口吻对男孩说，然后随手要关房门。

男孩突然将腿插到门缝里。

“你要干什么？”妇人被吓住了。

“对不起，我住在这儿。”男孩说。

“你是谁？”妇人惊诧地问，“你肯定弄错了门牌号码，”之后她又说，“这是我们的家。”

借着男孩倒退一步、重新核对房门号码的空档，妇人

迅速撞上了房门，并拧了一下钥匙，将门从里面锁上。

男孩愣愣地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脸上浮现出一种独特的沉闷神情。在这副神情里，没有任何的绝望，没有任何的失措，没有任何的苦痛。然而，这种沉闷的神情，将一直伴随他一生。

他拎起背包往楼上走，走过一扇熟悉的房门。男孩往前走了几步，忽然收住脚想了想，最终又走回来，按响了门铃。

他又听到一串脚步声，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肥胖的高大妇人：她正是弗莱什曼伯母。妇人就跟我们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穿着一件舒适的长袍。

弗莱什曼伯母跟前一个邻居一样，也准备撞上房门。但是，她最终还是没有将门关上。

男孩与弗莱什曼伯母相互打量着。

在他们后边，在门厅里，随着眼镜的反光，我们看到了弗莱什曼老伯枯槁的面孔。在弗莱什曼老伯旁边，是脸庞通红、头上留着孩子式中分、嘴里叼着雪茄烟蒂的斯泰奈尔老伯。他们都跟我们第一次见到时一模一样，似乎没有任何改变。

弗莱什曼老伯突然惊叫起来：“久尔卡！”

斯泰奈尔老伯也向前赶上几步，将男孩搂在怀里。

老人们急切地询问，一串串问话劈头朝男孩砸去：

“你从什么地方回来?……什么时候?……怎么回事……”

他们将男孩拉进屋里。

弗莱什曼家中，房间里的一切陈设都和我们先前曾经看到的一模一样。男孩坐在一张棕红色的沙发里。

“我按了我家的门铃，”男孩说：“但是，是别人开的门。”

一阵不安的沉默。

“你不饿吗？”弗莱什曼伯母问。“我记得你以前喜欢吃带洋葱的猪油抹面包……”她边说边疾步走出了客厅。

又是一阵令人惶惑的沉默。

“现在，情况是这样……”斯泰奈尔老伯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我爸爸呢？”男孩问。

两位老伯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

“他死了吗？”

“他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斯泰奈尔老伯说着，像一只谨慎的老蝙蝠，将手搭在了男孩的胳膊上，“消息是你父亲的一个同伴捎来的，是从一个德国的集中营里……”

“不过，那个集中营是在奥地利境内。”弗莱什曼老

伯插言道。

“等一下，让我想想它叫什么……”斯泰奈尔老伯沉思了片刻。

“好像是……”弗莱什曼老伯也在脑子里搜寻着。

这时，男孩小声打破了寂静：“莫塔森。”

“对，就是它，莫塔森！”两位老人很兴奋地想起了这个词，但是很快又重新陷入了沉闷。

“那么，我妈妈呢？……你们有没有听说她的消息？”男孩问。

“怎么会不知道！”斯泰奈尔老伯稍稍松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地说，“她也熬了过来，现在很健康，气色特别好。”

“几个星期前，她还到这里来过……来找你，来打听你的消息……”弗莱什曼老伯补充说。

“那么……我的继母呢？”男孩又问。

“是这样，她已经重新嫁了人……”斯泰奈尔老伯说，“她嫁给谁了？哦，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叫什么柯瓦奇的。”

“哪里是什么柯瓦奇，好像是福特……”弗莱什曼老伯争辩说。

“是舒特。”男孩平静地说。

“对，就是他，舒特！”两位老人又高兴地叫道。

"话说回来，一切都多亏了他。"弗莱什曼老伯赞许地点头说。

"是他拯救了所有的财产。"斯泰奈尔老伯也点头附和。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他把东西藏了起来。"弗莱什曼老伯补充道。

"也许，这事仓促了一点儿。"斯泰奈尔老伯谨慎地说。

"也许。"弗莱什曼老伯也附和道。

"不过，这可以理解。"斯泰奈尔老伯说着点了点头。

这时，弗莱什曼伯母端着一盘猪油抹面包和一杯水走进来。

男孩感激地望着她。

"快吃吧！"弗莱什曼老伯催他道。

男孩开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之后，他舒适地坐在沙发里，用手摸了摸沙发的棕红色面料。"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坐在这儿的？"他突然问道。"当时，我们还在这里争辩，我是应该乘汽车，还是坐火车去切佩尔岛……"男孩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一片死寂。

"孩子，"终于，斯泰奈尔老伯开口说，"当时我们

不可能知道，这条路竟会把你一直送到集中营的地狱里去。”

“集中营并不是地狱。”男孩平静地说。

“不是地狱，那又是什么？”斯泰奈尔老伯反问道：“我只能将它想象成地狱。”

“可是，我却想象不出地狱的样子。”男孩说。

“我不明白，你们究竟在争什么？”弗莱什曼老伯问：“这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它们的区别是，地狱并不存在，而集中营却确实存在。”男孩答道。

“应该说是，曾经存在过，”这时弗莱什曼伯母赶紧插言道，“幸运的是，现在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也重新回到了家里。”妇人爱抚着男孩的脑袋，“我可爱的孩子，现在还是应该想一想你的将来。”

“我的将来？”男孩现出奇怪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弗莱什曼老伯将手放在男孩的胳膊上，说，“首先要忘掉这些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要忘掉？”男孩诧异地反问。

“为了你能够继续活下去！”斯泰奈尔老伯说。

“为了能够自由地生活。”弗莱什曼伯母也点头说。

“背着这么沉重的负荷，我们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斯泰奈尔老伯强调说。

"那么，我以前的生活呢？"男孩问道："我将怎么处置我以前的生活呢？那也曾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那段生活已经结束了，"弗莱什曼老伯斩钉截铁地说，"那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另一种命运……"

"但是，我已经接受了那一段命运。"男孩仍固执地争辩。

"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接受了那一段命运。"弗莱什曼老伯说。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斯泰奈尔老伯补充道。

"然而，我们现在自由了。"弗莱什曼老伯说。

"可是，我们那时也是自由的。"男孩争辩说，"我们总有许多的时间。在'海关署'里我们呆了整整一天。在奥斯威辛，在排队排到医生跟前之前，我们至少等了半个小时。我们总有时间发生一些其他的什么，而不是只能发生这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奥斯威辛也跟家里差不多，比如说，就跟我和父亲告别时一样……"

斯泰奈尔老伯稍稍动了下身子，痛苦地回味着男孩的这些话。

"但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他突然喊了起来。

"够了！"弗莱什曼伯母声调柔和而果断地插言道，"现在别再为这些花费脑筋了。久尔卡，你已经很累了。

在你身后还有一条大路，一条很宽很远的大路。你需要休息一下，另外，你妈妈也在等你呢。她见到你会多么幸福！快回家吧，让她好好地高兴一下……”

就在妇人说话的同时，大家都拉他起身，十分爱怜地将男孩让出房间。他们相互吻别。男孩戴上帽子，然后找自己的背包。

楼道里。

男孩慢步往楼下走。

安娜玛丽娅出现在楼梯拐弯处。她正在往楼上爬，手里抱着一个新出炉的面包，这个情景就跟我们在电影一开始时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是男孩手里抱着面包朝上爬。

女孩长大了一些，成熟了一些，可能更漂亮了一些，但是，当年洋溢在女孩脸上的某种光亮似乎已经熄灭了。

女孩正要从男孩身边走过，可是男孩并不情愿给她让路，因此，她抬眼打量着对方：

“久尔卡！”她惊讶地叫出了声。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动不动地定在了那里。

“你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女孩终于忍不住地问他，语调显得有些窘迫。

“我刚从集中营出来。”男孩说。

“非常……可怕吗？”女孩不安地问。

“不。”男孩说，“你已经知道了吗？什么叫‘犹太人’？”他的脸上随之掠过一丝微笑。

“说这个已经没有意思了，”女孩耸了耸肩膀，“一切都过去了。”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哭成了什么样子？”

“我哭了？”女孩惶惑地问道。

“当时你说，‘这毫无意义’。我试图安慰你，但是我并没有权力那样做，因为我自己也是犹太人。”

“那么现在你是什么人呢？”女孩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丝好奇的表情。

“我不知道。”男孩想了一下，又说，“也可能，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他微笑起来。

“你变了。你变得这么怪。”女孩说，“就像一个陌生人。”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男孩说。

“这话怎么讲？”

“现在，我已经不会再怨恨什么了。”

说完，男孩继续朝楼下走去。

转换画面。

在一条街道上。夏日的傍晚。男孩从大门里走出，没

走出几步，就在一个广场边站住，将背包放到脚边。

男孩的旁白：

“我在广场上稍稍停了一下，以积聚一些力量。”

在我们前面，那条男孩将要沿着它离去的街巷，看上去长得没有尽头。在远处逐渐被蓝色浸染的山丘之上，是嫣红的天空。我们是某个寂静节目的见证人和参加者：迎接正在降临的夜幕。街上的车流逐渐稀疏，行人的脚步开始放慢，都市的喧嚣逐渐平静，人们的视线也变得柔和，并且将自己的脸转向彼此。似乎这一切都被一片金黄的光芒笼罩，这幅寂静的景象——我们曾在集中营的一幕中看到过，而且我们要用一种未来追忆的角度来描绘它。

男孩的旁白：

“即使现在，即使是在这里，我仍这样认为：对我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时光，是我在集中营中度过的可爱时光。在那之后，使我萌生出一种强烈、痛苦、无可奈何的感觉，这就是思乡之情。刹那间，所有的一切，所有令人惊诧的怪异情绪和令人心悸的破碎记忆，都在我体内变得活跃、蓬勃起来。的确，从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讲，我在集中

营的生活更纯粹、更简单……所有的情景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包括那些救了我性命的人；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想到他们，带着些许的责备和爱的重负。”

男孩拎起背包，背向我们朝前方走去。

男孩的旁白：

“我们用不着夸大其词。其实，我自己的心里非常清楚，为了能够活下去，我可以接受所有的道理，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的确，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我记得，母亲曾计划让我当一名工程师，或者医生等类似的人物。这个计划将会实现，因为，没有任何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不能自然地实现。我已经知道，在我的道路上，幸福，就像一个无法绕开的陷阱在窥伺着我。话说回来，即使在集中营里，即使在如林的烟囱旁，也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问我集中营是如何恐怖的问题……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跟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

暂断的间歇。

“如果他们还问我的话，如果我自己也还未忘记的话。”

男孩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面，融化在阳光之中。

后 记：

悲观的盾牌和乐观的假面

余泽民

电影文学剧本《命运无常》，是凯尔泰斯于2001年根据自己创作于二十多年前的处女作——长篇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作品取材于作者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一段真实的恐怖经历，正是这段经历，给他带来一场终生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被迫丧失了自己个体的命运，使他开始了没有尽头的自我放逐。因此，从作品的深层意义上讲，或许将这部作品标题译为“失落的命运”更为准确。

《命运无常》是以二战末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久尔吉·克维什的匈牙利犹太少年在一次上班途中被“戏剧性地”抓走，并从布达佩斯辗转到了德国境内的“纳粹集中营”。在灭绝人性的集中营里，天真的克维什始终以孩子的单纯之心在残酷的现实中屈辱求生，他顺其自然，用人性的眼光审视着那个人性匮乏的世界：他将被捕当作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他将与父亲诀别时的流泪，解

释为自己“终于为父亲做了点儿什么”；他将血腥的城市空袭，欣赏为“圣诞树上的彩灯”；他将纳粹士兵对“逃犯”处以的绞刑，理解为对违反游戏规则者的处罚；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工作日”里，他期盼着那“最可爱的一个小时休息”；当他观察密密麻麻的虱子挤在大腿的伤口里“聚餐”时，似乎那个痛苦的躯体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即使在集中营里，即使在如林的烟囱旁，也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甚至，他在毒气室外、焚尸炉旁找到了被他作为“爱”而珍藏的东西……

在这部作品里，作家开始了他独特的思考，他没有像常人所习惯的、所期望的那样对人类在二十世纪初所上演的最血腥、最暴力、最残忍的一幕进行切齿地控诉，而是以一个不谙世故的少年之心平和地“接受”，自然地“屈从”。

剧本里有一段令人咀嚼良久的独白：“不管在什么地方，即便是在集中营里，我们最初也都怀了良好的愿望——至少，这是我的体验：首先，我成为一个足够合格的奴隶，以后的事情顺其自然——大体上讲，这就是当时我对自己处境的理解，从而决定了我如何继续自己的囚徒生涯。同样，从别人身上，我也得到了类似的看法。我一点也不认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这只不过是环境所致，环境所迫。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如果我们严格遵守已经确定了的编号序列排队的话，那么，报到的时间就会缩短——至少最初如此。如果我们在劳动时足够卖力，我们就可以避免像挨打之类的霉运——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即使我从不相信，但这是一个确凿的现实：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恪守的、一定

的规则与规范，都不会像被监禁时显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德……”

在影片的开始部分，作者着意刻画了这样一个令人震动的场景：在克维什的父亲将被“征”到纳粹集中营服劳役的前夜，一位前来与男人告别的犹太邻居斯泰奈尔老伯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说：“老伙计，只管低下头……永远不要丢掉我们（犹太人）的沮丧！”

正是这句乍听起来令人费解的话，突出了作品的精髓，凯尔泰斯阐述了一个由他发现的真理：“生存就是屈从。”这正是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也是在野蛮暴政下忍吞了无数灾难的人们——的生存原则。

也许，有不少初读凯尔泰斯作品的读者认为：凯尔泰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祖国描绘成“被挡在上帝背后的偏僻小站”，他在生活中随时随地体验着“只有通过他才能够感受到的恐怖”。纳粹集中营，始终是他作品的背景。凯尔泰斯说过：“每当我构思一部作品的时候，都会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

但是，当你透过题材与文字，当你对凯尔泰斯的作品加以咀嚼之后，就会发现在他渲染着悲观主义色彩的视野里，却闪烁着比任何人都更现实、更坚定、更勇敢、更顽强的生命之光。

剧本中，幸存下来的少年克维什离开集中营后回到了布达佩斯，在他与几位年长的老邻居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白。

当斯泰奈尔老伯将集中营比做地狱的时候，克维什平静地反驳道：“集中营并不是地狱。”……“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地狱并不存在，而集中营却确实存在。”

邻居们宽慰他：现在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应该“为了继续活下去”而“忘掉这些恐怖的事情”。男孩却惊诧地反问：“为什么要忘掉？……那也曾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体味到作家内心的倔强，可以嗅到作家生存的火焰，可以理解到作家的另一句箴言：悲观主义，是一种勇敢。

对于一个弱小的个体来说，自我的放逐是一种求生；在残忍的暴政面前，凯尔泰斯式的悲观主义，对于一个不能主宰命运的弱小个体来说，不过是一块用来捍卫自己生存的勇敢盾牌。

在通常所列的凯尔泰斯作品目录上，人们所能看到的剧作只有一部，即电影文学剧本《命运无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题材沉重、语风犀利、充满哲学思想的作家的文学生涯，竟是从戏剧创作开始的。而且，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早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凯尔泰斯在匈牙利就已经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剧作家了，而且，那时还被集中营的噩梦困绕着的年轻凯尔泰斯，还是一位乐观、幽默的“音乐轻喜剧”作家。

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出来的少年凯尔泰斯在布达佩斯读完了中学，以后当过报社记者和工厂工人，从1953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和个人创作。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凯尔泰斯先后完

成了五部“音乐轻喜剧”创作，并获得成功。

尽管，凯尔泰斯的早年戏剧创作与他后来的作品相比，显得无足轻重；但那毕竟是他写作生涯的开始，是他试图“表述生活”的一次尝试；尽管，后来他选择了过于沉重的题材，但他把年轻时的乐观变成一颗颗尘粒，塞在集中营的砖缝里，落在编辑部的窗台上……尽管他已经创作了一种难涩压抑、充满哲思的独特文风，但仍偶尔尝试剧作的冲动。他曾将自己的中篇小说《寻踪者》搬上了银幕，而后，他又赶在戴上“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前将小说《命运无常》改写成了电影剧本。

尽管，凯尔泰斯仍保持着匈牙利国籍，尽管他仍在布达留有一套简居；但是，他的作品却主要是通过德国向西方流传，而在他的故乡匈牙利，知道“凯尔泰斯”名字的读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作家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言：“匈牙利并没有直面那些塞在盒子里的尸体，并没有直面纳粹集中营的存在，并没有直面匈牙利犹太人的屈辱命运，并没有直面那一个自认为是匈牙利人的人群所遭受的涂炭。”

有人说，凯尔泰斯是世界上最后一位从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作家；有人指责，凯尔泰斯过分渲染了人类的恐怖；有人担心，凯尔泰斯对人类罪恶的憎恨与控诉，会使绝望像瘟疫一样地蔓延；也有人认为，凯尔泰斯和卡夫卡一样，是人类文学史上最弱小、最无奈、最孤独的英雄……

也许，还是不要在读者尚未读完凯尔泰斯的作品之前下任何结论；最后，我只想引用作者在剧本《命运无常》尾声中的一段话，

希望能够诱发中国读者更深层的思考：

“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我已经知道，在我的道路上，幸福，就像一个无法绕开的陷阱在窥伺着我。话说回来，即使在集中营，即使在如林的烟囱旁，也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问我集中营是如何恐怖的问题……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跟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

2003年5月19日于布达佩斯

“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

我已经知道，在我的道路上，幸福，就像一个无法绕开的陷阱在窥伺着我。话说回来，即使在集中营里，即使在如林的烟囱旁，也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问我集中营是如何恐怖的问题……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跟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

——《命运无常》



ISBN 7-5063-2670-1/I·2654
定价：16.00 元